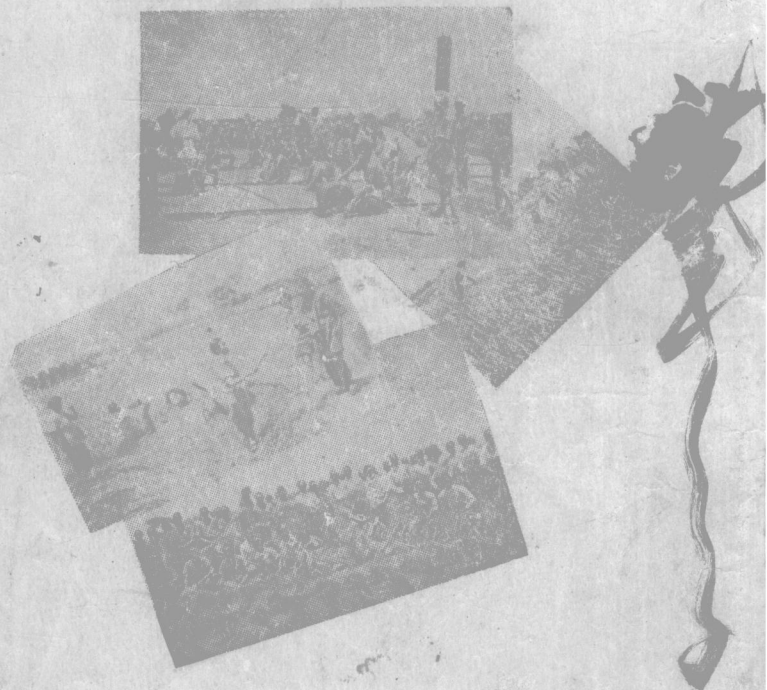


第六十五  
號

# 戰地二年

胡蘭畦主編



勞團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版

戰地二年

胡蘭畦主編

勞軍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版

各地生活書店經售

# 戰地二年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郵費

主編  
發行

胡  
蘭  
畦

總經理

生  
活  
書  
店

重慶 桂林 上海 香港 西安  
昆明 成都 長沙 蘭州 貴陽  
金華 吉安 福州 汕頭 宜昌  
洛陽 平治 立煌 迪化 星島

印刷所

吉  
文  
社  
社址 馬鋪前入號  
文山印刷合作社  
電話 第三十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日版

# 目次

## 題詞

## 序

## 回顧二年

## 我們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方法

## 第一階段：

我們怎樣紀念抗戰一週年

山頂山的大會

雙十節在前線

鶴公山上的小朋友們

黑夜的緊急命令

李秋白 一

李秋白 一〇

胡蘭畦 一〇

李秋英 一六

鄭樹影 二一



炸彈底下捉漢奸.....秦秋谷——二四

被埋掉的時候.....鄭惠珍——三二

間諜的間諜.....劉子芳——三五

最後陣容.....胡蘭畦——三九

長江吃炸彈.....楊麗川——四八

那麼多的舅舅.....秦秋谷——五二

王監理員.....李亞芬——五九

「女兵」變成「老百姓」.....周文南——六三

### 第一階段：

見面禮.....朱華——六五

轉移陣地.....郭立言——七〇

工作上獲得了兩個新同志.....朱淑芳——七四

匯合.....郭立言——七六

### 第二階段：

元旦日——團拜.....	金敏玉——七九
跟總司令拜年.....	鄭惠珍——八二
戰場上大過年.....	李平——八六
上前線的印象.....	金敏玉——八九
參觀士兵的小組會.....	周文南——九二
戰場上的新市場.....	周文南——九四
去戰壕.....	秦秋——九八
過浮橋.....	李亞芬——一二二
參觀觀音閣的戰壕.....	施——一二八
總司令檢閱抗戰陣容.....	李平——一二二
不怕糊塗怕天只怕糊塗的心.....	陳蘭湘——一二六
一羣小天使.....	曹自剛——一三二
離別的一刹那.....	王俞潔——一三五
江西老表的清潔運動.....	林曼萍——一三八
學校裏的形形色式.....	翁行國——一四一

士兵補習班

王俞潔 一四九

第四階段：

南昌城是

程和鳳 一四九

從永泰到新淦

沈靜 一五三

到安福——日記一頁

程和鳳 一五六

拉伏

李廷華 一五八

宜春的印象

吳金 一六二

洗血衣

龔琦璋 一六八

送傷兵

張淑秋 一七四

一個慰勞會

朱淑芳 一七八

宜春小學的晚會

沈潛 一八〇

發現了漢奸嫌疑的理髮舖

柳秀娟 一八三

釘梢

尹卜駒 一八七

捉漢奸捉到司令官

朱聯志 一九一

野餐.....李瑞芬——一九六

小朋友的眼淚.....胡瑞芬——一九九

聽說媽媽要回來.....李亞芬——二〇四

媽媽回來了.....林曼萍——二〇九

野外的展覽會.....仕秀榮——二一一

跑步爬山.....張定學——二一三

幹訓班的民運工作日.....施 植——二一七

大演習.....周文泰——二二一

民運工作底檢閱會.....王浩良——二二八

### 第五階段：

慰問出征軍人家屬.....朱淑芳——二三一

拜節.....陳蘭湘——二三五

請老百姓吃飯.....張琦——二四〇

老二家工作的一點.....張定學——二四五

我們的婦女補習班 ..... 王浩良——二四九

「家」裏的通信 ..... 施 楨——二五四

小孩子的工作與學習 ..... 陳蘭湘——二五七

女兵之家 ..... 朱幸熹——二六〇

我們的民衆治療所 ..... 沈 潛——二六八

民衆講演會 ..... 任秀棠——二七一

小朋友的信 ..... 鄧惠珍——二七三

江西前線割稻運動 ..... 胡蘭畦——二七九

從理想到現實 ..... 楊 琦——二八一

附 錄

戰地二年紀念歌 ..... 二八七

工作念做念學念  
致力念打念堅強

羅中安六廿八十五



## 序

抗戰繼續了兩年多，我們參加戰地工作也已兩年了，在出版『戰地二年』的時候，覺得必要說幾句話。

在這兩年來，我們不但是始終緊張，興奮、愉快地在戰地工作着，而且還在愉快、興奮的情緒下寫出了『戰地二年』。這，一方面是感覺到能參加戰地工作的光榮；另一方面却是因爲學識粗淺的我們，居然在担任工作外，繼『戰地一年』之後，又寫出了『戰地二年』。——不管我們的東西是那樣膚淺，那樣草率，那樣不值一看，但我們却是在工作時間之外，化了很多心力來寫成的！——那末，我們是不是喜愛戰爭呢？不！絕對不！在我們那一羣裏面，固然並非每個都是托爾斯泰式的人道主義者；但，却是每個同志都痛恨戰爭的！我們——一半是熟練的技術工人，一半是剛從學校出來的純潔的女學生，並非爲戰爭的狂熱所驅使而奔向戰場；但我們却是爲愛國家，愛民族以及愛真正的和平的狂熱所驅使而痛恨戰爭，但我們必須用抗戰來消滅戰爭——因爲這才是我們祈求的真正和平！因此，我們說：我們並不喜愛戰爭，而且痛恨戰爭；但是我們却緊張、興奮、愉快地參加了戰地工作！

其次，兩年來，我們不斷地受到各界人士的鼓勵與幫助，甚至有很多的讚美，但是我們



並不能滿意，更不值得驕傲，我們祇是以堅定的意志，來爭取戰地三年以至戰地四年、五年（一直到抗戰成功）的光榮，以及更深人的開展我們的工作，更廣泛的擴大我們的影響來答謝各界人士對我們的鼓勵、幫助以及厚望。

再其次，說一說書本以內的事，這一次，我們把全書依據時間以及地點的更動劃分了五個階段：從離開武漢上雞公山又經廣水回武漢而循長江撤退到長沙，作為第一階段；長沙大火前撤至大托鋪一直到醴陵，又在醴陵分成兩隊，一隊留澗汾工作，一隊上橋頭驛工作，經時十天，又匯合轉至江西，這作為第二階段；在南昌的工作，及分隊上南潯線慰勞等，這作為第三階段；第四階段則由一部份同志去南岳受訓起，接着一部份同志又從南昌撤退，經蓮塘、縉樹、水邊到吉安，又從吉安經安福到宜春，又從宜春到新喻，到兩部份人員再度匯合為止；第五階段則是純粹在新喻的工作。

這五個階段的分列，不但是說明了時間與空間的轉換，同時也更重要的說明了工作方式的演進，因此，雖然分列方法是不頂完美的，但為了表示一個進程起見，還是用了。

最後，沈一展、陳訓濤等幾位同志爲了本書的出版，忙碌了很多時候，幫忙着做整理，以及奔走印刷所校對等的工作，一併在這裏表示熱摯的致謝。

# 回顧二一年

胡蘭畦

## 一、總司令給我們的任務

我們離開到本軍的時候，總司令就在工作上給我們四個任務，那就是：

- 一、喚起民衆（宣傳、組織、鼓勵、運輸）；
- 二、偵察漢奸；
- 三、慰勉戰士、救護傷兵、糾察軍風紀；
- 四、考查地方公務員工作實況。

現在在回顧過去的時候，根據總司令給我們的四個任務來檢閱一下我們的工作。

## 一一、第一個任務

1 調查工作 戶口調查、社會調查，是每到一地不論停留時間的久暫，都必須舉行的，故此無法統計。

2 保甲長會議：（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3 婦女茶話會（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次數	地點
二	新喻
四	歙縣
七	嘉定
一	泗汾
一	南昌
五	宣城
二	浮梁
一	醴陵
二三	共計

4 婦女組織（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次數	地點
三四	新喻
一四	歙縣
五	嘉定
三	泗汾
七	南昌
九	其他各地
七二	共計

人數	數量	組織名稱	地點
一二八	一	婦女割稻隊	南翔
八五	一	婦女洗衣隊	歙縣
一四	一	婦女會	泗汾
一八八	七	婦女補習班	新喻
四一五	一〇		共計

5 兒童組織（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地點	名稱	數量	人數
歙縣	兒童團	一三	三九五
浮梁	兒童團	三	九四
泗汾	兒童團	二	三三
南昌	民眾識字學校	五	一七八
宜春	兒童團	二	九七
新喻	兒童團	四	一〇五
新喻	少年團	一一	五八二
共計		四〇	一四八三

6 羣衆大會（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地點	次數	次數	地點
車戰場	五	四	武漢
南昌	四一	五	鷄公山
歙縣	三八	一三	長沙
績溪	五	六	宜春
皖南前線	四八	三	新喻
浮梁	八	一七六	共計

7 戲劇歌詠：演劇的對象因往往並非民衆，故列入士兵工作中。

8 慰問出征軍人家屬（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次	地	點	泗	汾	南	昌	新	喻	共	計
數										
				二〇		一六		八二		一一八

慰勞品數量表

數量	名稱	毛巾	肥皂	米	蒼蠅拍	扇子	點心
一一八							
一二三				三三担	二三二	八二	八二包

爲了使慰問出征軍人家屬的工作趨於實際——也就是要更切實的鼓勵未出征的壯丁和家屬，因此我們在新喻發動了代替出征軍人家屬割稻的運動，總部的特務營以及工兵營都全體動員了，五天之內，共割了一三四畝，並且還打了一二六担穀子，我們不但幫着割幫着打，而且還幫着挑到出征軍人家屬家裏去。

9 救濟難民（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地 點	受 振 人 數	救 濟 辦 法
嘉 定	二七	救濟錢米
宣城前線	一〇九	小本借貸
南 昌	四九	救濟錢米
其他各地	二八	救濟錢米
共 計	二一三	

10民票診療所。成立到現在共七個月，來所就診的共二千一百人，覆診者，都不算在內。

### 三、第二個任務

偵察漢奸。通常在每一次作戶口調查及社會調查的時候就隨時注意到，因此也無法統計，所能統計的就是專為偵查而化去的時間。

(從二十六年十月開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地 點	次 數	結 果
嘉 定	五	獲嫌疑犯二人
廣 水	五	獲嫌疑犯二人 漢奸五人
宜 春	二五	查出小走 私機關一
其他前後方	二一	
共 計	五六	

### 四、第二個任務的成就

對於第三個任務，可以分兩部份來檢閱 1、是作戰部隊，2、是傷病官兵：  
1 作戰部隊：

A 慰勞工作按地次數統計（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地 點	安徽江西前方各部隊	調查後方整訓部隊	共 計
次 數	七五	一二	八七

B 演劇統計：對象是第十一、六十、六七、九八、七六、一一八、一〇七、一九、一〇五、預備第九等師及七〇、七九、四九、等軍全體官兵、和各部隊駐在地的民衆。

（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戰地二年

地 點	安徽前線	歙 縣	南 昌	南潯線	長 沙	嘉 定
次 數	四四	三四	二一	三一	一〇	四
地 點	浮 梁	宜 春	新 喻	鷓 公 山	武 漢	共 計
次 數	四	二	二	三	四	一五九

2 傷病官兵：

C 士兵俱樂部：總部設立士兵俱樂部一所，供給總部特務營士兵以及各處科公役娛樂。

D 士兵補習班：總部設立士兵補習班兩所，共有學生一百二十八人。

A 傷兵工作按地統計（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地 點	歙 縣	南 昌	長 沙	宜 春	其他各地	共 計
服 務 日 數	六〇	一四	一〇	二六	八	一一八

B 工作項目（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工 作 項 目	換 藥	洗 血 衣	代 寫 書 信	演 劇	新 年 聚 餐	贈 慰 勞 信
數 量	二二〇一人	三四六三件	二四三封	四八次	二次五〇〇〇人	二五〇〇封

C 傷兵俱樂部：曾設立傷兵俱樂部一所來往娛樂者共有四〇〇〇人

3 另外尚有糾正軍風紀一項，這一項正是日常進行的，也無法統計。



### 五、第四個任務

第四個任務是放查地方行政公務人員的工作實況，這是經常所須注意的工作無法統計，要有可以統計的，那就是保甲長會議，因為在保甲長會議中，我們時刻注意着如何健全這些行政的下級幹部。

### 六、文字工作

1 出版圖書（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名稱	數量
戰地一年	四〇〇〇
服務一年	五〇〇〇
婦女讀本	四〇〇〇
兒童讀本	七〇〇〇
大戰東林寺	一〇〇〇〇
守雙河	二五〇〇
共計	一〇八一〇〇

2 期刊與壁報（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名稱	數量
戰鼓週刊	一四五〇〇本
播音台壁報	一九份
留聲機三日刊	九期
戰鼓壁報	二二份

3 發出通訊（從二十六年十月始至二十八年六月止）

報館名	數量	報館名	數量	報館名	數量
國際新聞社	一六	新蜀報	二	掃蕩報	二
觀察報	五	新聞晚報	六	新華日報	三
漢口掃蕩報	八	救亡日報	二	大公報	一〇
民國日報	九	國民週刊	二	戰時婦女	二
抗戰	三	婦女生活	一〇	江西婦女	五
江西婦聲	七	共	計		七六

### 七、結語

在檢閱這兩年的工作之後，自己感覺到非常慚愧，工作成績是有，但還不夠，我們祇希望，在結束戰地三年的時候，有更好的成績表現。



# 我們的工作環境與工作方法

胡蘭畦

環境對於工作，雖不能起決定的作用，但却是成敗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們，檢閱了兩年來的工作成就之後，更深切的感覺到，環境是我們莫大的助力。

先是我們的總司令，不但注意我們的工作，而且是積極領導我們工作的。他時常給我們具體的指示，經常的批閱我們按日的工作報告。要是有什麼困難的時候，不論是工作上或是物質上，他都隨時給我們解決。總司令的這樣積極領導，使我們的工作能循着正確的路線去發展，同時也使我們時時刻刻記着他所賦於我們的任務。

祕書處處長，是我們的直接領導者，他同樣的按日批閱我們的工作報告，惟恐不週到，每見一次面，總是問我們：『有什麼困難沒有？』並且說：『有困難就告訴我，我可以給你們解決就給你們解決，要不能解決，我就報告總司令，來跟你們解決』。但是因為處長的事情太多，他無法完全兼顧到，因此他就囑託江祕書，多多注意我們的工作，時常指導我們以及幫我們解決工作上的困難。因此，每次工作檢討會，江祕書都出席的。

其他祕書處的官長，也時常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跟我們的同志上些國際問題三民主義等課。

一個政治工作的團體，在部隊裏是比較麻煩的，一方面因爲是非戰鬥員，另一方面往往工作上的需求比較一般隊伍要繁複；但是在我們總部，情形即不同，不論是副官處或是參謀處，他們都能積極的幫助我們解決很多的困難。

總部的特務營和工兵也在工作上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譬如在偵察漢奸這工作上，沒有特務營的官長和弟兄幫助，是不容易做的；有時要幫助老百姓做些什麼，也必須動員特務營，工兵營的弟兄，才能迅速完成。這裏，特務營，工兵營的官長弟兄，對我們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其他從總部的通訊部隊一直到各處科的公役，對我們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這從今年三月間南昌撤退時可以看出來，在一路上，他們都熱誠的幫助我們，照顧我們，在行軍中，有很多麻煩事都是他們幫我們解決的。

這就是我們服務團的環境，我們就在這環境下——也就是說，在上至總司令，下至士兵弟兄的愛護和熱誠幫助下開展了我們的工作。

一個工作團體在工作方法上有正確的原則而沒有好的工作環境，工作是沒有健全的可能；但如果有好的環境而工作上沒有正確的原則，一樣的使工作無法健全。因此工作環境加工作方法的總和；就是工作成敗的決定因素。

在我們，從剛開始工作一直到現在，在工作方法上不敢說有正確的原則，（這還有待我們努力去獲得）但所以能做一點工作，那就是由於我們全部同志對工作方法的運用上有着自動性，堅韌性以及機動性。

這兩年來，可以告慰自己的：就是從來沒有等工作來找我們，而始終是我們自動地找着工作。我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復興而到戰地來，因此我們也就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個小小的工作機會。非但沒有放棄，而且大家是搶着去做。

工作一定是有困難的，沒有困難就不能算是工作。這兩年來，我們也遇到過大大小小的不少困難，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爲困難所壓到。困難越重，我們克服它的希望越強，完成以後的喜悅也越大。事實上工作是一定有困難的，但這個困難也是一定能克服的，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堅韌性。

工作對象，工作內容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跟隨着軍事，政治情勢的急遽變化，必然的會引起工作內容，工作對象的更移。（當然本質還是一樣的）說小一點，就是時間，空間的變

遷，也能使工作內容和方式起很大的變遷；譬如春耕時期對農民工作的內容和方式跟夏天顯然是不同的；再說近一點，今天的必要和明天的必要又往往是不同的，在這裏，我們的同志能把把握住一切特殊的時機，來隨時決定我們的工作。

另外還有主要的一點，就是總司令所訓示我們的，工作者必須深入羣衆，和羣衆發生真摯的感情。我們每到一個地方，不論是部隊或是鄉村城市，我們都記着總司令這個訓示，親切地和羣衆接近，談話，隨時注意解除他們的痛苦以及困難。我們時常記住這一句合理的話：『服務工作就是最好的宣傳工作』。

### 三

我們的環境是好的，那末是不是說我們的工作方法也是健全的呢？不，目前還不夠得很，我們還須努力的培養自己的工作能力，加緊學習，使我們的工作方法能配得上這樣完美的的工作環境！

但是我們也堅決相信，祇要我們加緊的工作，加緊的學習，我們是會進步的，是終有一天會健全起來的！——而且還要求着不斷的發展下去。

# 第一階段



# 我們怎樣紀念戰地一週年

秦秋在

## 討論

「開個慶祝會吧！」

「出一本戰地一年紀念冊。」

「再來一個聚餐會，大家樂一樂。」

「以行動來紀念，以工作來紀念，在第二年工作的開始比第一年更要努力。」

「我們的工作，要配得上社會對我們的好評，面迎着更艱苦的使命，奮鬥到底！」

在戰地工作一週年將要臨到以前，團長和我們二十六個孩子們熱烈地討論着怎樣來紀念她。

## 慶祝成立一週年紀念的公演

漢口兩儀街上海大戲院門口，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早晨掛起一條白布黑字——武漢衛戍總部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慶祝成立週年紀念公演話劇——的橫額，過路的人們都要望一望戲院

裏面冗忙地佈置舞台，佈置會場，整理道具的我們，連車夫也不放鬆一瞧勞動婦女的新姿態。

我們團長是前年這天到戰地上來第一次會見我們的總司令，也可說是我們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成立的一個前奏；我們特地揀這天開慶祝會，假座上海大戲院公演也不是偶然的。

天氣不像秋，她像和煦的陽春，熱的汗滴在塗上油彩化裝過的臉上，臉顯得更光彩弈弈了。

我們將在軍場上常演的幾齣老戲——保衛祖國，反正，大戰東林寺，一家人——搬出來，舞台裝置和燈光顯然和戰場上有時只用幾盞馬燈幾條軍毯的這種情形考究了幾十倍。觀眾是從武漢的各個角落里熱浪似的湧來，其中有不少的文化人；這裡的政治及文化水準和前線的觀眾也是不同的。但我們不管，用我們誠懇的情感表演在舞台上，認真的演出女扮男角的戲；這個冒險得到觀眾的良好印象，缺點自然也很多，但已爲我們真誠的演出所原諒了。

每幕閉幕後在後台佈景時，兒童保育院和難童教養院的小朋友，以爽朗的童嗓，唱出動人的雄壯歌曲，中國的小主人都是了不起的，無疑地他們每個都將是新社會的建設者。

二天後的一個傍晚，我們的總務組長柳姐姐，捧着四百五十二元九角錢，交給兒童保育會的謝先生；這些微的票資，是我們除去最低限度公演開支的結餘；表示我們對新中國的主

人公的敬意！

## 寫作「戰地一年」經過

出版「戰地一年」的提案被通過後，就要開始着手寫稿。

「每人至少寫一篇，限三天內繳卷！」團長睜着大眼睛，高着嗓子這樣告訴我們。

於是我們這羣初學寫作者都「埋頭苦幹」來學寫文章了。心裏都在急着怎樣寫呢？胡瑞英和張荻秋躲在一間小房間裏整整兩天不見出來玩。

首先我們開個會來分配時間，劃成三個階段；第一隊到戰地上的同志寫從上海出發至東線撤退；第二隊的同志寫行軍生活和在皖南的工作情形；第三隊寫皖南前線及贛北工作情形；這好像是我們的工作歷程表。此外將自己在工作上感動過的事件也可寫出來，只要在限定的時間內繳卷。

寫作經過，團長是最辛苦的，她要寫很多，在字數上要比我們中一個人多十倍；但畢竟她是一位文學家，是老練的寫作者，所以她的文章寫得非常快，並且又十分美麗和活潑。她除了自己工作，還要把我們拙劣的稿子每篇都修改一下，然後交給書記組整理和謄寫不清楚的稿件。

最使我們「戰地一年」增光彩的是總司令的一篇「做大事」：還有祕書科的江祕書也寫了一篇「參加抗戰一週年的勞動婦女」；我們自己的文章雖然寫得不大好，但都是我們的真心話，是我們實實在在的做過的事，是我們的生活紀錄。

在九月底「戰地一年」全部寫完了，並且付印了。張仲實先生很誠摯地答應我們在十月五日出版，他已將原稿交給了印刷所。在校對過程中，朱先生偶然來漢，團長就拉牢他請他幫忙校對，使書記組的担子輕鬆不少。

本來十月五日可以安然出版的，但是在武漢疏散人口的聲浪中，各工廠各店家都向後方遷移，印刷所也奉命至後方去：不能爲了我們的「抗戰一年」使一個機器和這許多排字員留在武漢，因此「戰地一年」到二十八年一月才出版。

### 紀念戰地工作週年茶話會

前年十月五日的晚上，團長將十個女孩子從上海帶到東戰場的前線，工作就在次晨總司令的親自指示下開始了。今年十月五日的夜，二十六個孩子們都興奮地鬧着要開個茶話會，借此痛快地熱鬧一場，同時也清算一下一年來工作的缺點，來拋一個嚴格的批判。

會客室當了臨時的會場，凳子椅子都靜靜地排在長桌子的四周圍；特別耀眼睛的是白桌

布（即被單）上面放着一盆盆是月餅糖菓，雞蛋酥……等；兩枝臘燭光充溢了小小的會場，我們一個個臉兒圓圓地嘻開着嘴兒坐了下來。

任秀棠被舉當主席，她簡要地報告了開會意義：「今天慶祝戰地工作週年，並不是第一隊在去年今晚出發的同志特別高興，而第二隊第三隊覺得自己工作不滿一年而興趣沒有第一隊的濃厚，因為我們是慶祝團體一週年，並不是慶祝個人，所以我們全體都是高興的。這一年的工作，雖然外界對我們的批評很好，但這些決不會就使我們滿足；正因為還有許多缺點需要去克服，才會有進步，所以在第二年開始之前，有什麼改正過去一年的缺點的意見和提議，今天就在紀念週年的茶話會中來討論；不過我們也不要忘了今天是我們快活的慶祝週年的日子。」

意見和提議一項項多起來，經過一番整理後，零碎的批判和提案得出了一個扼要的結論：

「紀念戰地週年：一、加緊自我教育，成立小組討論會；二、要更團結得緊，愛護全體同志；三、要努力克服一切缺點，誠懇地接受他人批評；四、今後要改掉上海話和各地本鄉話，一律說普通話。」

爲了使各人對每個同志的身世更明瞭起見，餘興中來個很有意義的自我介紹，從抬角起

依順序下來，介紹範圍限於生活轉變期及加入團體經過。介紹後統計起來有十六個是勞動份子，九個智識份子，一個農村姑娘；大部份是受大時代的巨浪所影響的，使我們從家庭，從學校，從工廠中出來，參加這神聖的民族解放工作，担負起這重大的任務。十六個勞動者在我們中更是堅強不拔的，她們是過去在工廠中受着機器和帝國主義變重壓榨中鬥爭過來的。

自我介紹是嚴肅而有趣，繼續是吃茶點了，幾個頑皮的同志早已眼珠骨溜溜地心裏打算盤了。主席宣佈吃茶點時，陳蘭湘霍地站起來要求說話：

「我早已看好這幾盤茶點在轉念頭，看着又想着，怎樣來吃他們呢？吃東西是要付代價的；我們今天吃這些東西要像吃強心劑一樣，希望在第二年工作開始的明日，我們要更熱誠，更活潑更團結，更努力，更勇敢地做去！」

迅雷一樣的鼓掌聲，在吃一張心劑前震盪着整個空間，茶話會就此結束。

## 總司令爲我們慶祝週年的聚餐會

副官們奉到總司令要爲我們慶祝週年紀念舉行聚餐會的命令，在前一天——十月五日——就去佈置會場了，認真地像平時的必要公務一樣嚴重地在辦理。紅綠紙紮成的紙花，紙球紙條陪襯在白牆壁上，錦繡的榮譽旗幟繡在花紙條的中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黨國旗在樓空

中國盪；鋪了潔白布的抬子向三面排列：中間是總司令和來賓席，右邊是官長們的，左邊是我們的，錦旗在汽油燈光下顯得分外鮮豔奪目，正中間的一婦女先鋒「四字在發着亮，周圍的更是光芒四射，那是總司令一年二月來的心血換得的。這個原來空落落的湖北省高等法院的禮廳已裝飾得像做喜事的禮堂。

來賓都來了，有郭沫若先生，鄭彥一先生。國際反侵略代表何登夫人，羅叔章先生，王汝琪先生，軍樂隊在樓下奏起精緻的音樂來，我們的總司令在音樂聲中進門了。文科長尖銳地叫「立正！」我們聽了口令恭恭敬敬地起立在禮廳的走廊上。

團長叫我們都下去拍照，總司令在我們的當中，來賓和官長們也照在一起。那時除了羅王兩位先生，其他來賓有要緊的事就走了。

我們按着桌上所放的名字入座，動餐前，總司令起立向我們訓話，總司令非常關心和愛護我們，不僅這次如此，在平時也是這樣的。他訓話時我們終是很細心地聽的，特別是這天他爲我們週年紀念講詞大意是這樣：

「今天不是宴會也不是請客，而這聚餐會是慶祝隨本部工作的服務團週年紀念。服務團的工作精神和成績姑且不去說，最使我感到欽佩的是她們能把每天的工作寫成報告，每晚檢查自己工作上的缺點來批評，來糾正，在不斷的批判中求進步，你們（對我們說）要繼續

這個精神。花木蘭從軍十二年，我們這一年的時間不算什麼，雖說你們有一年的歷史值得寶貴，但我們要有十年的準備。……（中略）

「現在抗戰的決勝條件是敵我補充新兵的比賽工作，我們要鼓勵民衆上前線，大量補充新兵，這工作是堅苦的，是偉大的，今天我提出這點意見供獻給你們，其他工作按你們過去的經驗做去。」

「剛才何登夫人談起，國家戰爭中，歐洲婦女只有參加救護工作，這次在中國看到中國婦女參加救護以上的工作，是世界所沒有的。這種良好表現，她要宣揚到全世界去了，希望你們更努力，更增加中國的光榮！婦女的光榮！」

總司令的勉勵我們指示我們的話，我們永遠記着的，並要照着去做才不辜負他對我們的厚望，繼續自我批判和每天寫報告的精神，今後對徵兵工作更要加倍努力宣傳，使得在我們的工作中增加大量新兵，去打擊頑強的敵人，完成我們長期抗戰的使命。

團長繼總司令之後致答辭，表示最忠誠的接受這個訓示。吃飯時，我們全體起立唱保衛東方的瑪德里：「拿出你的力量，拿出你的金錢，加入正規軍，堅持持久戰，……」

大家正吃得起勁的當兒，周文南李亞芬兩個一樣長短的小傢伙，穿着一樣的工裝，戴了學生帽，悄悄地出現在大廳中間。



「春天裏來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的美好歌音，配合着滑稽又好笑的動作和表情，引得全場哈哈大笑。

聚餐從六點鐘到七點半，只一個半鐘頭，不太浪費了時間，散會後各人都有更緊要的工作的。

## 以行動來紀念

在聚餐會二天後的一個傍晚，我們在漢口大智門車站，搭上平漢路列車北上，去平漢路的前線，緊張嚴肅地工作去了。紀念戰地工作週年，要以行動來表示，要進一步的走進更艱苦的工作中間去！到明年那個時候，我們將要拿更多的工作成績來紀念戰地工作的二週年。

# 山頂上的大會

李亞芬

## 中秋節和雙十節

去年的中秋，正是我們的週年紀念日，掃蕩報在漢口中山公園招待我們，使我們能夠在出征之前安閑地賞月，這是想不到的。

在月亮底下，引起了我們許多感想！我們不能和家裏人團圓，他們和成千成萬的同胞們一起在敵人的鐵蹄下吃苦頭，即使有月餅吃，也是和着眼淚吃了。

我們大聲的唱着抗敵歌曲，喊着抗敵口號，爲的想洩出鬱積在心裏的悲憤，我們知道，喊了以後應該更多多去「做」！

就在這個中秋的半夜，我們接到去前方的命令了，我們趕急準備出發，天上忽然下着很大的雨，閃電，疾雷……：很兇猛的打擊着，好像給我們看看：

「這次去前方，一切，比從前更困難啊！」

是的，敵人已竄到柳林車站了。

×

×

×

天一亮，我們便起來，把一切東西都整理好，正預備去見參謀長時，參謀長自己來看我

們了，我們馬上集合，聽參謀長訓話，和工作指示。

「你們這次去前方，最重要的是傷兵工作，總司令已曾經這樣說過的。在你們生活上，第一你們還是要保重自己的身體……」參謀長也像對自己的小孩子那麼關心着。

出發了，先出發到大智門車站去上火車。

一路上帶領我們的，有總部的羅祕書（現在的處長）他比平常人多兩隻眼睛，笑容時刻留在他的臉上，他的講話，舉動，活像一個慈善家，其實他是一個教育家，是我們的老師！開車之前，潘科長來送行，潘科長也是看到他常常笑着，但是不知爲什麼，總有些怕他，也許因爲他笑的時候，兩隻眼睛不大笑的緣故吧！實在潘科長也是最關心我們的一個官長。

下午五點鐘左右，火車給我們前進了，「同志們！記住，我們第二年工作的開始，是進行在平漢線上。」

×

×

×

火車剛到鷄公山口，總部派來傳令兵來催我們了：

「胡團長！你們快些上山，要開會了！」我們馬上背上背包，掛上乾糧袋，軍用毯，帶了空肚子，和沒有洗的臉急忙趕路。

聽說我們是住在山頂上，爬十五里路才能到呢！爬吧！再多幾里的山也爬過，還怕它嗎？大家鼓起勇氣爬七七！一路上有「轟七七」的大砲聲陪着我們，使空氣很熱鬧，再看看山上美麗的風景，一點也不覺得的爬到山頂上了。

街上還有什麼大旅館囉！中西菜社囉！那些店舖都帶着西式。喔喲！這地方一定有外國人住的。對呀！老百姓告訴我們：這山上有傳教的牧師。並且這裏還是個名勝避暑的地方。

×

×

×

我們走到大會的廣場上，背包也來不及下，就參加了。

總部的官兵們都站在台的右邊，台的正前面是老百姓，有服裝整齊正在訓練中的壯丁，有女人，有老年人，和很多的大朋友們，台的左邊是鷄公山上的警察同志和防護團同志，嘿！倒看不出這離敵人幾十里的山頂上，還有二三百人來開紀念會呢！

「慶祝國慶紀念日！」

「歡迎勞苦功高的羅總司令！」這是在台上使人最注意的對聯。

儀式舉行了，首先，總司令向羣眾訓話：

「今天我帶一個禮物來送給大家……」嘿！什麼禮物呀！至少小朋友們眼睛睜得大大的等待着那個什麼「禮物」了。

「……就是在十五分鐘之前，我由南昌接到一個電話，德安方面打了一個大勝仗，消滅敵人三個師團，俘虜敵人三千多人，敵人正在我軍大包圍中，我就把這個捷報傳給大家，就作爲雙十節的禮物……」。我們從來沒有看過總司令喉嚨啞過，這一次他的喉嚨啞了，這從他的臉上一看便知道了，不然的話，他只比我們早到前方來三天，怎麼會瘦了呢？可見總司令在前方指揮作戰如何地辛苦。

「……今天是中華民國誕生的廿七年週年紀念日，它已是廿七歲的青年，不能受任何人的欺凌……」。總司令又接着軍人，民衆，女人，小孩子……更講到孩子和婦女如何受敵人的殘酷，如何去爲國出力，最後介紹了我們是如何工作，並且特地把我們叫上台去唱歌，鼓勵民衆。

接着是鷄公山上警察局劉局長演說：他和老百姓講話，是真真的通俗，帶着一口揚州口音，常常講得使台下人笑起來。的確的，他講話的方式和內容是很大衆化的。

晚上，我們奉命演戲，可惜雲霧太大了，台下的人連台上的人也看不大清楚，可是那些鷄公山上的老百姓，在這樣厚霧裏，情緒還非常高漲，並沒有被惡劣的環境所壓倒。

## 雙十節在前線

胡蘭畦

去年的雙十節，我們是在東戰場的一個小村落上，舉行國慶大會。那天的砲聲，響得轟隆隆地，大雨下得嘩喇喇地。可是我們借着大雨的勢力，就大開其露天大會，要是天晴的話敵是會來轟炸的。這一次大會，到會的弟兄們和老百姓，情形都非常奮發熱烈。使人感動下淚。我也曾在大都市，莊嚴的大會場裏，參加過許多的紀念大會，但從沒有感覺到如此壯烈的空氣。這是因為我們是在前線。在前線上，大家真心真意地感覺到國家的寶貴，民族的偉大。大家真心真意地感覺到團結的力量和團結的必要。所以我們覺得慶祝雙十節，在前線上是頂有趣味的，也只有在前線上才有深刻的意義！

今年雙十節，我和羅總部的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已經來到武漢。我感覺武漢的空氣，更和平常不同，在這裏，人人都有決心，個個都有胆氣，爲的是現在的武漢也是前綫了。我們的英勇的戰士們，正在摩拳擦掌要在武漢的近郊殲滅勢窮力蹙的日寇。我覺得我們的戰線比去年還更鞏固，因此今年在武漢慶祝雙十節，也會比平常，比去年加倍熱烈。不但在武漢，我們要使全國每一個都市，每一個鄉村，都成爲我們的前線，使淪陷了的廣大的敵區，也成爲我們的前線，這樣才真正成爲全面抗戰，這樣才真正能夠使軍民深切認識團結合作的重

要。這樣，我們的雙十節，才能真真成爲鬥爭的雙十節。

# 鷄公山上的小朋友們

李惠英

從叔叔，伯伯，媽媽，和小弟弟，小妹妹們口中，告訴了我們：小學校裏小朋友已組織了流亡宣傳隊。我們的蔣夫人幫助我們兩萬元基金，大人們準備等到敵人來的時候，就去打游擊，小孩子跑出去流亡。他們這樣的計劃，所以大砲和機關槍雖然不斷的在驚天動地的響：但，並沒有打擊了他們那堅強的心！大家都是很鎮靜的，各負各的責任，各做各的事業，都是很理智。這表示他們對抗戰是非常的樂觀！

在一個迷霧天氣的早晨，我們正在上操，耳邊聽到調整步伐的哨子聲，越聽越近了，抬頭一看啊！喔！很多的小學校裏的學生與教師來了。「喂！陳同志，快去叫值日來招待他們。」吳隊長說，帶着浙江口音的一位張校長，發了一個口令「立正！敬禮」我們也就恭恭敬敬的接受了他們的鞠躬禮。他們與我們都擠到一間小洋房裏，他們對我們信仰極了，參觀我們的內務，覺得生活上行動上，各方面都感到我們是好的。他們在我們住的小洋房裏玩了一會，很誠意的請我們午後兩時到他們校裏開歡迎會。



我們像游山似的，慢慢走到校門口，腳還沒踏進門，兩位老師加快了他的腳步來接我們。一面顧着我們東看西望，談長說短，另外的就在佈置會場。今天的會場佈置得簡單而又樸素，除了平時上課的桌子凳子外，還有一張大寫字台，台上放了花生西瓜子，和糖菓。

集合哨子響了！小朋友都跳的跳，跑的跑，進來了，很迅速的各找各的座位，一會兒都很靜的坐好了。

張校長很嚴肅的站起來說：「各位女老師，各位小朋友」，說到這小朋友幾個字，聲音已在顫抖了，眼裏包着一包水。「今天我難過極了，我不能多說話，我就簡單的把今天開會的要義告訴各位：（一）我們是歡迎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女老師，並將她們到綏北工作中所得的經驗，告訴給我們做參考，（二）組織好的流亡宣傳隊與未參加這團體的同學，大概不久就要分別了！所以這次也是我們的離別會。以後希望留在敵鄉的小弟弟，小妹妹，切勿忘記流亡出去的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及老師。更不要忘了我們兇惡的敵人：日本強盜，萬萬不能受他的騙。」

主席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了開會的致詞，停止了不久的掌聲，又在會場中發出來了，我們的代表致答詞說：「各位老師，各位小朋友，今天承蒙你們這樣誠意與熱烈的招待，除了感激以外，我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因你們給我們的印象太深了，太感動了。……你們

小弟弟小妹妹有這樣的勇氣，離開慈愛的父母，出去爲國家生存而工作。今後我們富更要努力我們的工作。我們一定會把你們的精神告訴給別人聽。希望你們也要更努力，在這動亂的大時代裏長大起來，在砲火底下鍛鍊成鋼鐵！」

接着，又是我們同志的說話：把我們一年多的工作經過與所得的什麼，告訴大家後，教師要我們把行軍經驗與帶隊的經驗告訴他們。我們就不客氣的貢獻幾點意見給他們：（一）離開父母，老師就是你們的父母，要聽話，比父母還要親熱！這次出去是集團生活，一定要親愛精誠，幾十個人結成一個人，一條心，有難同當，有苦同吃，（二）在外面各自要保重身體注意冷熱，不吃冷水，不吃零食，排頭要注意排尾，夜行軍時拿袍子拉起走或用繩子拉着走，這樣使行軍時，不失聯絡。行路覺得疲乏的時候，可以唱歌啊！講笑話，各種小玩意兒來消遣，（三）工作一定要深人民間。開始談話時，先從切身問題談起，然後才能進一步的談到抗戰理論。你跑上去就唱你的老高調，對方羣衆不會來接受的，（四）你們這樣年紀小的人，可以多作鼓動士氣工作。（五）學習一定不能放過，一定要有集體性學習，或分小組讀書等……

時間不允許我們再說了，短針已到四點鐘上了。五時，我們要去開遊藝宣傳大會呢！那時候。就一齊站起來合唱了一個義勇軍進行曲，在這雄壯的歌聲與激昂的歌聲裏結束了會。

在遊藝大會中開始時，突然上來兩個小英雄：一個手中提着禮物，一個向主席及大家行一個鞠躬禮！就一點不受拘束的張開了他的嘴，拉高了他的嗓子：「諸位！我今天代表鷄公山的小朋友，節省下來的糖果錢，買了一點東西送給保國保民的將軍——羅總司令。我沒有話再說了，敬祝總司令身體康健！並祝殺敵勝利！」

抱歉得很，總司令爲公事忙不能到會，我們就代受了禮！

身體不舒服的我，早就睡了，將要睡熟的時候，聽到有個同志很急促的聲調叫着：「喂！快起來吧！」我就很不得意的回答：「幹麼？人家剛睡呢！」「快……命令來了！馬上出發。」「啊！……就要出發了！」我只得離開了熱被窩。

不到十五分鐘——大家已把鋪蓋都打好了。那時候，我們沒有去向老百姓與小朋友們告別，因爲不願去驚醒他們的好夢；就靜靜的在黑暗中鼓着我們勇氣一直跑到山下。接着，火車很快的又把我們載到廣水，在一個淒慘的地方，我們駐紮了下來。

第二天早晨傳來一個壞消息說：「鷄公山被敵機大轟炸，小學校被炸了，炸死了好幾個小朋友呢！」我們聽了這消息，真悲痛極了，啊！可愛的小朋友，就這樣不幸的死去了？我

們大家是在這樣的嘆息而憤恨着。這時候，意想不到的——張副官帶着一羣小朋友遠遠的跑來了，他們背上還背着一個小小的包袱。在那些天真伶俐的臉上，充分的表現着離別流浪的苦楚。當時我們也不知怎樣的去安慰他們，就起了一個悲痛的共鳴！同時也說不出的高興，因為在這砲火轟炸中，能將這羣未來的生力軍救出來，我們替他們慶幸了！

在這死鎮裏什麼都買不到。我們倒還有一點兒麵粉，我們即刻燒了一大鍋麵疙瘩，另外買了些黑饅頭，誠懇懇的雙手獻給小弟弟，小妹妹。他們害羞似的拿着就吃，在吃黑饅頭時，他媽的！敵機又來了。我們不願無謂的犧牲，就帶着小弟弟，小妹妹跑到後山去躲避。敵機過後，一位副官來說：總司令招待他們吃飯。後來又送給每個小朋友一小筒餅乾。同時，還幫助他們打車票船票，寫介紹信給他們一路行軍的便利，並且送了他們五十元錢做路費。啊！可見總司令是多麼愛護民眾呀！

在小朋友吃好後，當天下午就要離開我們了；他們走時，我們到車站歡送他們上火車，心裏殷切的希望着這些流浪的孩子羣會做出比大人更偉大的事業來！

## 黑夜的緊急命令

鄭惠珍

黑夜靜悄悄地，祇有風伯伯在大發脾氣——怒吼着，大概它在罵日本鬼子太無理吧！這裏是我國的名山之一，也是中外有錢人避暑的聖地——鷄公山。我們這羣丘八正住在外國人避暑的別墅裏。一盞暗淡的煤油燈下聽我們總部參謀處的文科長講武漢外局會戰的情況，同志們一面聽一面忙於筆記，有的同志眼睛霎也不霎看着地圖，真是所為聽得津津有味；突然一陣驚人的腳步聲，衝破了沉寂的空氣，接着，是一個驚人的消息：

「報告胡團長：處長命令趕快收拾東西，半個鐘頭內要出發！」戚副官講完馬上就走了。

我好像來了一個頂頭霹靂，預想一定是柳林車站失守了；（柳林車站離開這裏祇有十幾里路）否則爲什麼這樣緊急呢？！文科長走了。這時整個的屋子就在緊張的情緒下動蕩。

「你們打行李，我去拿洗的衣服。」

「真倒霉，衣服都是濕淋淋地怎麼拿呢？！這個天也是同我們作對！」

「公文箱整理好了嗎？」

「有幾担行李？派快子去！」

「快點！快點！你們在弄什麼囉！」團長放大了喉嚨催我們：

這時候頂困難的就是李平，秋谷二個同志病了，李平病了半個多月，臉孔又黃又瘦，穿上一件十一師送我們的戰利品日本大衣，就像一個負了傷的士兵，走路是跌跌衝衝的。秋谷呢，正在發熱臉紅得像關二爺，叫他們怎樣走呢？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扶着她倆人走，秋谷的背包由團長替她背了，我們就在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裏從高高的離平地十五里路山頂上摸索下來。

幾天的雨，路上的泥濘得意了；拚命和我們開玩笑。下山的確是太難走了，隨時隨地都有跌交的危險！

「喔啲！喔啲！差一點就跌一交。」

「這條路真是太難走了。」

「當心！當心！一個大窟窿。」

「又是一塊大玻璃，（水潭）當心踏破呀！」

前面的四大金剛在行程中每遇到什麼障阻就打自備電話通知後面的中個兒同志和小個兒同志，使大家有一個準備不會遭遇到意外的跌交。大家像鐵拐李似的一拐一擺的前進！前進！

「噯！到了！到了！祇有半里路了！」大家遠遠地望着那豆火似的燈光，高興極了，脚步也隨着輕鬆起來！

火車站的情形很混亂，有前方下來的散兵和傷兵，有正要開往前線的弟兄們。因為火車還未來，我們就在月台下等。同志們就利用這個時間去慰問傷兵和盤問散兵。有的同志還去同開往前線的弟兄談話，鼓勵他們去前方努力殺敵等。同志們都忘了身體的疲勞，不願輕易地放過一切工作機會，隨時隨地在找工作做。

遠遠送來了火車來的聲音，大家祇好停止了目前的工作，別了！站在民族解放最前線的弟兄們；大家七手八腳的把行李搬上那黑黯的車廂。說起這個車廂，那時倒也坐過去了，現在回憶起來真要嘔吐呢！那種骯髒——簡直無法形容；灰塵總有幾寸厚，滿地都是人拉的屎及亂雜的稻草，我一上車就踏到了屎，真臭死人了！據說這是一輛專運傷兵的車子。我聽後起了無限的感慨：真真為民族求生存獨立而流了血的將士，就這樣的沒有人照料，讓他們活活地糟塌死嗎？在安閒地過活的人們，該作如何的感想呀！

我們急忙地打掃了一下也不管它臭不臭了，就在這民族戰士留下了痕跡的車廂中離別了我國的名勝——鷄公山，在次日曙光中達到了目的地——廣水。

## 炸彈底下捉漢奸

秦秋谷

廣水是平漢線南段的一個小站。正當信陽柳林車站淪入敵手，武漢的北面門戶岌岌可危，負了衛戍武漢重任的我們的總司令奉了最高領袖的命令率領着他的幕僚勇毅地走上前線——河南雞公山去指揮作戰，竟將柳林克復。但是在李家寨失守後，指揮部隊奉命向後方移動，於是一個黑夜裏（十月十三夜），我們離別了雲海迷霧的雞公山，搭着幾節被炸傷了的列車將我們搬到這個市鎮——廣水，半夜裏不易找尋房子，就睡在黑黝黝的車廂裏。

遠遠的莊村裏，有晨鐘在鳴，睜開眼來，整個車站的全景都呈現在曙色濛濛中，鐵路兩旁滿是敗瓦頹垣，從坍了的牆基，洞穿了的空屋看來，告訴我們：廣水從前原是個熱鬧的場所，現在則是滿目悽涼了，沿鐵路一里以內看不見一座較完整的房屋，車站月台上面的篷頂也搖搖欲墜。

車站上的辦事員和挑夫一個也看不見，據說天一亮都一跑飛機一去了，我們除了拿自己的背包，乾糧袋，全體總動員再來背行李（小的一人背，大的兩人扛），連團長也背起一個鋪蓋捲就跑，我們立刻離開那恐怖的車站。

三里多長的街，死寂寂地，行人竟這樣寥落。店門緊閉着，偶然只有一二家硬糖糖店，



街頭巷尾都已炸得不像樣了，中間像留有三分之一光景的可憐的一段。我們將行李放在湖北省銀行這座較堅固的空房裏，作爲暫時的安身處。

老百姓都逃光了。工作怎樣着手呢？這個問題一進街就在我的腦際盤旋着。等到整理好行李，吃過北方味的饅頭填飽肚子以後，已是午後二時了，我和李建華，楊麗川三人也湊成一組，依着團長的話到街上訪問我們要訪問的人，調查一下這兒的情況再說。

敵機一共來轟炸三次，起先老百姓沒有防空常識，在它毫無顧忌的肆虐下竟死傷一百多人，從此以後就逃避一空，都遷移到附近鄉下去了。使得往來遠路的軍隊非常不便，要東西買不到，要民伕也無處找；最使人痛心的是：區公所、區黨部、警察所等機關中連一個負責人都找不出來；廣水還不是最前線，公務人員就逃光了，讓當地的行政無人管理，治安無人維持，在平漢線的要道上存在着這樣的混亂狀態，不能不說這是極不幸的一件事。漢奸，間諜就是在這種散漫無組織的情形之下轉化出來。

據說：過去這兒也有抗敵後援會，也有婦女救護隊，兒童慰勞隊，運輸隊，担架隊等組織，可是敵機來「賞光」之後，在正要需用的時候，這些隊伍却逃之夭夭了，不健全的組織，這和整個廣水鎮的行政機構是有連帶關係的。

這里有一個畸形的發展，就是一到傍晚五六點鐘以後，人們都露臉了，市街也活躍起來

了，商店也有幾家開了門，小攤上賣花生的、賣燒餅的、賣零星的都來了；靠街頭還有小菜攤子，更有賣熟菜如豬肉猪肝之類的，形成了熱鬧的夜市。老百姓這時回來以夜代日，但是這種無秩序的賣買中間，夾雜着漢奸探聽軍情又誰能逆料啊！

果然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敵機來大肆狂炸了，將廣水鎮炸得幾乎稀爛。最使人生氣的警察所還做了一件洩漏軍事秘密的事；在廣水的第一天，總部一位副官告訴警察所收拾一下不成樣的街道，他們奉了命令後竟有一個混蛋的掃街夫拿了一面鏟，沿街邊敲邊高聲地叫：「有總司令部來了，各家門前要打掃乾淨，街道要清潔，」接着「噠，噠……」

「只此一方，立奏奇效。」這無異給漢奸報告這里來了高級指揮部隊，第二、三、四天的轟炸可以證明漢奸的活躍。他們是密集的散播在廣水鎮的每個角落。

那里我們聽到這陣敲鏟聲和叫喊聲，立刻從湖北銀行趕出來已經來不及干涉了，我們知道這一下一定不對勁兒，爲了總司令部的安全，我們服務團暫時不遷到總部駐地（離鎮七里）去，仍留在湖北省銀行，擔負偵察漢奸的工作。街上什麼也買不到，只有早上很早和人暮之後才能買到硬燒餅和饅頭；我們將麵粉燒成麵疙瘩，沒有油，只有鹽水，爲了重大的任務而留在荒涼的廣水，顧不到生活的舒適了。

車站就在街的東邊，街的西邊離開半里是田野，有高起的土墩和小山似的墳堆，敵機來

轟炸時，我們陰蔽在這些個地方，假使不聽到「吭吭吭」的聲音，就散開在車站，街上和四野注意行人，將可疑的拘留起來押送總部軍法處。

十五日這天敵機連來六次，炸了五次，三十多枚彈又炸壞了一部份的路軌和街房，我們暫駐的銀行後進房子完全炸坍，前進沒有炸中；我們的行李恰巧放在前面，一點沒有損失，不過蒙上一層厚厚的灰塵；要是敵彈落在前面，我們將犧牲三個同志和二個公役，他們嚇得躲在高櫃子底下，所幸沒有被命中。臨時家庭被炸後立刻將它遷到街左的土墩上一個學校里去，又成立了一個臨時的家。

只要敵機不在頭上，偵察工作是照樣的進行，三人一組，四人一起，用我們警惕的眼光四週看望。街上最多的一種人是着軍服不佩帶符號的人，賣着香煙和花生之類，亦有混在病兵中間無病呻吟的，鬼鬼祟祟，這類的人是我們注意的對象，漢奸一定也會利用穿軍服來做他們的「保護色」吧！事實證明我們的鑑別力沒有錯：病兵羣中發現一個口袋里放小錢，並且內衣鈕扣特別的，這是個假病兵。路上一座大橋旁邊一個士兵身旁放着一個麻袋，里面儘是各色軍服，形跡很可疑。最可惜的，在一次轟炸中脫逃一個真正的漢奸，他也穿着軍服，左手臂用潔白紗布裹緊着，但並不是受傷者，右手拿了一個很大的紅辣椒，因為沒有武器竟被他脫逃了，這時街上沒有旁人，敵機又來轟炸，漢奸從我們手里逃掉了，這是最抱憾的一

件事。

在稀有的居民中，碰到一個年輕的可疑的女人和她鴉片的母親，從談話中看出那女人並不是普通的難民，他們是南京人，這次從信陽逃來，言語支支吾吾；於是我們三個住過南京的同志以同鄉的口吻去探問她，言辭中表示非常想家，外邊流浪感到厭煩了。她竟信以為真，告訴我們她的父親仍在南京，離開信陽前還接着來信，如果日本人攻下武漢，就可以回南京去，對日本反宣傳很獻殷勤。根據她的談話可見這人的背景，我們報告了總部派人把那女漢奸也拘捕起來。

這天（十六日）敵機來炸後，破街上忽然發現用粉筆寫的奇怪的標語：

「嚴拿漢奸不叫跑了！ 誠政」

「捉到王克敏漢奸，中央賞兩萬元。 蔣委員長令」

「慶言日報出版」

「賣報的報販注意多賣兩個鐘頭」

第一條暗示說有人偵查漢奸，第二條一定是炸中總部目標的懸賞。後二條大約又是什麼密號，從這些奇怪標語推測，漢奸完全是有組織有訓練的，我們沒有把民衆組織好，倒讓敵人去組織去訓練，不是太危險了嗎？

我們沒有武器，工作上感到困難，於是請求總部特務營派一班同志協助偵察，我們根據粉筆標語去搜索，要破獲這個漢奸巢穴的所在。那已是到廣水的第四天，上午敵機第一次掠過市鎮以後，我們分組又在四處活動了。

團長、胡瑞英、張定傑和我到鐵路邊去，沿路一家家的進去搜索。在車工隔壁，發現一個可疑的年約五十的病人和一個病兵，一個壯丁，偃伏在亂草地上。當即檢查，團長在一隻木箱裏搜出一把佩刀，刀尖還有血跡；繼續搜尋時，我也在另一間房里一張乾淨的竹床上發現一鉢碎斷的粉筆頭，同行的詹班長還檢得一枚舊的手榴彈，我們獲得了一點線索了，這地方至少是漢奸集會的地方。我們趕忙把這三人押起走，這時胡、張二同志已拐灣到街上去，團長，我和詹班長三個人費了很大的力要將那三人押到駐地——學校裏去；剛通過一條街，敵機「吭吭」地又來了，共是六架，那該死的老頭還是慢慢地走，我們急了，先將年輕的拖上山坡去，那病老頭該不至逃得脫。

我和團長急急地在一個高起又截然低下的坎山旁邊躺下，望見炸彈在天空中利拉拉地對準我們丟下來，我們把新發的棉背心將頭蒙住，兩人竟抱在一起，真是「生死同心。」

「噹噹噹……」

「糟了！糟了！」團長低低地笑着說。

我兩眼直瞪着天空，心裏蕩蕩然，呼吸似乎格外急促，倒並不是害怕，炸彈像連珠砲彈樣的落在前面的街上，離我們祇有百米距離，左右都冒起了黑煙，房屋拍拉拉地倒坍，煙霧滿天，泥土，石頭，磚塊擲在我們的身上，人完全埋在黃煙火藥氣味中。這一次丟的都是燒夷彈，我們笑着慶幸又沒有炸死，又一次的脫險，更多一次經驗！這時火光很大，火星嘩剝四射。我們拍掉灰土，將嫌疑犯押起再走向駐地去，依着剛才落彈的方向看來，學校一定被炸，那邊正在冒着濃煙。走過一座山坡只見我們周圍的住房都着火了，田野間也有好幾個大窟窿，那學校却仍舊鶴立鷄羣絲毫沒有動，進去看時，玻璃窗都已震得粉碎，我們的行李還是原封未動。

團長擔心也許有同志受傷，趕忙吹集合哨子，真好險！幾乎沒有一個不險些兒遭難的。一顆燃燒彈掉在霍和風背後的土墩旁，陷落到泥地裏一丈多深，口徑約一尺，底是尖的，硫磺味沖入鼻腔，把她的魂嚇去了一半，到集合時她的臉還是蒼白色的。鄭惠珍，楊麗川，李惠英三人被埋在炸散下的泥土裏，半天拉不出來，連軍帽也埋在裏頭了，幸虧她們還聰敏把頭先伸出來透空氣，不然幾乎要活埋；她們滿身沾了泥土，又急又好笑，站隊報數時一個也沒少，只是三個被活埋的同志過後身上壓起好幾塊青紫色。這次我們遭遇，一定是被敵機發現了目標，要不是漢奸預先報告的，可是我們是一點也沒有損失，倒消耗了他幾十顆炸彈

，我們仍舊安然地在炸彈底下捉漢奸。

這晚上祕書處，特務營和我們服務團聯合大搜查，肅清街上的散兵，病兵，流氓之流。每組七人——一位官長，三位特務營同志和我們三個同志，各組將這些可疑者押到街市中心的臨時辦事處集中，病兵送往附近兵站醫院去診療，在查詢中再將有嫌疑的帶回總部審究，偵查工作直到深夜二時。

離開廣水後，在我們腦中還一直留下一個極可惜的深刻印象，那不是說被炸彈嚇壞了，而是民衆無組織，公務人員不負責，漢奸有組織地公然活動。

## 被埋掉的時候

鄭惠珍

正在一間茅屋裏吃早飯，聽得飛機來了，大家拿着飯碗就往山上跑，等到敵機去遠時，大家又趕忙回來，把被褥行李一切的背包乾糧袋都搬到田野裏去，猜定敵機一定再要回來狂炸的，人也都躲在墳山上。

不一會，果然敵機九架呼呼的來了，它的來勢比往日更兇，機身還未到我們頭頂，只聽得剝剝剝，炸彈落下來的聲音，我慌忙把身子伏在地下。正想抬頭望炸彈落在那裏。「隆隆」炸彈落在我的附近，一陣泥土把我的頭，身體完全埋在泥土中，那時我雖被埋在土中不能動，但心裏却一點也不驚慌，非常沉着和鎮靜，我用猛力把頭伸出來，心裏想就是死了，也給人家好找些。但，眼睛慢地睜開一看，一陣硫磺氣很濃厚的煙霧近臉撲來，我又忙把頭伏在泥土中，呼吸比平常勝過幾十倍的快。耳朵裏還很清楚的聽得炸彈不斷地在我們附近周圍隆隆地響着。

沉寂了幾分鐘，我又慢地的抬頭看看前面的惠英，正把頭浸在泥土中，身子却高高的突出，我當真悶死了，便趕忙叫惠英……「唉」！她答應還活着。

「喂！惠英，妳怎麼——！快把頭抬起來透透氣呀！」



「我沒有死呀！」當時我聽了她這句話不覺要笑出來，急忙便說：「妳沒有死，快把頭伸出來透透空氣呀！不然你要悶死哩！」

接着在我後面的麗川在喊我，問我怎啦麼！「我答她沒有什麼哪！」

我的身體整個的埋在土中，一點兒也不能動。我們互相的說話聲低得像蚊子叫似的，恐怕敵機聽見。

一會兒見惠英猛力的爬起來，她說：「飛機已經去了，我們快起來呀！」但是我和麗川是始終爬不起來，後來幸虧柳同志跑來看我們，把我倆身上的泥土挖去些時才起來。但，麗川已經被壓傷，身上一塊塊青的，股上還有血。我們背包和軍帽等東西已經在泥中看不見了，只要命在，東西誰去管它。幾個人拚命的向山後奔去，心裏還在不斷的想，今天一定要死傷幾個同志了，翻過了一個山，仍舊不知躲在那裏好，因為現在敵機無目標的轟炸，田野裏，墳山上，我們周圍的茅屋，連先前吃飯的都被炸得火光冲天，漢奸多得了不得，敵機炸時信號槍四面響應，捉他呢？妳的手裏沒有武器別想捉住牠們，因為牠們的手裏多有短刀，鐵尺，甚至還有手榴彈呢！但是我們並不怕，仍舊偵察，這時我們便四周圍偵察，偵察到的人便叫特務連同志幫助捉。

團長捉漢奸最有經驗，她今天又捉到五個漢奸，可惜都是小漢奸，大漢奸都被逃走了。

夜神來臨後，我們的工作便更活躍了，因為人們都佔了黑夜的光，在黑暗中活躍，我們全體同志集合後一個也沒有少，並舊有很活潑的神情。老百姓對我們說：「妳們先生良心好，福氣大，所以炸彈落在身邊都沒有炸死！」

## 間諜味的間諜味

劉子芳

散避在山坡下草叢中的我們，要在敵機下進行偵察漢奸的工作，我們時時從草叢中伸出頭來看看原野——那些爲躲避酷劫的人們的動靜。淒涼的荒山，堆着許多沒有生命的屍體。像不敢驚動什麼的翻身和細微的兒童哭聲，和老總們嘴里時時發出的「他媽的」憤恨罵聲，輕微地震盪着。

風婆婆將一陣快樂談笑聲播進山凹中，聽到這陣喧笑的談話，我們驚奇極了。等機聲漸遠，我和許楚珍向發出笑聲的方向好奇地找去。……看到了，一株大樹旁有母女三人很開心談笑着，一個近五十歲的老婆子，生着一副狡滑面孔，一個十八九歲的妖精姑娘，一雙烏溜溜的賊眼，一個七八歲的麻皮小姑娘。我們一看見就得到一個討厭的印象。

爲着要偵查她們的行動，我們雖然討厭這三副怪面孔，然而我們還是很恭敬很客氣的接近她們，問姓名這套是免不了的，從這裏得知她們是南京人，我們也冒充做南京人，同鄉的觀念是大部份人最注意的。談不多久，警報一解除，她們就要回去，於是我們兩人暗暗地在她們的後背跟蹤着，得到她們住的地點，才回團部。

我們和麻皮小姑娘交得很好，每天總要在一起，她總是叫我們做同鄉姐姐。她們雖然是

個流亡失家的難民，可是在她們生活却很快樂。家中有老頭子、大胖子一類人物時時來往，真有點兒神祕！

過了一個時候，我們看看工作沒有什麼大的進展，就決定了用苦肉計，加上文南同志合作，做更進一步的試探。

今天我們一去就裝着垂頭傷氣的樣子，不像往天那樣的高興，她一問我們就做出要哭的臉出來，嘴內咕囉咕囉說着：「……誰願意幹，我要回去，再不要當兵。回南京去，同鄉姐姐，你能替我想一個法子嗎？你看我們富女兵多苦！走路爬山扛行李，若不好還要挨罵，這個小妹妹有時整天哭着想爸爸媽媽，誰可憐她！扛東西同我們一樣的重！」文南假裝難過的样子。

在這要求和談話中，她們母女三人很受感動，他們說：「南京我爸爸前天還寄了信和相片來的。他們做生意很好，我明天寫信去叫他訪問你們的家好了。」我們更逼近一步的撒嬌似的。要看來信和照片，那個老婆子還是有點疑心，暗示其女。說信這時難找，將相片給我看了。我們坐談了一會就告別了。

今天我們三人又去同她們玩，談了兩句話，敵機的聲音已從遠遠的來近了，好像在屋上盤旋着似的；我怕得最兇，臉都嚇白了。跑也不行了，只好鑽到她的床底下，楚珍伏在地上

，可是她母女到笑我們胆小，乘她們趣笑中，我們又要求她們給我們想辦法，我們要回南京去，叫她把信給我們看，好設法回去。

她看我們這樣誠實的說，便從床腳下拿出一個圓鐵盒將信拿出來給我們看，信上的意思——叫她們回去，報告他的生意很好，還要他女兒照相寄回去。……。

「同鄉，我們怎樣能夠回去，你看日本到處都來轟炸」。她跟我們聲明着：

「日本人說過要戰區的老百姓預先躲避一下，等砲火一過就好了的。你們要準備便衣，等武漢一攻下，我們就可以回去。」

「同鄉，我們到南京去日本人不殺嗎？要不要什麼暗號？」

「你同我們一道不要緊。日本人只恨抗戰的軍隊和反日份子。」

「那一天日本人能攻下武漢呢？」

「義大利要日本在最近攻下武漢和廣州，若不能的話就不接濟了」。她津津有味講着。

經過多次的偵查和各方面的實據，夜深，我們帶着特務連的弟兄化裝便衣，我帶兩個武裝弟兄在外面防遁。楚珍帶着兩個便衣弟兄直衝進內面，將母女三人交送軍法處。可是她們被捕而一點不怕。

第二天我們便奉命開回武漢去了。

想不到在這兒我們三個湖北佬做上南京人的親密同鄉，在這冒牌子下偵查出這幾個漢奸不過，這種漢奸的有組織的公開的活動，也確實使人寒心！

## 最後的陣容

胡蘭畦

——武漢臨陷落前文化工作者的集會——

十月十五，十六，十七這三天中，敵人費了很大的氣力來狂炸廣水鎮，每天要來轟炸三四次。炸的時候，他們九架，六架的飛機，一齊活動，把破壞彈、殺傷彈、燃燒彈，叮叮噹噹，砰砰碰碰，從天空中一齊扔起下來。把一座老早已被敵人炸壞三分之一的廣水鎮，完全炸成了一片焦土。

十月十八的下午，我們奉到命令，當晚由這破壞不堪，一片瓦片堆的廣水車站出發。十九日清早三點鐘，開到了大智門車站，把行李交到副官處派來的卡車上，我就大踏步跳上了一部黃包車。可是剛剛拉了一節路，在街口上遇着警察的崗位。警察先生馬上走過來，用從來也沒有過那樣客氣的態度，恭恭敬敬地把我讓下車來。說是要車子通過，對不住得很，請閣下原諒一下，步行過去。我看他說得客氣極了。不好說什麼，馬上下來，付了車夫五分錢。不過，有點好奇，率性問他一聲：

「爲什麼，不讓車子通過？」

「不曉得，這是上面的命令！」

「呵！」我似乎是明白了。「一定是威嚴。」夜風吹在樹枝上，把黃色的樹葉吹落下來，徐徐地在地面上翻飛，這風吹到臉上，已經帶着寒意了。街上很冷清，真像威嚴的樣子。雖然電燈昏黃得很，然而街道兩旁的建築物，並不因電燈的昏黃而減少他雄偉的姿式，這是大武漢的細胞。我深深地留戀着他們，我留戀着武漢的女朋友，男朋友和小朋友，還留戀着我們新聞記者的公共家庭——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我不知道這公共家庭怎樣了！同志們都走了吧？或者還有人在這裏，夜是這樣地淒清，我的思想可是複雜得很，雖然到了宿營地，可是我的心，完全盪漾在武漢的一切……。

中午到寧波里去，遠遠看見十二號門口的瓷燈，瓷是雪一樣地白，字像血一樣地紅，「記者學會總會」幾個字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力牽引着我的腳一樣，我的步伐快極了，走到門口把那笨重的黑漆門一推，「嘎，開的」我心裏想：「該還有人吧？」走進去了，急忙探頭向辦公室一望，桌椅擺得很不整齊，樓板上盡是碎紙，陳農菲的臉上，只看見四隻眼睛在一封信上放光。他的臉和身子，比以前更小了，而且背還有點駝。

「海！你還在這兒。」我給農菲握手，心裏表示非常的敬意：「不錯，鎮得住氣！」

「噯，團長來了！」農菲說：「快看，剛剛收到兩封信。都是從遠方來的，一封是山東西北游擊隊的新聞記者，一封是在英山燕部戰地服務隊記者團劉保羅等寫來的，並且還派了



「個人來接頭，他們都要加入學會。」農菲高興極了。

「噯，這真好，要是你走了，那就糟糕，人家老遠來接頭，找不着人時，你看對學會會發生什麼感想？不錯，農菲，加緊工作，撐持到底！」

「還有一件事，明天我們還要開一次座談會，不過曹海春不做生意了，只好在青年會舉行，現在想請掃蕩和新華發出一條消息，我不想登廣告了。」農菲說了，他又帶着徵求我的意見的樣子，他說：「你看怎麼樣？」

「好的，掃蕩報的消息給我帶去。」我被農菲那種工作的精神所感動了，也願去幫他一下。

二十那天，車伕也都疏散了，漢口的街上，沒有一輛人力車，也沒有馬車，嗚嗚嗚地跑着的汽車，都是公家和私家的，給我們這一班新聞記者毫無關係，寫到這裏，我就想起了那天漢口的街上，街上並不冷清，行人還是非常之多，好像快過年了，大家在趕辦新年一樣地忙，每個人都精神抖擻地拉長了腿子在街上跑。搬家具的，搬行李的，搬公文箱的，搬燒箕，搬箕，破洋鐵罐，還有一些兒鬼才曉得會來做什麼用的鐵罐罐的，搬了很遠，又覺得沒用而把他拋在路上的東西，到處都可以碰在跑路人的腳上。可是也沒有人去管他。

飯館子，剃頭店，都關了門，武漢到了這樣不消說已是嚴寒了。不曉得爲了什麼原因，

我們老是沒有着慌，而且很直覺地有這種感觸，好像這地方並不會不是我們的。

下午兩點鐘，我和農菲一齊到青年會去參加座談會的時候，那兒還沒有有人來，青年會的西餐部還是照常地在做生意，就是沒有人在那兒吃東西，不免使得那些穿白衣服的小孩們，空得怪討厭的。我們去了之後，他們的工作來了。那個漂亮的小堂倌，嘻皮笑臉地在給我們搬凳子，他的小心裏一定在想：一噫！這般人才怪呵，人家飯都不吃了，他們還要來開會。

不錯，開會的人陸陸續續地來了，徐邁進，李密林，田漢，安娥，任光，鍾期森，還有我的幾個小徒弟——李亞芬，龔琦璋……還有，還有陸陸續續地在來，農菲要我給他把畢修勻約來，那曉得電話打去的時候，掃蕩報正要疏散一部份人口，他正忙得發昏，我又約吳克剛，那知他還是不空。罷了！我也不再希望他們來囉，在電話旁邊，我看見胡愈之先生搖搖擺擺地走進餐室去了，我並沒有喊他。客人們忙忙地來得不少，他們都拉長腿子從我的旁邊大步地跑過去，可是他們都沒有看見我，他們一縱身都竄進了餐室。我真開心，今天可看見這班詩人，作家們活動起他們的腳板了。

最感動人的錢俊瑞同志，他帶着病，還跑進來，不過他害的是不爭氣的痢疾，簡直無法坐着，寫了一封很感動人而又富有激發人的信交給農菲，表示他的意見，我們讀者先生們一

定不會嫌煩我就把他的信恭錄在這裏吧？請你們看看，是不是真真地使人感動：

農菲兄轉座談會諸先生：

真不巧，你們的約會，正碰到我生痢疾。不能出席。但我希望說幾句話。尤其在今天，武漢顯然已經不能成爲瑪德里的今天。情形有些淒涼，這時『上帝』在嘲諷我們，歷史在鞭策我們！

中國的文化在抗戰的熔爐中，還沒有被鍛鍊到成爲一種新的東西的程度，這是中國文化工作者的恥辱。

今天中國的文化，顯然還缺少兩個頂重要的因素：國際上的（不單是表面的）戰鬥的內容和實際上的（不單是政治形式的）指導者的內容，抗戰期內文化的產物，顯然已經不夠做全民族戰鬥實踐的探照燈和指南針，這主要的是因爲文化工作者依然遠離着大衆底真正的生活。

『到前方去！』『到敵人後方去』這應當作爲今天文化工作者的主要口號了。再不能嫌過早，或嫌過火。就是覺得過火，也得讓我們這些『文化人』過些『超過他歷史範疇』的生活。老實說，要不能，就再談不上文化和『文化人』的改造。

『文化人』（假使用這個不妥當的稱呼吧）自視也頗高貴；前方的武裝同志，也把『文

化人」看到特別高貴。我一定要說，這是由歷史的權澤所造的幻象，抗戰的實際生活，已經把他扯得粉碎了。前線英勇的士兵，掛了彩，退下火線，負傷的跑到後方兵站醫院，沒有担架，沒有吃喝，倒在地上死了，烏鴉來啄他的肉吃，狗來吃他的骨頭。難道武裝同志的生命就賤到這樣，而我們這些「文裝同志」就高貴到連前線都不能去！

今天戰爭決定一切，而前方又決定後方。我相信，中華民族未來的生活就是他這些在歷史上常常是沉默的大眾所規定的，後方的烏鴉，儘管吵得厲害，她祇能算是歷史某一瞬間多餘的點綴而已。

據我所知，廣大的前方，正需要我們天才的詩人去歌謳，優秀的社會科學者去研討，忠實的新聞記者去報導。戰鬥的大眾，真正視這些人爲他們自己的！同志們呀，偉大的中國新文化的搖籃，決不在堪察加，而是在五台山、大別山和幕阜山呀！

到前方去，到敵人後方去，使「文章入伍」，使文化滲透到戰鬥大眾的生活裏面去，每經過大眾的一番消化，然後再經過大眾的手，創造出光明燦爛的新文化來。

這就是我對於「長期抗戰中文化工作者的任務」這個題目要說的話。祝  
你們健康！

錢俊瑞

了，這又使我佩服他一回。

總之，與保衛大武漢的軍政機關共進退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座談會，在十月二十日午後兩點半鐘，開始舉行。陳農菲做了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座談會的主席，這次討論的大題目：「在堅持長期抗戰中文化工作者的新任務」內容分爲四大要點：一、在抗戰中文化工作者的特殊使命；二、檢討一年五個月來文化工作者的優點與缺點；三、今後抗戰情勢與文化工作者的新任務；四、如何佈置新任務下的具體工作。

題目是又有意義，又有趣味。作家們，新聞記們一共三十幾人，都聚精會神地，在那兒打腹稿，準備發表他們的意見，沒有一個人說話，不管管街上是如何地鬧嚷，我們的會場是靜穆的，融和的。

首先是田漢先生站起來，照例地叫了一聲：「主席！各位同志！」他很謙遜地先說他的話是沒有準備的，是拉雜的之談，他發揮了一段敵人要把我們趕到山裏面，我們就要把他們打到海裏去的快論。大家聽得很得意的時候，田先生提出文化工作者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在淪陷區域去發展，在敵人的後方去建立工作的中心。這正說中了大眾的心坎，於是掌聲很響，田先生坐下了。

主席宣佈了請胡愈之先生發表意見的時候，郭沫若先生安詳地走了進來。他一人走到食

掉的另頭，胡先生很從容地，一點也不慌用他那紹興腔的官話把大題目的幾個小題目都一一地解答了。他的報告很完整，所以大家都給他拍掌。

在大眾再三邀請之後，郭沫若先生把大題目中的第三個要點。——檢討一年五個月來文化工作者優點與缺點——發揮得非常痛快，而且他指出以後文化工作的路子，不是單單將技巧提高，而是要將文化水準更加通俗，創造大眾的文化。

吳克剛先生抓着大題目的第一點。他要求文化人要寬大，要真實。他的話說得很令人感動的。尤其是他帶病的身體和那使人同情的聲音。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發意見的還有安娥女士和從前線來漢的會友漢草君，每個人都是充滿着熱情，郭是良嚴肅，很鄭重地把全副精神都放在這一次可寶貴的座談會。

這天夜裏，武漢的情形更是緊張，我們奉到命令總部人員一齊不准出外要隨時聽候點名。這也就是說，我們時刻都有出發的可能。

武漢在動盪着，武漢的許多民眾團體奉命疏散走了，除了搬東西而外，已經沒有民眾團體再從從容容地在舉行會議了。

## 戰地二年

武漢在緊張中動盪着，還有許多著名的文化工作者著名的新聞記者在百忙中都趨開大題到青年會來參加記者學會召集的這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座談會，這是趕造出爆炸的火藥。這

是說明了中國的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的新聞記者是生活在戰鬥中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他想征服中國，可是廣大中華兒女，他們都是戰鬥着的。在前線的大眾，他們拿血肉在戰鬥着的。在後方的文化工作者，能在這樣緊張的環境中細細地靜靜地開討論會，這就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有力的答覆。

武漢快要撤退了，日本帝國主義帶着黑暗的陰影，已經包圍過來，可是在這陰影中隱藏着無數的火藥，這火藥將要爆發起來，要驅逐開黑暗，要燒燬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營壘。

這一次有歷史意義，可寶貴的座談會，將要放出中國戰鬥的青年們的光輝！

# 長江吃炸彈

楊麗川

十一月廿二日的傍晚接濟出發的命令，當時我們就趕到江漢路六號碼頭，在六號碼頭足足地等了幾個鐘點，天早就黑了，但，始終沒有看見載我們的輪船來到。後來才知道要到民生路口招商碼頭上建漢渡輪。

平日的招商局碼頭，在這樣的深夜，是很冷靜的，但今天它不同了，很多的船隻，相互地靠得緊緊的，船上射出暗淡的燈光，它照着碼頭上來來往往的人們和岸旁的難民小販，整個的夜是哄鬧的，一直到天亮。在這時候遠遠的街上打起警報了，靠岸的汽船，民船，大大小小一齊離開了龜山蛇山。開始和江水碰擊。

×

×

×

快到嘉魚時，敵人的鐵鳥追來了，一點一點近來，一隻一隻增加多了。牠們飛得很低；在偵察這班在江中沒高射砲的船。這時候我們看得上面的一切，看着牠們一點也不放鬆，緊緊地迫脅着江面的一羣，而我們只顧努力駛着前進，祇當沒有這回事。突然有很低的聲音「嘶……」地幾下，接着，在江岸上的田地里——廣播着驚人的爆聲，田地的泥土悲哀地就往四面奔嘶！別的什麼也沒有被摧殘。



獸性暴發了，牠們展開了更瘋狂的投彈；最後給命中了一口船，這船立刻起了很濃的煙，沖上天空，把天空全掩蓋住了；這濃煙蓬蓬的血紅的火光，一分鐘比一分鐘更厲害了！悽慘的呼聲實在難受，咬緊了牙根，沒有法子去施救，等不到一忽第二隻又遭同樣的命運。這時我們目的達到了吧？不，還有，他很得意地又飛到我們面前低低地偵察，這時我們想想糟了，我們的船也一定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這次我們要犧牲在這長江中的船上了！全船的生命，實在是可能在這一忽中毀滅。

每個人的呼吸都壓着，船老板嚇得要吧船靠岸，船上的老板娘和同船的難民都嚇得目瞪口呆，不用想孩子了。抱着孩子的，緊抱着孩子盡流淚。不同的人臉，心中是一樣的，我們在上面的一層下來安慰他們，叫他們不要嚇，不用慌。這時候，我們每個人即把新大衣拿在手中，把褲腿解了，看進了浮水用的木頭東西作個準備，萬一發生了什麼，就跳下水去。

鐵烏轉了幾個圈又丟了幾個彈，一個也沒有命中飛去了。「大概丟完了吧。……我這樣的想着：可是後面又來了，那時候，我們也快近新堤了。船老板的計劃——開到岸邊去。可是因爲太慌，一嚇，有點兒昏了，他一衝就開進淺水的泥中。由於這樣一停，船上的人全都紊亂地弄到一邊就往下面跳；我們盡力要維持也維持不了，可是他們一跳下去那知道江底的泥溜把脚都喫住了，提也提不起。爬也爬不動。尤其抱着孩子們的小脚女人，鞋子襪子也

沒了，手里的孩子嚇得沒有感情似的哭了。我們在船上的真替他們擔心——給敵機發現目標。過了不久，敵機的聲音慢慢的去遠了，沒有影子了。在蘆葦叢中的人們，開始活動了，大家爭先恐後的回到船上來。輪船的機器響了，它迴復了過去的工作。司機開足了馬力往前一開，怎辦，開不動了，船給泥灌喫住了。下水推吧，馬達也開到最高的熱度上，同時，把錨用勁起上來，「嘿，嘿，嘿……」全船上有勁的人都出動了。我們也參加，並且又請當地的老百姓幫助。

幾個鐵點底努力，有一點活動了，這一動把我們的精神也更活躍起來，輕鬆了一口氣，努力是會成功的。

×

×

×

黑暗已佔住了整個底宇宙，它給了我們安全地前進，補足就誤掉的時間，整個的夜，載着我們的船，一刻也不停的往前開着。次日，剛到洞庭湖邊，董老板拿了香燭點燃了，祈禱上帝保佑這船的平安，一路順風，因為這船從沒有在這大湖中駛過。看到了我們，他老是重複的講那句吉利的話：「昨天靠姑娘的福。今天還靠姑娘的福。」

在船上整整二天三夜，過洞庭湖也真是冒險的。一到長沙如發現了新大陸，喜樂地馬上跳上岸來，打聽炸滅的船是什麼船。有人說：×××船，里面有二三千難民，但救起的只是

幾個。我們總算幸運地到了長沙。這是靠姑娘的福。

## 那麼多的舅舅

秦秋谷

### 一、舅舅們的由來

媽媽的兄弟就是舅舅，這連三歲的孩子都知道的，我們各人有自己的媽媽，也有自己的舅舅；但是我們還有偉大的媽媽，也有偉大的舅舅們。

我們的家叫做『女兵之家』，我們的媽媽在後方有個家叫做『記者之家』，『記者之家』的記者們稱我們的媽媽爲胡大姐，那末稱我們媽媽爲大姐的青年記者們當然是我們的舅舅們——這算是我介紹了舅舅們的由來。

### 二、第一個舅舅

和長江舅也最初見面在廿六年十月五日的下午——正是我們出發赴戰地之前。他是全國聞名的名記者，抗戰一開始就在華北戰場跑了一週，一八一三以後才又回上海來準備視察東戰場；對於戰地生活戰地民衆情形已具有豐富的經驗。我們正要走上戰場之前，這位熱情工作的記者出現在我們面前，把戰地經驗告訴我們，這實在使我們十個沒有到過戰場的女孩學太高興了。他的話我還有些記得。

……以勞働婦女姿態出現在戰場上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遭，希望各位拿出勇敢吃苦的精神到戰地上去獲得良好的工作成績。

……戰地上最重要的是民衆沒有組織起來，你們務要抓住這點使每個民衆都能動員起來參加抗戰工作。前方是太需要民衆了，如領路、担架、運輸……等都需要民衆幫助，你們要做軍民的橋梁，通過你們的關係使軍民切實合作……。

第一期抗戰開始時，的確有許多地方的民衆不懂得什麼叫抗戰，民衆看見軍隊就逃跑，這現象急需着大批的青年工作人員到戰地去動員他們組織他們。我們這位初見面的未來的舅也先把這個迫切的任務告訴我們，這任務我們是榮幸地担当了二年了。

×

×

×

去年三月，我、亞芬、秀棠跟着媽媽到武漢去，這是第二次和長江先生見面了。那時我們是常常在一起的，我們終感到長江先生好像是媽媽的親弟弟，我們自己也就這樣認爲他是我們的舅也了。

## 二、舅舅們的家

去年……們的記者學會在漢口建立起『記者之家』，這個集體的家，用着集體的力量，

團結起全國的青年記者，在記者學會的領導下推進戰時新聞工作。從此在全國戰場上和戰士們一樣出死人生的戰地記者，現在回到後方來就不會沒有家了。他們可以到這個偉大的家裏來休息，來在集體的生活和集體的學習裏。

當我們追隨着總司令到武漢去的時候，那正是九月的初頭，媽媽去拜訪親友們，第一個是「記者之家」，後來媽媽時常帶我們去聽舅七們訓話，去舅七們的家做客。

那實在是名不虛傳的模範之家，「整齊嚴肅」四個字已做到不亞於軍隊內務的程度；有人說文化人的生活是沒有次序的、浪漫的，可是他們却是相反，這是集體主義使然的。他們的工作是緊張的，生活是嚴肅的，但也是活潑的。

我們最喜歡的是他們樓上的閱讀和寫字室，斗大的「靜」字掛在雪白的牆壁上，一進門好像就在命令着你要靜；真的，那裏面靜得一絲聲息都沒有，使你可以安安靜靜地在里面寫文章讀書報。

樓底下會客室和辦公室中成天往來着許許多多我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舅七們，他們都是深深地愛着這個家的。

#### 四、舅舅們的話

去年九月十日，媽媽帶着我們全體孩子去見舅父們，首先是長江舅爺和我們作了一次深長的講演，給予我們極大的鼓勵。「記者之家」的小小會客室被我們擠滿了，桌子椅子都佔住了，許多沒有搶到座位的就坐在地上，好在地板是光滑而乾淨，比起戰地上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們常常是坐慣在地上的；長江是站在中間一張小圓桌旁，他的文章他的講演和他同名的長江的水一樣滔滔不絕，波濤洶湧，讓我把波濤的起伏點紀錄幾節在這裡：

「……抗戰以後婦女從不平等的地位里爭取到工作與地位，特別是你們從工廠裏出來參加戰地工作。古來英雄豪傑都是從戰爭中或深山中產生的，偉大的人物要在艱苦中磨練！你們也要從低級的勞動婦女爲最高級的女英雄！」

「在偉大的戰爭中，這偉大的場面中，今日抗戰的戰場是多寬大啊！希望你們在大時代中造出更大的光榮！」

「我們是民族革命的鬥士！一切堅決參戰份子必然會在戰爭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一切腐化沒落份子自會被戰爭所淘汰而自取滅亡！」

「抗日戰爭把我國所有濃胞瘡開了一次刀，我們要忍痛，要在痛苦中成長！」

「各位日新新的姿態新的婦女先鋒隊出現！這是集團的光榮，不是個人的風頭！你們要互相督促團結團體，有困難大家來解決，使團體一點沒有缺點，這種精神是要有的。」

「每人自己要反省：有沒有不想於國體？有沒有風頭驕傲？思想上有沒有不徹底？有沒有犯錯誤？有沒有……」

「你們要有遠大的眼光，不要近視，對自己行動要深刻考慮……不可靠舊的封建勢力的關係，要靠自己的奮鬥！穿著高跟鞋站在男子的手掌上是靠不住的。在大時代中造成自己的地位，充實生活經驗，才能把自己的腳跟站住，到奮鬥到底的一天，就是最值得驕傲的一天！天！」

「各位今日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願來日是建設新社會的先鋒隊！」  
在舅們的家里我們還聽過農非講新聞學和怎樣編輯新聞；長江義又講怎樣採訪新聞；樂眠大姐講怎樣寫通訊；此外高公陸論……等舅舅也時常和我們談話，都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

舅們的愛護、關懷可說達到了百分之百，我們聽了舅們的話應該怎樣警惕自己，勉勵自己呀！

## 六、和舅們一起生活

由武漢撤退到長沙，我們乘着一隻武漢渡輪船，在長江上游在洞庭湖中險些兒全家遭難



，真是虎口餘生，終算沒有吃到炸彈；十一月二十四的晚上七點多鐘才安抵長沙。那又是個陌生的地方，別說路不熟悉就連熟人也大不。要是在船上過夜吧，聽鄰船的水手說，天一亮就拉警報，當天早上還有一隻輪船被炸呢！在沒有找到總部關係之前，媽媽是不放心仍舊呆在船上等的，好！找舅舅去！

媽媽帶了一大羣孩子上街去，大街上電燈霓紅燈照得白晝一樣亮，長沙的夜市熱鬧極了！我們沿路問到都正街的「記者之家」。

呀！那麼多的舅舅們出來歡迎了，所認識的舅舅們都在，還有許許多多不認識的，他們高聲說：「啊！你們平安出來了！什麼時候到的？住在那里？……？」一大串問話。

「剛到呀！沒有地方住呀！」媽媽大着眼珠回答，一面來不及的一個個和他們握手！大家真是歡喜若狂了。舅舅們爲了慶賀我們脫險並表示歡迎外甥女兒們，不待開口就請我們去住。我們若得到天啓似的高興，急忙回到江邊船上去拿背包乾糧袋整隊來到舅舅家，儼然像到了自己的家似的，一點也不違忌的在舅舅讓出來的一部份宿舍里住下來。

舅舅們都是愛靜的，我們這許多孩子決不可鬧，不能妨礙他們的工作；所以我們的舉動比在自己的家里還要迅速靜肅，這是媽再三叮囑過的。我們都很聽話，不但自己抑制着嘩拉嘩拉高聲講話，並且還互相督促着監視着不許鬧！

我們靜靜地住在「記者之家」整整有二天三夜，兩個集體的生活打成一片，我們自由地進出在讀書寫作室，利用這個好機會多讀和多寫，不懂得的地方向舅舅們請教，文章有舅舅們修改，給你指出缺點和優點，還給你送到報章上去發表。

我們和舅舅們一同吃飯，一同開會，一同看報討論，晚上一同練歌；那天恰巧是星期日大掃除，小舅舅們分配我們拖地板，擦玻璃窗，全體動員把這間三層樓洋房打掃得更漂亮了。臨走那一晚我們給「記者之家」壁報上留下了名字，說了感謝的話，三十個女孩子二天來打擾了舅舅們好些時間，這是應該大大地抱歉的。

## 七、舅舅們對外甥女兒們的教育和期望

現在舅舅們常常給我們來信，鼓勵我們努力寫稿，尤其是黃大舅舅藥眠，簡直成了我們的函授老師，每封給我們媽的信上從沒有一次不提及外甥女兒們的，他們希望我們將來都成爲中國先進的女新聞記者。舅舅們對外甥女兒們的教育和期望實在無微不至了。自願做外甥女兒的我們當怎樣來答覆舅舅們呢？

## 王監理員

李亞芬

好像常常聽到有這樣的話：

——傷兵工作是最麻煩，最不容易做的，討厭，我情願到前方幹一下還痛快！

——唉！這些傷兵真難弄，太傷腦筋了！

——也常常看到：

——傷兵和院長打架——

——傷兵打破了副官的頭——

——傷兵吃飯時要「兵兵兵」的丟碗——

這些是什麼道理呢？也許有的人這麼說：「是的啊！傷兵怎麼可以打院長呢？怎麼可以把副官頭打破呢？還要丟飯碗！傷兵的確是難對付的！……」

可是事實是怎樣呢？比方去年我們在皖南一個×××兵站醫院，本來規定每個傷兵二毛錢，一天的伙食費，可是每天的每頓菜是淡水「豆腐」「苦青菜」他們怎麼會不「恨」呢？「打副官」「丟飯碗」……差不多每天有這樣風潮發生，他們恨副官是「搨油」，「搨油」就該打，這就是他們最簡單的理由。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一位模範的傷兵監理員吧！

王監理員（光川）是在長沙第一次慰勞傷兵在一四四後方醫院認識他的，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是一個並不十分高的瘦個子，我們的熟悉他，是在傷兵俱樂部的慰勞會上。我們一走進這一四四後方醫院，就覺得這個醫院有個特別的地方，什麼紅房子，紅瓦片，紅的道路，紅牆壁……什麼都帶一種土紅色，原來絲毛冲（離長沙有七八里路）這地方像是個剛開劈的山地，山上的沙石，全是土紅色，所以造出的房子，和建築出來的道路也是帶土紅色了。

他們那兒無論什麼地方是整整齊齊的，傷兵同志在俱樂部，也是一排一排很整齊的坐在地上，「守秩序」「聽指揮」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我們來看看這位王監理員便會知道了。

等我們唱了幾個歌後，他笑嘻嘻的上來了，「我這個破房子的又來了！」傷兵同志大笑的拍手：「歡迎！歡迎！」

「你們喜歡這些歌嗎？」

「喜歡！」

「好聽不好聽？」

「好聽！」

「有意思嗎？」

「有意思。」

傷兵同志都變了，變了像個天真的小學生，王監理員真像和小學生上課，他又講了：

「你們看，從前的大姑娘，不是看見我們兵就要……」他很滑稽的裝出大姑娘害羞的樣子，引起了全場人大笑……「……就要離爲情，或者怕得躲起來，因爲什麼呢？因爲以前有些兵不守紀律。現在呢？現在的大姑娘不但不怕我們，還自己送上來唱歌，演戲給我們看呢！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因爲現在你們軍人都守紀律，大姑娘不怕了，現在的軍人都努力打日本鬼子，大姑娘們佩服你們殺敵的勇氣……」他一面講一面好像在做戲。×傷兵同志也天真得實在可愛。

我們演了一家人話劇後，「破孩子」的又來了，他解說着：「……我們要待老百姓好，老百姓也會待我們好了……」

後來我們唱了京戲後，請傷兵同志自由參加，他們參加唱了京戲，跳舞……他們簡直忘記了自己瘡口的痛苦。

最後，是演「幻燈」，一面王監理員在旁邊解說，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內容都是關於前線士兵英勇抗戰的情形，及傷兵同志各種展覽品。

「現在各位來跟我喊三個口號好嗎？」

「好！」

「勞働婦女服務團萬歲！」

「守紀律的軍人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我們走出傷兵醫院，在路上，我們這種想：「……那兒的傷兵管理和教育都十分完全，尤其這位王先生，給負傷同志的影響太好了，能夠在負傷同志當中建立起信仰，每一句話都能使他們快樂的贊成。醫院里到處又弄得整整齊齊，真不錯啊！」

「假使全國各地的負傷同志們，都能得到這樣很有秩序的生活和有那末好的王監理員，對於抗戰是有莫大的幫助；這是和前方工作一樣的重要……」我們現在還是這樣想。

## 「女兵」變成「老百姓」

周文南

武漢撤退後，人們大部份都集中到長沙了。長沙依然是那樣的熱鬧，酒館，旅社仍舊是那樣的歌舞昇平；這些都不能安慰這羣流離失所的人們，因為他們的心都是充滿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各自忙着逃命。這情況一時在長沙醞釀着，我們將如何安慰這羣人們呢？！

這時候我們剛剛到長沙，看了這情形，我們就準備來一次宣傳，湊巧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師的音樂科發起歌詠突擊宣傳，目的是爲了武漢撤退後人心動搖，以這次的工作來給人們一個安慰，好！他們就是不邀請我們參加，我們也是願意下鄉宣傳宣傳的。

這次分配給我們的工作，是擔負附近鄉下的歌詠宣傳，這樣也好，到鄉下去，接受宣傳的民衆比較多，這工作也比較實際些。

天空中飄着牛毛似的雨，我們就心着下鄉去工作，恐怕會不容易召集很多的民衆，愁人的雨，牠還下得怪起勁兒的，一直就沒停過。但是我們不願意因雨天而放棄這工作。

「同志們！想個救急辦法呀！」

大家都齊口同聲地說：「把幾個同志裝扮老百姓，到人羣中去工作好嗎？」毫無疑問的，全體的意見是沒有不贊成的。好！開始動作了。

我，亞芬，秋谷，秀娟等帶着漫畫，宣傳品，往目的地出發。路上遇見兩個老百姓，我們老遠地就打招呼！嫂嫂！去唱歌啊！他們兩人只站在對着我們笑，等我們跑上去一瞧啊！嘿呀！才知道是自己人（是胡瑞英，任秀棠的化身）。我們也笑了，嘿！她們兩人裝扮的真像極了，就背影看的確像湖南女人，一雙大腳，黑黝黝的面孔，這樣的化裝，是我們工作上一個大幫助。

今天假使不採取這急救的辦法——女兵變老百姓，來的民衆一定很少的，因為天下雨，老百姓又不出來種田，都關在家裏，幸虧他們兩個在四週去活動了一個時間，人才陸陸續續的圍攏來。另一方面，再加上他們兩人也同樣地混在人羣間，放大了子來鼓動民衆們唱歌。我們向民衆解釋武漢撤退的意義，有她們兩人在人羣中回答，更使得民衆能接受這個宣傳。

雨越下越大，天也陰沉得可怕，人們也要回家了，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差不多做到了，我們也就收攤子了。任，胡兩位大姐姐，笑嘻嘻地走到我們一齊，我看他倆來了，忍不住笑，終於使我哈——哈的笑了幾聲。的確，今天的工作，他倆幫助了不少。

路滑溜溜的，我們的心，是非常高興。我們慶祝「女兵變老百姓」成功了；對了，民運工作的武器——深入到民間去。



# 第 二 階 段

# 見 面 禮

朱 幸 意

在一個浩劫——長沙大火——之前。

長沙的街上不再像以前那末熱鬧了，就是連左一包右一捆的一堆堆的逃難行列也稀少了。長沙市就像睡着了一樣。

開始作爲服務團的一個份子，在傍晚的時候跟團長搭上了十九分監部的大卡車，離開了長沙市，沿着公路到離長沙三十里的總部駐在地——大托鋪去。

到大托鋪天已黑了，聽說從公路走進去還有好幾里路，我又帶着兩件行李，因此決定團長先進去，然後派伙子來接。

這天晚上大概是歷曆十幾的樣子，因此雖然天空蓋滿了層層的雲塊，但鄉村中的「大路」還是清楚地呈顯着灰白色的軀幹躺在眼前。那時汽車已開回去了，祇剩下我一個孤零零的坐在田埂上；初冬的夜特別的靜穆，也特別的寒冷，風簫簫地從田野上吹過來，禁不住打幾個寒噤。

時間一點一點的爬過去——可怕的慢！但也就是這樣子等待了半個鐘點，心里老在想，現在團長該已到了家吧？伙子該已走出門口了吧？但是等呀等的又快等了半個鐘點，還不見

有一個人走近來，這可糟了糕！也許伙子們走錯路了吧？想自己找去，但看看身邊的兩件行李，一個人絕對沒有辦法可以拿。後來一想，想出一個辦法來了：先肩起一個鋪蓋走二三十步，放下，再回過來肩起那個皮箱走四五十步；再回頭肩起那個鋪蓋走幾十步……就這樣一來一往肩了好些時候。但一路上還提心吊膽的，看看有沒有叉道，別走錯了路，萬一走錯了，那就永遠也碰不到來接我的伙子了。

這樣肩呀肩的肩了好多時候，終於到了一個林子，又道多起來，簡直不曉得向那一條路走才是對，祇得歇下來，但是接我的伙子還是老不見來，而人却非常疲倦，想想這時候該近午夜了吧？知道伙子來接的希望是沒有了；但又怎麼辦呢？打開老百姓的家借住一夜嗎？又不願意驚醒人家的好夢，同時又因為不明白什麼會事，有點不甘心！徬徨猶豫了好多時候，終於決定將行李搬到一個老百姓家的門口之後，就大胆地空身走出林子，想去找一找，找到之後再回來搬行李。可是一出林子又不知道該向那裏去找，向那一個方向走呢？

不管它！隨便揀了一條路找過去。

這時候，月亮爬出來了，風却並不再是惶惶地吹了，而變成一匹狂勁的野馬，在田野上，在天空中瘋狂地叫嘯着，把樹葉顛弄得大聲地號叫着。我把身上的棉大衣裹得緊一點，還是無目的地走着。這時偶然抬起頭來看看天，月亮慘白而陰冷冷地掛在上面，但是——忽然

看見一根軍用電話線低低地橫在前面，腦子裏一動：服務團不也有軍用電話嗎？假如按着這根電線去找，也許會找到吧？於是就興奮地沿着那根電線追尋過去。拐了好幾個灣，電線一直拖長着；接着那根電線又跨越過了一條小溪，摸着石橋過去，忽然電線再也看不見了。

不相信，找！費了好大的勁，找到了！原來電線跨越過小沼之後，就被嵌在草堆和矮樹叢中，再沿着它向前摸；最後，終於找到一個林子，電線不見了，滿心以爲已到了目的地，但是這時整個的村子都睡着得很甜，走遍村前村後，都是沉寂寂的要問無處問，又不敢冒昧敲門——哦，謝天謝地！終於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找到了一個士兵孤寂地在那裏慢慢的用稻草燃着火取暖，我起先以爲一定是總部的士兵，但是一問，才知道還是今天才來的保安團士兵，一共祇四個人，現在剛巧輪到他值班。問他知不知道十九集團軍總部在那裏，他說不知道；問他有沒有看見女兵，在什麼地方，他說不知道！

沒有辦法，怏怏的退出林子，沿着原路回到放行李的地方，行李固然無恙，但走了半天，還是得不到要領，心裏實在有些不痛快！

休息了一下，人雖然疲倦，可是風大得可怕，要靜靜地坐着實在有點抵不住，同時心裏又實在有點不甘心，就這樣等天亮嗎？天亮之後又怎樣？不行！不到黃河心不死，一定還得去找我看！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突然想起來了，剛才半路上的時候曾經看見有兩位穿得很整齊的官長向一個低坡上去，現在上那兒去找一找看！

打起精神，再走出林子，循着原來的那條路找過去，嘿！又走到一根電線！跟着那根電線走上一個低坡，看見前面孤零零的立着一座房子，四周圍着矮矮的樹叢，將要斜西的月光照射在上面，真覺得有點陰森森的！走到它面前，轉了半個圈子，找到了一個進口的地方，一進去看見大門緊閉着，心裏就微微的感到一陣失望，再仔細看一看，就看見在這個孤零零的房子底門前，放着一塊黑板，走近去一看，噲！有了！黑板上還有些模模糊糊的字，寫着什麼部份駐在什麼地方，什麼部份駐在什麼地方，抹一抹眼睛，看一看，最後看到服務團駐在大塘角；雖然不知大塘角在什麼地方，這樣深夜也無法去找，可是一晚的東轉西轉總算獲得了部份的成績，也寬了一寬心。

決定暫時回到放行李的地方去，等天亮後再找老百姓挑了行李找大塘角去。回到那個村子，月亮已經西斜了，但是風的勁兒依舊那末大，斜依在老百姓家的簷下，既疲倦又冷得厲害，但又沒有地方可以避風。最後終於是疲倦戰勝了寒冷，迷迷糊糊的有睡去的模樣。可是倒沒有「睡得甜甜」的，每七八分鐘一定會給大風攪樹的聲音驚醒來，醒來時候覺得更冷，

就再縮得緊一點，啊！真是上好的滋味！

托天老爺的福，長夜終算走到盡頭了，阿彌陀佛！天一點點在發亮，月光跟星星都給隱蔽掉了，站起來挺挺腰，簡直有點躊躇滿志的樣子。這時候，老百姓家裏也有聲音了。

一個老百姓走出來，我馬上像獲得至上寶貝一樣的迎上去，把我要去的地方告訴了他，可是他也是剛從長沙作爲難民來這裏的，因此大塘角大塘角的弄了半天還不明白，幸虧遇到另一個老百姓才解決了去大塘角的途徑。

問一問還有多少路？五里！怪不得！

那位老百姓挑了行李領着我拐了十七八個大灣，遠遠的看得見了，同志們剛起身，在門外面洗臉漱口，等走近的時候，有幾個叫了起來：「小舅也來了！」

到這時候才弄清楚，原來團長回到團部，知道路不好走，特別告訴伙子把我接到副官處權住一夜，第二天再上服務團。冤枉！伙子們送給我這樣一個見面禮——特別的露營！

據說進服務團的人開始時都得露天走一夜，以前團體剛成立來總部時，十幾里路就走了

## 轉移陣地

郭立言

副官處的命令來於夕陽西下的傍晚，同志們整理了背包乾糧袋，抬起笨重的行李。這時黑暗已經拉上了，大家在這生疏的田邊小徑上蠕動着。前面有我們總務老爺（柳秀娟）推着貨車的響聲。再向前望去，有一閃一閃的光芒，這是馬燈。

行李重壓住我們的身體，重壓住我們的心，這重量在擺佈着整個身子，倆人一時向東倒，一時向西歪，真有點不耐煩，我恨透了，自己扛起行李直向前衝。

在公路上我等着同志們，可是還沒來，難道走錯了路嗎？這時看見那邊路上一行人抬着東西來了，可不！正是我們的同志。再一直走去兩里多路，到了車站，看見我們的朋友——軍樂隊的同志，醫務所也在那兒。長沙的難民，顯得可憐的樣子，也是一堆堆的擠在這車站上。望望長沙那個方向，只是一片紅光，越來越猛烈，可怕的样子，真令人傷心。回頭來，軌道旁邊的傷兵，飢寒的躺着，我們的同志急忙放下了行李，背包；燒了大堆的柴，讓負傷同志來烤烤，又燒了一點水，同時去安慰安慰難民。

車，要等呀！坐在行李上或站立的同志，焦急的等着。幾個鐘頭，幾個鐘頭這樣的挨下去。深夜裏，不懂情理的秋風又是一陣陣的吹進那單薄的衣襟裏，大家的情緒，同樣是在忍

耐下不安的波動着；大家到四處找木柴，燃火取暖，四處都有一團團的人，中間是火，說話的聲音多了，這樣又支持了三點多鐘。天發白，車在那裏呀！恐怕敵機還會比火車早來點！

屈副官不知在什麼時候來的；站在我們旁邊高聲的向四週說：「本部各處要回原地的回原地，或在這附近找房子暫住一下。」

又是倆人一對倆人一對抬起了行李，走在一個洞口的地方，腿被兩塊石頭夾住，腳沾了泥水。我真恨不得哭，一時小孩氣出現在同志們面前，她們笑了，我又抬起行李搖晃的走着，貓脚老鼠似的，抬回去住的地方。

一覺醒來，敵機低低的在屋頂上擦過似的飛着。誰知道牠在大托羅的火車站已擲了炸彈？

我們全體去謁見總司令。從武漢退出起，幾月來總司令是在危險中指揮作戰，可是他那英勇苦幹的精神始終是站在第一線，賀勝橋圍困起我們更是掛心着總司令的安全，今天看見總司令魁梧健壯的雄姿，我們這一羣那能不快樂！

總司令像家長一樣的說着：

「我聽到你們在長江敵機威脅下的情形，使我不但就心你們的健康而且就心着你們的安



全。」說到這兒，他眼睛睜開，掃視我們臉上，問着：「大家身體好嗎？」總司令看到秦秋谷和徐秋春臉上有點白，馬上便問有痰嗎？說到我們以後的工作：「生活是農村中多，同時流動性也較大，因為抗戰已進入更艱苦階段。」

又說在衡陽，蔣夫人獎勵我們的能吃苦忍勞的精神，是社會上頭等婦女，同時要我們更努力去組織教育鄉間的婦女，使每個中國婦女都成爲頭等婦女，我們的國家成爲頭等國家；「所以你們應當不但保持原有的光榮，還要更努力以堅苦的態度來完成這工作。」

「現在，本部的路向尚未決定，你們先到醴陵，我要等前線這一戰得到相當段落才能和大家見面。」

昨晚的生活又來了，直等到晚上三點鐘火車才懶洋洋的帶着我們駛去，天一亮，火車就停在易家灣。現在鐵路、公路、車站真是充滿血腥氣，白天人們不敢接近它。我們剛纔在報亭子這地方停下，就有敵機在盤旋，過一下，聽見遠遠的地方有炸彈聲。

值日同志很會想辦法，在這個村莊裏，買了雞、芋頭，雖沒米，可是做的麵疙瘩，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不會吃這東西的湖南人，也要吃上三碗。

黑夜裏，車停停開開直到黎明才到達醴陵，一夜的露水將我們的衣服變成濕了。

醴陵還相當熱鬧，這兒也不常來敵機。拍了行李，急忙趕到元培鋪。（醴陵南十五里）整整一天，三個押公物、等公物、等東西的同志不見來此，同時今天正有敵機去醴陵火車站轟炸，這使得團長和我們都非常焦急。

次晨，我們又到醴陵，下午到了泗汾。這三位同志已先到此，找好房子。一切都替大家預備好了，這兒給我們的印象很好。第一、房子整齊清潔。（大都住祠堂）第二、這兒老百姓都很勤勞。第三、男女不隔閡。第四、青年婦女很多，並都受過相當教育。第五、壯丁不避兵役，並能自動踴躍從軍。直到現在，泗汾的一切，都深刻的印在每個同志的腦海裏。到現在，泗汾的婦女，和我們仍然還通訊着。

## 工作上獲得了兩個新同志

朱淑芳

全體同志在忙碌着，都是爲着今天演戲的工作。時間到了，可是那個大場子上，只有附近的二三十個老百姓等着看戲，他們問我們：「女兵，天已晚了，爲甚麼還不開始做戲呀？」我們回答他們，因爲人太少了。這時當中跑出來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帶着一副慈祥的面孔對我們說：「女兵，我跟你們想個方法，到鄉下去借個鑼來滿城一打，包你有人來看戲。」對呀！他這句話倒提醒了我們，於是馬上依照這方法去實行，不到一會兒三五個八九個的人都往空場子里走，忽然聽見「噠……噠……噠……吟……」這聲音漸漸的由遠而近了。噢！甚麼聲音呀，老百姓很驚慌的往後張望；喔！原來是我們的軍樂隊來了，經過這樣號召，全城的民衆半點鐘的工夫，到了兩千以上的人。游藝開始，台下是聽不見一點聲音的，他們都一眼不變的在看戲呢！

我們的計劃是演兩天戲，因爲當地的要求，還繼續演了一天。此地民衆看過我們的話劇，受過我們很深的影響，並且還獲得了很深的信仰。當時，就有兩位當地的女同志沈潛林曼萍來見我們團長，一定要求參加我們團體。我們知道是受了我們工作的感動。團長是不肯冒昧答應的；因此把我們團體的條件告訴他倆：一、要很堅決的工作，二、最重要能夠吃苦耐

勞，三、能夠犧牲自己一切服從團體。他們都誠懇的接受了，並且填寫志願書的手續都可以。可是團長還沒有肯定答應，那兩位同志非常難受，甚至於急得要流淚的樣子。照這情形看來，他們一定是很堅決的願意離開家庭出來為國家服務，我們同志看見有這樣的熱忱和堅決，我們也很歡迎他們來，終於團長滿足了他們兩人的志願，答應他們參加。她們兩人馬上回去收拾行李，同我們一起回泗汾。

## 雁 台

郭立言

民衆和我們的感情，一天天由生疏而變爲親切。

到醴陵應着軍隊和老百姓的要求，演了三天戲，使整個城市在死寂之下而活躍起來；血腥的青年學生從此就開始爭取他們的工作，女學生更爲感動，有願離開家庭隨我們工作，過着流動吃苦的生活。

看着路牌：碧紗嶺、嘴上、快活嶺、五里墩這樣五分一角二角（公路汽車的價目）的走了四十里地，在歌聲歡樂中到了團部——泗汾何家壠，壯丁婦女同樣的用了清脆響亮的嗓子發出『望着妳們，今天才回來』。我們也很親切的回答他們的話，互相之間如同父子兄弟姊妹一樣。

來了一個電令：『總座諭：命我們即赴前方工作。』我們一方面高興，可是這兒使我們抱了無限敬意的民衆精神是太可寶貴了，同時我們的感情又是那樣來得親切。

團長時刻想着的是要怎樣使我們的工作能夠發展開來，鍛鍊我們的獨立性，於是在急於要出發前夜之前，將不特長於戲劇的八個同志，加上兩位指導員留此，並指定了工作範圍：

戰地二年

（組織婦女會，兒童團，本部軍人家屬子弟學校，推動附近小學組織兒童團，指導他們的工作。）

正在進行組織中，每個單位分配好負責人，用突擊的精神，無形中互相間在競賽了。由於工作的緊張，生活也就更有條理，時間我們也是牢牢的把握了。

民衆診療所在指導員之下成立後，每天有病的民衆是陸續不斷的來到這兒，我們常抓緊這機會教育民衆；他們常拿了自己的出產品（紅薯）送來，在這種情形下，只要我們有辦法，他是可以幫助你很多工作的。

九天來，我們的初步組織是成功了，同時也在培養幹部，大家的心，隨着這些組織擴大而更快樂了。第十天，雨不停的敲擊在大地上，清晨突然接到出發的命令，像箭一樣的射進我們的心，一面分配同志整理行李，一面又將這消息傳給我們的姊妹弟兄（工作單位），還有在特務營教歌的同志也喊回了。

婦女會所有的姊妹都來了，這時伙子已要挑行李走，可是，圍成團團的哭聲卻止不住。他們的熱忱，感動着我們；在細雨下紅着眼睛，依依不捨的送行。她們看見我們鞋扣壞了，背包袋上的線脫了，馬上拿了針線替我們縫。到了泗水城鎮，他們派代表去買鞭砲，蛋糕，豬耳朵（麵粉做的）。到我們上了汽車，他們放着鞭砲在流着眼淚說了幾句話：希望我們一

路小心，保重身體，努力工作，同時不要忘了她們。蛋糕等東西是給我們充飢的。

克服住自己的感情，鼓勵着她們努力工作，不要感到我們走了以後，沒有辦法，而更要鞏固這衰弱的婦女會，我們今後的工作在通信上可以聯繫，討論。

時間的倉促，只通知了婦女會。心中難受得很，可是更重要的一點，婦女會還不能單獨工作，這是由於幹部的關係，我們是對不起對我們熱望的婦女會。

汽車駛到醴陵，行李堆滿在火車站，留心來往的每掛車裏——分散去工作的同志們，眼睛望得出神，可是給我們是失望了。一個身體衰弱的新同志（由林處長介紹來的）不聲響的站在一邊，很沉靜的，似乎在回憶一件什麼事情，我們發覺她一個在那兒，恐怕她難過，於是去找尋說話的材料和她談天，可是在瘦削的小臉上看出她哭過了。

九點鐘了（下午），一條長長的火車又向這邊駛來，我們想該是這掛車了吧！車停了，在模糊中看到我們的同志。於是大家帮着抬車站上堆着的行李，在車裏邊又有我們的同志，這樣一節節的由火車窗戶裏將行李送進了車廂，秩序一點不混亂。我們知道前方來的同志沒有吃飯，又去燒飯，在車上，大家談論着工作，檢討缺點，說到開心的地方每個人都輕輕的笑了！

# 第三階段



## 元旦日——團拜

金敏玉

清晨起來，天是陰沉沉的。操場上又是很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就連平日聽慣了的「一，二，三，四，」的上操聲也沒有了，當然囉！今天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日，大家都在過新年呢！

今天我們總司令部舉行團拜禮，特務營同志一律穿着灰軍服和總司令賞的黑手套。現在三連人都集合在門口的草地上，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得非常精神，都是年輕力壯的青年，他們的服裝，動作都非常整齊。

草地前面本來是一塊亂七八糟的荒地，經過幾天來特務連同志，及伙子排同志，流了不少的汗，今天變成整齊幽靜的會場了。

不多一會兒，全總部的官長士兵都集合了，前面是帶白手套的官長們，後面是帶黑手套的士兵們，我們站在中間，我們穿的總司令在武漢時送的短大衣馬褲。有人說這是我們的禮服。的確，我們自己也承認這套衣服是很寶貴的，這套衣服正是在鷓公山回武漢撤退前才做好的，手上帶的黑手套當然也是總司令送的囉！

無論是官長是士兵，每個人的臉上都笑嘻嘻的，表示很高興的迎接新年。一會兒一立正

」的口令發出來了，軍樂隊也奏起歡迎的調子。我們的總司令出現在前面的司令台上了，很莊嚴的站在總理遺像下面，接着我們光輝的國旗在爆竹聲和軍樂聲中昇起了天空，我們全體都隆重的敬禮，四週是靜肅的。

全體官兵向總司令敬禮，這個禮和平常敬禮可不同，這個禮，因為總司令在過去的一年中，他辛苦了，在剛開始的這一年祝總司令身體健康。然後我們互相行三鞠躬禮。

總司令開始訓話，他希望我們在這一年中還要加倍努力，同時他說：「我把領袖在重慶的訓話來讀給你們聽，也等於領袖親自來訓話。」

我們立正着聽領袖的訓話，一面默默地祝福領袖的健康，同時要更努力地依照領袖的訓示去工作。

我記得在家的時候，頂多十幾個人在一塊吃東西，玩玩罷了！沒有一點意義；現在我們這羣失了家鄉的孩子們，很幸運的生長在這大時代中，幸運的能在前方的部隊中工作，幸運的能在這樣賢明的總司令的領導下工作，在今天我們不但聽到了總司令的訓話，而且還能聽到領袖的訓示，在一個嚴肅的部隊中間，在一個有力地捍衛着國家民族的部隊中間，竟然有我們這樣三十幾個女孩子參加在裏面，共同工作，共同生活，而且今天還共同慶祝新年的來臨，這是值得多麼驕傲的事啊！在慶祝元旦的中間，我有一個感想：過去未上前方的時

候，我們準備最多一星期，我們的腦袋就會保不住的，但是——真高興！到現在腦袋還在自己的腦子上，不但在額子上，而且還跟着全總部的官長士兵同志們在一起慶祝元旦，哈哈！這羣孩子在戰地上已過了兩個有價值有意義的新年了！

## 跟總司令拜年

鄭惠珍

「老師恭喜！恭喜！」我們剛進村莊，天真活潑的小弟弟小妹妹們便遠遠地跑了過來，說着就連連地在我們面前三鞠躬。喔嚨！忙死我們了，這邊又在向我們敬禮，那邊又在叫「老師恭喜恭喜！」弄得我們還禮都來不及，熱鬧透了，嶄新的姿態來迎接新年的愉快，這時全村的老表，老表嫂們差不多都出來了，也來向我們拜年，還說些什麼：

「老師高升呀！」

「老師到我們家裏去坐得，」（土話）

「老師到我們家裏去坐！」

宏英這孩子頂天真了，她怕我們被別人拉去，用了最大的勁兒把我們拉到她家裏去，她母親一見我們進去可忙了，連忙把招待唯一貴客的東西來招待我們，什麼蕃薯片呀！炒米糕呀！小餅，瓜子，甜酒等，硬叫我們吃，還說：

「老師你們辛苦，爲國家做事，又不要我個錢，教我個女兒讀書，真好啊！」這位表嫂用着誠懇的口語表示感謝我們。

「這是我們總司令好啊！他不但指揮前方十幾萬將士打日本鬼子來保護我們老百姓，他

還是一個頂愛護老百姓的好長官，他無論到那裏，總是派我們辦學校給小朋友讀書的，因為他希望你們老百姓都知道國家的事情，大家要幫助救國家，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國去，要你們來幫我們軍隊做事情，因為我們打仗完全靠軍隊打，老百姓不幫忙是不容易把日本鬼子打跑的。」

「是囉！總司令真好，我們現在能這樣太平過年都是靠總司令的福氣，望總司令身體康健，殺那個小日本鬼勝利吧！」她默默地禱告起來了！

「老師吃點東西，這都是我們的鄉下東西，不好吃的。」說着拚命把東西塞到我們手裏來，到弄得我不好意思起來。宏英匆匆地進來說：

「老師！他們都來了。」

「那末我們好走了，向總司令拜年去！」我們說着便告辭這位表嫂走了。我們一來就有他們的小隊長召集她們排隊，所以很早就排好了。

一連幾天的雨，地上非常泥濘不好走，同時天仍很陰沉，好像就要下雨的樣子，我叫小朋友把新鞋脫掉換上了舊鞋子，這副小隊伍在老表們，表嫂們熱烈的歡送下出發了。

天漸漸真不幫忙，走到半途嘩啦！嘩啦！的下大雨了，把小朋友的新衣都打濕了，小朋友急死了，尤其是幾個穿紅綠顏色花衣服的小妹妹們更急忙跑到民家去躲雨了，我看這陣雨

一時不會停，就同楚珍二人冒雨回家去拿我們的笠帽來給他們戴，等我們把笠帽取來時，有的小朋友把新衣服脫下來，好緊緊地拿在手裏，把褲腳管捲到膝蓋以上，可見他們是多麼愛惜新衣服呀！

在大雨淋漓下，五個民衆子弟學校的小朋友都會合在一起了，他們靜靜地聽着女兵老師講：

「對總司令拜年的禮節和隊伍在路上走都要有秩序，聽小隊長的口令……」小朋友都快樂地接受了。

在總司令住屋的園子裏，站着一百多個中國的主人翁，幾百只眼睛出神似的釘着那門裏看，空氣緊張了；他們好似在想：總司令究竟是怎樣的人呢？爲什麼大家都要這樣嚴肅的尊敬他呢？「立正」接着小隊長大聲地喊：

「向總司令和總司令夫人拜年，一鞠躬……」

總司令見這麼多小朋友冒雨來同他拜年，又見那小隊長叫口令做事都很老練，高興極了，那嚴肅的臉上，露着慈愛的微笑。對小朋友訓話了：

「要你們努力讀書，將來你們都是國家的主人翁，復興中華就靠你們長大起來担負，這個重大責任……」

總司令對這般窮苦的孩子希望很大，接着——嘴裏衝出了宏亮的歌曲，這歌聲好似在安慰總司令，他們是不會辜負總司令對他們的希望，同時也是在答謝總司令使這羣失學的孩子受到了戰時教育。

拜了年，唱了歌，小朋友很辛苦了，總司令給小朋友吃兩隻橘子，還有糖果，代替了舊風俗的壓歲錢，小朋友快樂地忘了身上的寒冷，興奮地笑了。

## 戰場上的大過年

李 平

二十七年，她隨着時代的潮流，完成了她一年的任務告別了，帶着勝利微笑的二十八年，開始把她的新生命，投擲在活躍的年青祖國的胸懷上，尤其是軍隊中的大過年，更是意義深刻。

在家時，最多也不過是全家的團聚，可是在這大集團的歡聚中，是多麼地偉大呢？這個大家庭的大過年，真是太有意義了。過去，都是互相不認識的，可是在今天，我們已成為很好的同志。

我們買了些新年的禮物，送到各連，並請全體官佐聚餐，同時還準備了一些小節目，講笑話，軍委會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二隊的歌，官長們的京戲。尤其是我們的教官——蔣科長，在掌聲如雷的歡迎中，他又唱出了拿手好戲——「黑頭」。蓋排長的青衣也是括括老叫，我們的潘科長也帶出他那慈祥的笑容來。

我們在這熱烈的大過年中，從歡樂的表示，就看出在戰爭中的快樂，尤其是青年，是沒有悲觀，沒有消沉的，因為我們是為正義，為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而打倒侵略者——日本軍閥，所以一切都在活躍地生長着，快樂着。



我們的駐紮地——禮步新村，可以說是新建縣最漂亮的村子，四週是青松的樹林；在山綠溪的中間，我們享受着抗敵戰場上的生活。

桌子一字式地，排列在大操場上，每個桌子，都放滿着酒菜。今天的菜也特別有味，因為是團體中的雙胞胎，柳秀娟，任秀棠二位大現身手，實在每次聚餐是少不了這兩位有名的大菜師傅。

給媽媽——我們的團長——敬酒了：好！首先從第一隊開始敬，第二隊，第三隊，第四隊敬好後，又由各省的代表敬，其實什麼是各省的分別呀！不過是想敬團長多吃一杯吧了。四隻眼，劉子芳同志，真滑稽，她想把團長敬醉，結果自己上了大當，醉得比什麼人都利害，還有尹卜駒醉得睡在草地上說：

「誰說我吃醉啦……噫！噫我沒有醉！沒有……」  
「噯！尹卜駒：你教我唱八百壯士好嗎？」  
「好！好的，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噫！你是誰呀，噫！我沒有醉啦！」

「噯！同志們！大家着哪！二位指導員開小差囉！」

「噯！不行！不行！酒還沒敬呢！」

同志們又把指導員找回敬了幾杯，安副官也算走了運，被我們包圍起來，吃了幾杯。

「喔！安副官跑了，同志們！追啊！」

使得安副官連頭不敢回，直跑了回去，跑了很遠遠回過頭來看呢！其實我們也沒追得那末遠。

我們團部過年，整整的熱鬧了一晚，結果團長沒有給我們灌醉，同志們倒醉了幾個，尤其是，尹卜駒，劉子芳，醉得頂利害，到睡時還止說着「團長是我們的媽媽，同志們！大家快來，還要敬幾杯。」

團長聽到了這話，紅紅的臉，帶着歡悅的笑，並說着：「劉子芳再來敬幾杯呀！」

在平時，團長不許我們多吃酒的，因為我們有時要演戲，唱歌，恐怕把嗓子給弄壞了，今天是不同囉！盡量地的喝，因為是過年，所以媽媽也叫孩子們，盡量地快樂一下，同是歡迎着新年的來臨，因此，特別地高興。

在沒有到戰地工作的時候，我的理想中：戰地工作不知是怎樣艱苦呢！並且在出發的時候以為是幾天就會死的；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團體中工作了二年，一切的見識，完全出於意料之外，也沒有死，只有比在家更平安，我們仍然是在玩強地工作着。

## 上前線的印象

金敏玉

「到前方去慰勞」這個消息，在未過新年之前就聽到團長從總司令那里得來的消息。總司令曾經對團長這樣講：

「過新年的幾天服務團要到前方去慰勞一下。」

昨天刮了一天的西北風，雪紛紛的下着。枯黃的草地的水都結冰了，就是我們的洗臉手巾也冰凍得像油條。

大家正拿着碗在吃飯，團長從外面進來說：

「準備馬上出發」。

車子是總司令部早已準備好的。車大人少，風又括得大，每個人的臉上都被西北風刮得一塊紫，一塊紅。大家都把大衣扣子扣得緊緊的，不讓一點風吹進去；連素日不喜歡戴的風帽，今天也戴上了。再加上紛紛的雪，佈滿了全身，真活像一個聖誕老人。哈哈！基督教里只有一個聖誕老人，我們這里却有這麼多！真是偉大啊，偉大！

吃了四個鐘點的西北風，總算到目的地——萬家埠七十九軍軍部。

前方的情形：和我們理想中完全不同，這並不是不好的不同，而是好的不同。凡是有部

險難禁的村子，不用問，很遠望過去就可以知道里面有隊伍，很多建築物就可使人明白的。比方：本來是破房子已成了新房子，不但已修理好，甚至把四圍的牆壁都漆上能改少目標底灰顏色。小路成了大路。原來沒有路的，也有了大路，還可開三輪卡車。他們的飯堂、操場、茅房、站崗的崗位、陰溝……等，一切都變成了新的。那種做法，並不像我們想象那樣簡單，他們本身是丘八，而做出來的東西，却像懂得藝術一樣做的，完全利用天然物資來建築很美麗的東西。把稻草當作瓦片，竹子當作木材；泥土、青草，搵得高高的，切得方方的，當作板凳。再放大些，就成了牀鋪。這些美麗而堅固的建築物，都是他們從火線作戰下來休息幾天中造成的。

尤其×××師，本來是××師，不久剛改爲××師。全師的官長，大半是十一師的老幹部。

幹部到底是幹部，做起事情來有些不同。影響給我們最深刻的是他們辦的洗澡堂，是弟兄們自己做的；在一個山凹里一間民房，改造了一個很美麗的戰場澡堂。把老百姓打稻子的大木桶作澡盆，底下開一個洞流水。他們洗的是優座，還有一個特座，是官長洗的，那是更美麗更好；外面一間是休息室，有火盆，一個一個竹牀，牀底下有弟兄們做的木履，士兵同志們經常有一班，輪流在澡堂里服務，分工合作，有的挑水，有的招待，工作都分配得很平

均，總使他們不會有意見。像他們這種造一個浴室，並沒有化多少錢；至多買些用具，柴火，其他都是人工。給人享用的時候，反覺得比一般普通的浴室還舒服，還來得講究。

他們辛苦了幾天，我們去享受，今天還是我們打衝鋒呢！「開門大吉利。」

弟兄們真能幹，他不但能在火線上爲千百萬死去的同胞復仇，爲民族的生存，爲國家的獨立自由而拚命衝鋒殺敵！可是在稍微休息幾天之間，還能做這麼好的浴室，供給全師人享受，弟兄們的精神多麼偉大啊！到一個地方總是改造得整整齊齊的。軍隊真有辦法，我們中華民國的軍隊，可以說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模範。

## 參觀士兵的小組會

周文甫

二十八年的元旦，修河前線舉行總攻擊，給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差不多各師部都獲得勝利。我們便奉命出發到南潯綫去慰勞，這次每個人都懷着一個希望——能夠看到勇敢的戰士們和二十八年的新氣象。

是個下雪後的晴天，陽光強烈地照在泥濘的路上。這天是我們到××師的第二天，因為昨天下雪後而大雨，把我們唯一的家產——背包和乾糧袋，統統打濕了。同志們都堆在屋子裏烤東西，團長笑嘻嘻地跑進來，兩隻烏黑的眼睛，直盯着我們說：「你們派幾個人去參加他們士兵的小組會。」我們聽了這消息，每人臉上都露出一種喜悅的樣子，有很多同志馬上丟下還沒有烤乾的東西，排好隊，由政治部楊主任領導着前去。

到那兒我們分成三小組，去參觀他們的小組會議，這是××師特務連第×排，開會室是他們的寢室，裏面弄得十分的整潔，今天的主席是由田排長擔任，政治部也派來一位指導員參加。討論的題目是如何禁賭，提綱分爲三項：一，賭博的壞處；二，賭博的原因；三，禁賭的方法。他們每次開小組會；各組所討論的題目是統一的。這樣使得每個士兵都能發言的。的確，他們的弟兄是進步了，講話的態度大方，口詞也十分清楚，所發表出來的言論，都是

井井有條，毫不紊亂。

一個士兵的意見：——我們要曉得賭博的壞處：一，破壞軍紀；二，有礙抗戰；三，思想墮落。賭博的原因：一，有了空閒的時間；二，貪財。禁賭的方法：一，希望有公共娛樂的場所，使得大家都注意到正常的娛樂上來。二，在一排裏若有賭博，人家應該可以互相勸告。還有一個弟兄也說得簡單扼要：——一，使得自己的精神痛苦，二，妨礙前途。主要的原因是知識不夠。禁止的方法：一，要明瞭自己的錢，是老百姓給我們的；二，隨時督促自己，不要忘了自己出來的任務；三，要多多研究學科。

從這兩個弟兄所發表的意見，可以知道咱們的弟兄，在抗戰中是進步了。而各部隊的政訓工作，慢慢地在加強，逐步地在改進，士兵們的政治認識，也慢慢地在提高。這正遵照着領袖的訓示：「政治重於軍事」。一步步的在實現呢！這是二十八年的新進步。也正是象徵着最後勝利是有希望的。我深信在長期抗戰中，我們的弟兄們，每一個都鍛鍊成爲堅強的戰鬥員！

## 戰場上的新市場

周文甫

公路上揚起了沙塵，兩旁的樹木都披上黃褐色的外衣，搖搖擺擺地向我們點着頭，對着，牠在慶祝南潯線的大捷，慶祝二十八年光明的元旦，更歡迎我們去修河前線慰勞將士。我們對她微微地笑了，表示我們感謝她的美意。

汽車急速地往前進，本來在前方作戰中，是不容易有汽車坐的，這次很闊氣的，能夠有汽車坐，真變成老爺了；也算我們的幸運。談到車子，那就要謝謝夏軍長，車子是他派送我們的。

一輛小汽車裏面，堆滿了人和行李，車的速度特別快，叮噠……叮噠的聲音，在車廂內不斷地發出，人坐在車裏東倒西歪的，但，大家的精神並沒被車的搖晃而疲倦，而個個都睜圓了眼睛望着窗外。窗外是模糊的一片，只看見電線桿子上貼滿了標語。當然囉！是歡迎我們的標語，這標語召示我們：目的地快到了。

車停了，車門口停着很多人，有的人拿着書報，有的掛着照相機，形形色色的，啊！他們是四十九軍的官長們，特地來迎接我們的，哎！我們這羣小兵，實在當不起這客氣。

初春的和風，吹在人身上是很舒服的，戰地的春風，更含有一種新的氣息。走了不到半



里路的光景，一種活躍的氛圍出現了，來往如梭的人，擁擠在黃黃禾草蓋的茅屋裏，雖然是松枝，稻草搭的房屋，遠遠地看去，那排列得可真整齊極了。肉啊！菜蔬啊！鞋囉！茶囉等日用物品，噫！怎麼這兒有這樣大的市場呢？一個問號在我腦中盤旋。接着，有一個官長說：

「！那時我們軍部到此，民衆都逃光了，沒有民衆，軍隊進行一切的事情都不方便，而且前方戰士的一切用品無法供給，在兩重需要下，戰地市場產生了。那時此地的難民很多，大半由永修、九江一帶流落到此地。給他們組織，參加生產工作，他們在戰地市場內做生意，一方面能維持生活，一方面使他們不致失業。」

我耳朵邊聽見這麼一段的話，剛才的疑問，被解除一半，使我認識駐此的軍隊，是個不平凡的，有組織的軍隊。

爲了我要澈底了解戰地市場的組織經過情形，所以我是到處在探詢，收集到很寶貴的資料，我願意把這『新的戰場上產生的戰地市場』的經過作爲一個輪廓刻劃出來。

## 組織經過的情形

前線往往是幾個村莊找不着民衆的，他們都怕軍隊避到深山裏去了，這對軍隊是個大的

損失。爲了使他們不害怕軍隊，就到附近的山中及各小村莊去宣傳，使民衆們回鄉從事生產工作，乘着這個便利，召集幾位比較有知識的保甲長，組織成一個農村合作社，全社的資本共五百元，暫由軍部先行墊出，在選定社址後，即用松枝、稻草搭成草房一百五十餘所，完全供遠處小販在此營業，因小販一天多似一天，因此範圍便擴大了，於是就改名爲「戰地市場」。

## 小販的來源

場內的小販，都是從九江、德安，永修等處的難民組織成的。後又增加了南昌、安義、奉新、高安。有各處遠來的小販，並且還有很多肩担的小販，因此市場日漸繁華，每天會集的男女小販不下六七百人，前方戰士的日用品，全靠這市場來供給。

## 小販的資本

場內的小販多數是難民，既然要做生意，他們的本錢就成問題。於是資本也由軍部借出（十元至五十元不等），要他們按期歸還。另外他們自己又組成割稻隊和洗衣隊，夜間派人牽領到後河陣地後方，去割取田中的剩稻。日間婦女到附近駐軍去洗衣服，所獲得的錢，用來

幫助自己生活之不足，及營業資本。照他們每日這樣的收縮，來担負七八口人的生活不成問題。這是每個小販的收入。統計全市場每日營業所得，約有七八百元左右。市場內銷路最大的是肉類、菜蔬、鞋、襪及日用物品。

### 市場內治安的維持

場內小販在裏面居住的很多，而人數複雜，恐怕有不良的份子潛伏在內。爲了避免這類事情發生，就按照保甲而組成，施行連坐法，十戶爲一甲，共二十五甲，設保長二人來負管理責任，在互相督促下，假如發現有形跡可疑者，先行報告糾查隊執行辦理。有回去或新來的小販，也要報告糾察隊備案。同時在場內有化裝的偵探好幾人，這是以嚴防漢奸的活動。每日早晚挨戶檢查一次，工作完畢的時候，施行訓練與精神講話，藉此提高他們的抗戰認識，堅定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

難民在軍隊領導下，有組織地參加戰地生產，這是對於抗戰莫大幫助的。我們希望更多的戰地市場產生，來解決前線抗戰將士們生活上的困難。

## 去 戰 壕

秦秋谷

### 一、去不去

靠西沉的陽光從鑲了金邊的雲朵中反射出光芒，遠遠地紫靄色的山頂露在樹叢背後，風搖擺着樹枝，在金黃色的天際閃爍；大地就在那金黃色的光芒下反映出暮色。一塊四圍是樹的草坪上，排列着非常整齊的一團由火線上開下來的弟兄們。他們坐在枯黃的草氈上，頭抬得高高的，向着他們親自利用高起的地形所搭成的戲台，一個個黝黑的臉上發着異樣的光彩，有的張着嘴，有的側着耳，鼓起他們瞄準敵人的銳利眼光，凝視一羣女兵所扮演在台上的角色，跟着台上喜怒哀樂的表情，他們臉上也對照出同樣的表情來。

天光漸漸地入了暮，台上的我們應了台下的要求繼續不斷地增加新的節目，台前也點燃起兩盞白熱的汽燈來；把演戲的時間從六點鐘又延長到八點鐘。因為受慰勞的部隊是以前的東北軍現在的一〇五師，所演的戲正是東北同胞七年來抗戰情緒的寫真；演得特別有勁，演的也更有勁了。

砲聲轟隆隆地像是晴天打迅雷，倒幫助了劇情的效果；又像是破洋鼓所敲出來的不規則的音響，越來越雜亂，一定是敵人望到這兒的汽燈光，猜不透到底什麼事，就拚命地一無的

放矢」！哈哈，我們的燈光也可以消耗盡敵的砲彈啊！

閉幕後經過一陣隊伍集合的騷動，隊伍就穿過松柏編成的牌坊，弟兄們在黑越越的小路上行進了。雄偉，嘹亮，合拍的歌聲同時離開了新闢的戰地劇場。

我們聽着遠去的歌聲，將台上的幕布拆下來，一幅幅的摺疊起來。

「今夜到底去不去戰壕啊？」施橫拉着了一幅幕布，她記起早上在師部所決定的問題又提了出來，很耽心去不成。

一看樣子，砲聲這麼緊，也許他們不會答應吧？一張荻秋也和施橫一樣不放心。

「不會的，我們一定要去。」正爬在一架梯子上拆着掛幕布的鉛線的鄭惠珍，聽了她們的談話立刻回過頭來說，樣子蠻倔強。

化裝室擠得轉不過身，剛下場的同志正在下裝。泥地中央的炭火正旺，屋角一條軍氈上堆了一大堆鮮紅的橘子，對着融融的火光格外紅得可愛了。那橘子是我們的總務組長柳秀娟和李平兩人，在演戲時抽空去會場外的小攤子上買來的，兩担贖下的橘子攤都給包買來了，再也買不到第三担，十元法幣換得的一堆橘子，靜靜地躺在那兒一個多鐘頭了。平時同志看到吃的東西一定會大家搶來吃，可是這堆橘子一個也沒有敢拿，爲了那是要送到前線去慰勞戰壕裏的將士的，只恐怕不夠多，那兒還會自己拿來吃？

「假使不去怎麼辦呢？」不知那一個歪了頭在換鞋子時說的：

「嗯，不管，不去也要去！」文南凸出圓眼珠做一個頑皮的鬼臉：

「橘子都買來了，那有不去之理？」

「去，到戰壕去，一定得去……」

「要去戰壕！……」

前台、後台、化妝室，到處都有同志們堅持着要去的聲音，沒有一個肯放鬆這個好機會的。我們這一羣女孩子雖然在戰線上工作了一年半了，可是戰壕到底怎樣的？士兵在戰壕裏的生活又怎樣的？聽說戰壕生活是緊張的，嚴肅的，但是耳聞不如目見，我們羨慕戰壕裏的生活，渴望着女孩子也有進戰壕去的一天；這次我們奉了總司令的命令到南潯線的前方來慰勞各部隊，我們的任務是：鼓勵士氣，加強作戰力量；於是我們這隊女兵從前線的後方活躍到前方來了。去戰壕的念頭既然已經轉了一年半，這次我們怎肯放過到戰壕去的機會？這是誰也不會這樣問的。

演戲用具幕布等物由師部派來的二個伙子挑回師部去了，我們自己已經決定好一定要去看一看戰壕，每人棉大衣口袋裏裝了二十五個橘子，要親自去送給每個拿着槍對準着敵人的戰士們。

## 二、我們勝利了

回到三一五旅部休息，盧旅長請我們吃稀飯，菜有好幾樣，其實肚子一點也不餓，我們急於要知道去不去的問題，坐在各自的席上等消息，心裏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我們的團長她先回旅部，在旅長室裏休息，她也和我們一樣急於想知道去與不去。旅長和王師長早上的意見一樣，他們十分歡迎我們去，我們的去無疑的會給戰壕裏的士兵新的興奮和鼓舞，但是他們又不放心我們去；不是真正的戰鬥員而上火線掛了彩下來是不值得的，這是他們不放心的理由。但我們不管這些，還是要求着去。

六三〇團團長從旅長室裏出來，一本正經地說：

『去不得，不能去啊！現在正在開火，並且打得很激烈，你們去是很危險的；旅長不好答應你們去冒這個險，以後有機會時再說吧！』

這幾句話消失了我們的笑容，撲滅了燃燒得烈火樣的希望心。亞芬眨了眨眼睛，嘟起她的小嘴，像受了欺侮似的低下頭，她憤和定堡輕輕地在咕嚕着什麼；蘭洲連說我們倒霉；同志們都垂頭喪氣。東西也吃不下，所有的興趣全被『不去』二字壓倒了。

陳副官主任這位中等身材的東北人，年紀大約四十左右，紅紅的長方的臉形，小而明亮

的眼睛，一道濃密的眉毛。從談話中可察覺他是位十分爽直和坦白的同志，對人講話總是那麼謙和的。他看我們那種失望的神情，一種同情的又似長兄般慈愛心，表現在他濃密的眉梢，他立刻跑到旅長室去了。

一陣笑聲從旅長室傳出來，我們也面面相覷着，相互間會意地笑了起來，相信陳主任的進去一定會帶着我們新的希望的；接着又聽到打電話聲，像是和前方接洽我們去的事。十之八九是成功的了，我們又高興得跳了起來。

「你們真的不怕嗎？」陳主任忽地站在我們面前說。

「不怕！」我們一致回答。

「好，剛才旅長已經答應了，不過你們要很小心才行，現在你們放心吃東西，把肚子吃飽了，我們就前進！我陪你們同去，好吧！」

他的話打破了原有的沉靜，這間破舊的民房起了一陣激動的輕微的喧嘩，笑聲，說話聲，移動碗筷聲鬧成一片，勝利的光輝顯現在每個笑臉上。

出發前，團長叫我們集合在旅部門口，向旅長和各位官長敬禮致謝，感激盧旅長的好意還向我們訓話：「進戰壕時不要講話，不要揷手電，發現了目標就很討厭的……」他對我們這羣堅強的女孩子沒有辦法，不放心，又不得不允許我們的要求，簡直叫他有點傷腦筋。他的



訓話我們自然聽從，爲了表示激憤，我們又敬了一個禮！

### 三、前進

天空和大地完全在黑暗籠罩中，尤其剛離開光明時，更覺得黑暗威脅着，但這時我們却歡迎黑夜。我們知道軍隊的調動是在黑夜，戰場上劇烈的戰鬥也往往是在黑夜，黎明的到來也是黑夜之後，我們到戰壕去也要藉着黑夜啊！在黑暗中我們一個緊跟着一個，不快也不慢的便步行進着，抱着興奮得不可形容的心情走上戰場去！在黑暗裏走久了，眼光也會漸漸明亮起來的，模糊地辨別得出路的形狀來；不過路的高低還是難分的，所以我們把腳提得特別高，深恐被石塊絆倒，但這纔走法常常落了空，很是吃力，這倒不管，就是再吃力些也在所不辭的。一路上陳主任和團長談着部隊中的政治，作問題，和第三團抗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同志們很少說話，都在憧憬着戰場裏的一切。我心裏像搗着什麼鬼，腦海里演着一幕幕戰爭電影，而自身却像電影中的人物；耳邊響着斷斷續續的砲聲，於是一幕炮彈爆發的銀幕又彷彿在我的眼前掠過。

在一個山崗上，陳主任指着一個大洞給我們看。這是敵方打過來砲彈的痕跡，洞的範圍不大，直徑祇不過二米突，彈片已經收掉了；一個同去的士兵說：「現在敵人打過來的多半

是這種七米煙五口徑的砲彈。是的敵人已經沒有能力用大砲彈了，再打下去連這樣的砲彈也會打不起。我們繼續前進，在山頂上發現西北角的紅光，將那邊的山照得非常明顯，山下的火似乎燒得很大，一定又是敵人在燒民房了，以殺人放火來取樂原是強盜的行爲，我咬著牙仇視那個方向，這個莫大的仇恨總會得到報復的結果的。

下了山進入一個林叢，還有小溪在流，遠遠的望得見豆火樣的燈光，我們就是對準着那光走去，漸漸靠近了山腳，隱約又看到一座高大的房屋；近了，原來是一座古老的寺院，六二九團團部駐在這個通安寺里，我們跨進寺門，好像進入了聖地似的，高高的房子，靜得沒有一點聲息，真儼然是個佛堂啊！聽說寺里有五個和尚，這時早已入睡了。六二九團于團長住在方丈室里，是方丈自願讓給抗戰軍人的。

這時我們的腿雖然跑得很酸，可是我們都不願休息，大家都擁在十團長的房間里去聽神祕的故事似的。他的牆上掛着軍用地圖，床邊牆上抄錄了最高領袖的訓詞。桌上除了公文和宗卷還有戰壕生活旬刊，這是師部政治部編的，是他們自己的讀物；于團長一定很會寫文章，旬刊上每期都有他的大作，真不愧是位能文善戰的現代軍人。他是瀋陽人，高高的個子，說起話來也是不脫東北人的乾脆直爽的性格。問到現在的戰況怎樣，他的回答說是很沉寂，永修失陷後二月多來沒有正式作戰，只是隔河砲戰，晚上較白天激烈，我方發現敵人的動

靜就放槍。說起士兵的疾病來時，一道陰影擦過于團長的臉部，可是馬上又浮起了笑容。他說：

「現在好得多了，不過因爲住在地下室的關係，濕氣很重，皮膚病患的較多，瘡疾病次之。從前在香山作戰時，病死的士兵竟佔四分之一。士兵最怕的是病，病倒了就不能作戰；但那時的病簡直無法避免，每個槍座左右的屍體累累，打得劇烈時那有時間來收屍？炊事兵半夜里就從十來里外送飯進戰壕，飯和菜當然是冷的，等你盛好一碗飯放在手邊，白飯就馬上變成黑飯，吮吸屍體的蒼蠅立刻就停滿在飯上了，這樣的環境怎使人不生病呢？那時每個官兵都會病過。藥品缺乏是最困難的事，師部每人每月發藥費一角，這些錢是無論如何不夠用的，光是金雞納霜丸就要七八分錢一粒，後來我提議所有的官長都省下十分之一的餉來捐助醫藥費，一方面又可促進官兵的感情，再加上團部的公費，買了四百多元藥品；一直到現在藥品仍舊可不用發愁。」說到這里他又笑了，從這件事上可見得他是怎樣的愛護士兵了。

通安寺離火線祇有二里，因爲寺前有一座高山成了天然的屏障，所以敵方的砲彈絕對打不到，那怕前面是十二分劇烈的砲戰，寺內終能保持無恙。

#### 四、到第一線

團長打電話給第一營奇營長，叫他來團部和我們同去戰場，營部至團部只有半里，奇營長不到一刻鐘就來了。陳主任的意思叫我們再休息一下，但我們急於要去，這時已經十一點半了。

團長、霍團附、奇營長也都親自帶我們前去，路上比由旅部出發時更嚴肅了，不講話，不打燈，就是我們團長和他們講話也是很低的。路過營部，那是原始的建築，三角形篷頂的草房，整齊地排列在樹蔭下，直像傳說中的古時兵營，約模有十多間，裏面還有火光，光是更近了前綫。砲聲也越近了，再前進時更聽到槍聲了，越聽越清晰。

「拍拉……噓……」，我們已經進入戰場啦！只聽得子彈出膛和子彈飛過射程的聲音，緊密得像連珠砲一樣，我們的心情也更緊張了起來。

「下戰場了。」團長忽然輕聲地告訴我們，我們就一個接着一個跳下了交通壕。戰場的高度相等我們的肩胛，假使是白天便要匍匐着前進，夜晚可以坦然伸直腰幹往前走，還可以觀看四野的夜景，戰場是平滑潔淨，但是不大寬，只准一個人通行，我們的大衣袋因為裝滿了橘子，所以老是碰着兩旁泥壁。轉灣抹角，把方向也走糊塗了，好在前面有官長們帶路，可以不必耽心。

我們順着交通壕的泥階一級一級的下去，奇營長把我和一部份同志帶到掩蔽部去參觀，

我們分成好幾處由每個官長帶去。掩蔽部就是士兵休息的地方，在地窖里面；每座掩蔽部可容納十人左右，換防下來休息的士兵在燭火旁讀着戰壕生活，步兵操典等，看我們進去都立正了起來。

「同志們，你們辛苦了，我們這次到前方來演戲慰勞各部隊，可是你們在戰壕裏看不到我們的戲，所以今晚乘這個機會來看看各位，這幾個橘子表示我們一點尊敬你們的心意。」我們邊說邊把大衣袋里的橘子塞入戰士們的手裏。

「那兒哪？打日本鬼子是我們的責任，說不上什麼辛苦，你們老遠來慰勞我們真不敢當啊！」

一枝臘燭點在牆上一個長方形的窟窿上，既省地位又可以使光不致漏出戰壕外；雖然在不亮的燈光中可以看得到整齊的內務，軍毯摺得箱子一樣的有稜角，槍並排在牆旁。理想中的戰壕以爲是一定亂七八糟的，可是恰恰相反，他們的內務比後方有房子住的地方還整齊，建築得更適宜於軍人簡單樸素的條件。

我們輕言細語地對他們說着慰勉的話，比對親人還要親熱幾倍；戰士們感動地接受我們的禮物和慰勉的話，對我們冒險去戰壕的女孩子，他們眼珠兒驚奇地閃着炯炯然的光，從來沒有一個女孩子到戰壕里去看過他們啊！我們離開掩蔽部時，他們戀戀地送我們到門口，我

們又輕聲的加上幾句：「下回再來看看你們！」

「我們在打回老家去的東北再見面。」

「我們是決不放過敵人的。」我聽到這樣沉重的回答：

一位機槍連的耿連長領我們去參觀機槍掩體，就是機關槍向一個方洞口射擊時有一座可以安放架子的地洞里。這個掩體的地位正傍着修河，從洞口望出去，看得見白白的一條修河的水和對岸的樹林，這樹林深處就是敵人的所在。槍座旁邊的牆上有測量圖，用紅藍筆畫明射擊距離，這是耿連長親自畫的，每個槍手可以按着圖上的指示擊發敵人。

再參觀步槍掩體、和機槍不同了，以一個人站立的崗位爲依據，成爲門上的鑰匙洞形，槍托架在弧形的前端，前面也有一個方洞。

耿連長又把我們幾個人引到地下室裏；正方形的地下室正和上海的亭子間一個樣子，不過稍爲低些，進門更要低着頭下去。床、桌子、凳子樣樣齊全，桌上也放着許多書籍，好像這兒的帶兵的官長都是詩人和文學家似的，耿連長的日記描寫戰壕裏的工作和生活真美麗極了，可惜那日記不在手邊，不能把他介紹出來。他是保定人，在北平中學裏畢業，講起話來十足的北平味兒；講到他的認識比我們還要清楚；他自己每星期領導各排士兵開小組討論會，他說他們的一個老兵在後方去可以搵一個政工員，可見他們對於士兵政治教育的着重，也

可看出他們士兵的文化水準如何了。他還說：「我們在器械上抵不過敵人，在精神人力可以戰勝敵人百倍，我們要和他們以智力來奮鬥！」

他們這種學習的精神多麼值得我們學習啊！不但我們要跟他們學，我們應該將他們在戰壕中開小組會的自我教育精神，宣揚到全中國抗戰陣營中！

我們出來時，耿連長送給我們一個紀念品——一面日本指揮旗，在香山作戰時的戰利品。

由連長的地下室出來，跟着又到修河邊劉莊渡去參觀一件偉大的工程——一條蜿蜒曲折的竹筏浮橋，元旦晨弟兄們通過浮橋出擊修河北岸的敵人，把敵人打跑了幾里，現在對河也有我們的弟兄駐守着，敵人沒有敢進一步，只要他稍有動靜，戰士們就會「敬」他們一顆子彈，看到這座浮橋，奇營長告訴我們如下的故事：

「二十七年的除夕，一個工兵連的排長袁吉相奉了搭浮橋的命令，工作從十二時開始，直至元旦晨的五時，袁班長和他十幾位弟兄一息不懈的工作着。竹筏一曲一曲的由劉莊渡斜過對河去，漸漸地靠近了河邊，東方發了白，袁排長露着笑容向後看他一夜所建的功績，他看到浮橋的另一頭緊靠着南岸，前面這一頭馬上就要完成使命了，不久之後我們的弟兄就可以從這橋上衝鋒過來擊退修河北岸的敵人！這時敵人的大砲不斷地轟着，突然：「轟隆隆：

：「啊！一個七米半五口徑砲彈由敵方轟過來，不偏不斜正落在埋頭抬橋的袁排長身上，立刻身、手、頭都在殘酷的砲彈下分裂了，我們的勇士和他二個弟兄就這樣壯烈地陣亡了！可是他已完成了一件偉大的工程，浮橋已經和北岸啣接了起來。通過這浮橋，我們的戰士們衝過敵人的防線，造成元旦出擊的勝利」。

這個故事使我們流淚，也使我們興奮，因為對河也有弟兄，所以大家都搶着要過河去慰勞北岸的戰士們。可是霍團附，于團長和陳主任都不答應，因為這許多人過浮橋時，竹筏重吱吱的聲音很大，萬一敵方發覺，打幾個砲彈來決不是開玩笑的事；于團長不肯擔負這個重大責任。但是我們極誠懇的要過去慰問一下，結果還是奇營長答應了我們的團長帶兩個最小的同志文南和亞芬過去，奇營長和陳主任也同去，我們的橘子交給傳令兵帶到對河去，他拿不過這許多就用大衣角拉起來，陳主任在一旁不斷地說「她們禮小心重，你要向你們連長報告。」我們目送着團長帶着二個小同志踏上浮橋吱吱地過河去了，大個子們只得眼巴巴地羨慕年小的同志，自己只有在浮橋頭上踏了幾腳。

我們又去參觀戰壕裏的小廚房，大飯廳和會議廳。啊！長方的泥桌，長條的泥凳，凳上鋪着草，桌上蓋着門板；這個掩蔽部足有二丈來深，吃飯和開會都在這兒，並且還可以打乒乓球。這情形使我想起蘇聯影片「夏伯陽」中的戰壕來，那頂上也是又粗又堅樹條，記得夏



伯陽和他的同伴們在戰壕裏商討戰術的緊張情景，現在在我們抗敵的戰場上，我們的抗戰軍人也在這樣的戰壕裏商討對付敵人的戰術和自我教育的問題。我高興，又羨慕，呆在長桌旁邊半天不想離開。

我們偉大的革命戰場上的戰壕生活是快活的，嚴肅的，緊張的，中國軍人在抗日的戰鬥中進步了，成長了；誰再說軍人都是「老粗」，他們是建立新中國的實踐者，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前衛！

團長他們由北岸回來了，她們和最前哨的國防兵談了話，那哨兵是時刻警惕着防敵人偷爬過來。

團長顧慮到太累了，陪伴我們的官長們，就離開了戰壕，辭別了忠勇的官兵們，時間已是二點半，我們興奮得一點沒有睡意，願意永遠留在戰壕裏和士兵共同生活，但是目前又辦不到。依着原路出戰壕，槍砲聲從我們來的時候起一直沒有停止過，這時好像是歡送我們。對戰壕我們還是那麼留戀，不時回頭去看看剛才去過的地方，那神聖的民族解放的偉大戰場！我的耳邊還沉重地響着剛才一個戰士的話：

「我們是決不放過敵人的。」

## 過浮橋

李亞芬

「……是的，我們的槍聲，敵人的砲聲，戰士們的喊殺聲，造成了二十八年光明的元旦。」站在機關槍陣地右面的耿連長，他回答我們那天元旦的勝利，他講話真叫人感動，像做美麗的詩句一樣。我們是第一次到戰壕裏，也第一次聽到戰士們這樣美麗的話，所以更覺得高興！

站在右面的那位奇營長，他是帶我們來的。他叫我們從小口洞望出去，便看見修河了。我們像聽老師上課一樣，一個一個伸着頭去望了：洞外全是山草，樹葉，山脚下便是長長的白白的一條。奇營長告訴我們：「那白的，就是修河！」天天在報上看到修河前線是怎樣？怎樣？現在我們已到了真正的修河面前來了。

奇營長接着又告訴我們：「對河本來就是敵人，在元旦那天被我們奪來的。現在對河有一連弟兄守着，外面的機槍聲，步槍聲，就是對岸我們弟兄在向日本鬼子射擊！」

我們聽了營長上面一段話，心裏有些急起來，原來還有更接近敵人陣線的前哨線在前面。——一定要到前哨線去的——我們每個人的心里暗暗的存着這個大希望。並且，我們口袋

裏的橘子，只剩勞了一半。它也好像沒有完成責任，怪不舒服似的，好像在口袋裏催着我們

「去啊！去啊！」心裏越想越急。

後來官長們帶我們去修河邊看敵情的時候，河邊便是一頂浮橋。那時候，奇營長就講了一段寫完或這頂浮橋的工兵連第三排袁排長光榮犧牲的故事給我們聽。

聽完了這個英勇悲壯的故事，我們心裏的一大希望一再也忍耐不住了，它總要馬上跳出來一樣。同志們要求：「我們要渡過河去！」團長也同樣的熱心的要求着讓我們去對河樹營。官長們一聽馬上阻止我們，他們說。

「水很深，浮橋搭得又不牢，對河是很危險的，敵人要是有個……不允許，阻止……我們呢！要求，又要求，像個牛皮糖。」

「胡團長及同志們既然這樣勇敢一之要過河去，那末就讓他們去吧！」還是奇營長做了好人，他這樣向于團長要求，結果，到底我們勝利了；官長們商量的結果：可以是可以的，要少去幾個，大家個個都要去，這可困難了！那時，也算我和文南運氣好，剛也站在媽媽面前。

「好！亞芬，文南和我三人去吧！」媽媽說。

其餘的同志們大大的失望，她們當然是不高興的囉！

「只帶小的去呀！那我們大的呢？」那四大金剛老二陳爾湘提出抗議來了：

……

的確，人是不能多去，第一、退下來不容易，第二、浮橋上的聲音太響了，給敵人聽見了就麻煩。同志們只好把她們口袋裏的橘子交了一半給我們帶去！

「噤哩格噤！噤哩格噤……」浮橋的聲音有節奏似的響了；隨便你踏得輕又輕，竹竿和木板的互擊聲音仍舊會響的！

陳主任在旁邊叮囑似的講：

「喂！咱們走得輕些，情願慢些走好了。」

不一會兒我踏着一塊木板，木板一巧一拍搭——響踏了一腳河水，陳主任又講話了：

「輕些，輕些，不要給敵人聽到了，……咱們之間的距離遠一些……」

耳邊又響着機槍聲，步槍聲，我們的生命在動搖中，我們的心是快樂的，興奮的。小心的走着，「不要跌下去了！」自己告訴自己。半夜了，我們盼望着月亮快些出來吧！走着，走着，偷偷的走着，灣灣曲曲的浮橋不是容易走的啊！大概五分鐘的光景，終於偷偷地渡過了偉大的浮橋。

營長這樣介紹：

走過一段沙灘，前面便是山腳了，劉連長早已有電話通知吧！他已等着迎接我們了。奇

「這位是胡團長，和這兩位女同志，特別來慰勞我們的……。」

午夜的天空，一片黑暗。在大地上走着的我們，看不出自己的行動，也看不出對方的臉，只知道他是穿着領上有皮的一件棉大衣。

「胡團長這樣勇敢的精神，真是使人敬佩……」劉連長說。

一聽他講話，便知道他是北方人，是啊！營長告訴我們他是北方保定人。

這是前哨線了！當然，除了去連長掩蔽部去過後，我們更要到步哨線去的。我們給了連長三份之一的橘子，其餘我們要留着慰勞弟兄們的了。

那時，右翼比較緊張，不過敵人沒有開火，只在三個五個的偷過來，是擾亂的作用，媽媽便要求去右翼，請他領我們去步哨線看看。陳主任聽了要到右翼去的話，他彎着身子輕輕的跟媽媽講：

「團長，不是我不要你們去，你想萬一你們有一個同志受傷了，叫我怎麼交代上去呢？」

……

陳主任那麼天真直爽的態度，我們真歡喜他，文南和我聽了，要想笑出來，又不敢笑出

聲來。有什麼話講呢？又是我們勝利。今天我們也許定了一節節勝利一的運道了吧！

站在最前線放哨的哨兵，我們送了他不知多少橘子，請他再給別的在戰鬥中的弟兄，看見別的放哨同志，我們又走上去：

「同志，你辛苦了，送你兩個橘子！——他們也一定會說：

「那裏？這是我們軍人應有的責任，說不上辛苦，你們辛苦了，謝謝！謝謝！——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和他們多講話，只告訴他們：

「我們今天是代表前敵總部羅總司令來慰勞你們，我們的總司令是非常關心你們的。——槍聲，就在我們身旁發出去的，當然聲音很響，使靜靜的黑夜，倒也有些熱鬧，月亮也快要出來了，那時口袋裏的橘子，也只剩最後的幾個，口袋太小了，只能裝二十個橘子，弟兄們太多了，不夠分配。

一個站在土崗上的哨兵下來告訴營長：「在一個鐘頭以前，那邊發現兩個敵人……」

我們隨着他指點的地方去看：就在前面十幾步路草堆邊。文南用手推推我，我們心里是

在高興極了，我們已到離敵人這麼近的前線了。

奇營長對劉連長說：「今晚要防備好，現在敵人是擾亂我們，你們要準備明早拂曉的總反攻！」營長話剛講完，一種刺耳的聲音從敵方傳過來。

「敵人放槍了！」陳主任說。他們在戰場上已聽慣了，敵方的槍聲是什麼聲音，所以敵人一放槍，他們便能分別得出。

奇營長警惕的對我們說：「……是走吧！這是敵人的流彈！……」

時間是太急促了，我們只能依依不捨的離別這快樂的戰場！同時我們也不願太吵擾指揮作戰的千團長及各位官長，走吧！

月亮很光明的從雲朵里轉出來了，好像我們打了勝仗，光明來迎接我們一樣似的！

## 參觀觀觀立音閣的戰壕

施 楨

真快，到前方來已足足的一個月了，我們天天到各師各團演戲，天天行軍，雖然有點兒疲乏，可是看到前方將士那種刻苦的精神，無論在軍事技術上，政治修養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一現在的軍人不再是以前的老粗，現在的軍人不但能在前方作戰，並且到後方就可當個宣傳員。」這是三十幾天來在前線上看到的事實，這事實使我們再也不會覺得疲乏了。

各師部各團部，甚至營部都跑到了，今天決定了回家——總部。九十八師的葉參謀長幾次挽留我們，並且要我們到第一線參觀工事，我們就不得不再住一天，葉參謀長不怕辛苦地領我們到第一線去。

太陽含着微笑，放射着他那暖和的光輝，我們沿着南潯鐵路進發，路老是曲曲折折的，這條鐵路已經破壞了，到處高高低低灣灣曲曲，凸凹不平，因此走起來不大方便。

我們四大金剛真有一手；我是老四，馬馬虎虎，還可以趕得上老大，排尾的矮子可吃了四大金剛的虧，二步當作一步走，拚命的追，連領都不敢抬，汗像蚯蚓般的從帽邊上吊下來。



率師部經南尋鐵路到涂家埠有十五里路，雖然勇氣催着我們前進，因為我們性急，只覺得兩腳走得不快。

過河二里路便是涂家埠了，這條河約一里多寬，那座廣闊高大的鐵橋破壞得真不錯，翻了一個半身；我們不但破壞它，並且破壞之後還利用它，我們在上面再搭起木橋，比浮橋堅固得多呢？橋上的木板是利用對河街道上每家的店門板，做橋上的材料，所以看去很有趣，對岸一條長街全開了門。街上的老百姓全走完了，只有稀少的武裝同志放着哨，街道上打掃得挺乾淨，這就表現×××師的精神。

過橋二里路到了江村。在×××團休息片刻，朱團長親自帶領我們前線去，又走了幾里路便是破壞的鐵路，這就是第二線了。左旁是一條交通壕，有平射炮陣地，機關槍陣地，掩蔽部……前面是鐵絲網，由第二線再到第一線。防毒氣的肥皂缸，在交通壕內密密層層地佈置着。這次到戰壕來是白天，所以看得很清楚，上次在×××師是夜裏，不能看得如此真切。不過夜裏較靜，緊張，槍聲密，更有趣的可以偷到敵人陣地內去，白天呢？槍聲稀少，而白天到戰壕裏去的好處，是看到戰壕的一切建築和動態。今天可真正的看到敵人的「哨兵」了，沒有看到的同志，恐怕敵人發現目標，機在山坡上，微笑浮在臉上，兩手抓緊了望遠鏡，看得津津有味，我們只覺得興奮，並不恐怖。

上次上戰場每個同志的口袋裏裝滿了橘子，一人二十五個，見着前哨的弟兄們就每人送他幾個。這次上戰場連一個橘子都沒有帶，心里歉仄得很，怪不舒服的。

走到掩蔽部，一個穿着沾滿了沙塵的灰軍服，長着醬紅色的臉孔的弟兄，彎着背兩眼從槍座洞裏緊看着敵人的陣地。我們踏進門口先打他的招呼：

「喂！同志！你真辛苦了，你一個人守一挺重機關槍？」

「嘿！」眼睛釘住我們看，很奇怪的樣子。

「同志！你們好多時候調到後方去休息？」

「休息，我們不要休息，還是在這里痛快。鬼子偷過來打他幾下，不來我就做別的工作，前方並不苦，後方去真苦呢！咱們弟兄們是都不願離開這兒的。」

因為弟兄沒有正式打仗，我們就唱起歌來了，雄壯的歌聲，傳入他們的耳朵裏，弟兄們四面圍住了我們，我們唱得更起勁。還不見一點動靜，再唱吧！陸續地唱，拼命地唱，在歌聲中夾着拍……拍的槍聲，敵人來迎接我們了，如果再送來，那我們就不客氣了，也要去動一動手對付對付他們。

戰壕做得非常的堅固，都是用大樹建築的；不過修河岸上的樹木太少，不容易掩護。

參觀得很夠滿意，從原路回來。第一線的弟兄們都沒有看到我們的戲，他們特地開到四

里路的營部操場上，一定要我們演。真糟糕！道具——服裝啦！什麼都沒有帶，怎麼好演呢？可是弟兄們那種高度的熱情，我們也不能推却，只好買了一張大紅紙，剪了幾個太陽旗，也不用化妝，一個大節目：「反正——」。兩個小節目：「春天裏——」和「大觀東林寺——」，就在草坪上表演出來，舞台的佈置用了四條軍毯，前面二條做前幕，後面二條做屏風。因為觀眾們的情緒很緊張，所以演出的成效，超於尋常的成功。

美麗的晚霞貼在山頂上面，不知不覺我們今天走了三四十里路，回頭還有二十幾里，現在該回去了。在歸途中葉參謀長叫着：

——啊啲！上當，上當！你們真不錯！——

——喔！是的，參謀長今天大大的辛苦了！——陪着我們跑了六十多里路。

回到師部已經是午夜了。

## 總司令檢閱抗戰陣容

李

這是個非常寬闊的平原，本來有高低不平的土坡，但經過弟兄們總動員的剷除下，已成爲一個平坦而整潔的檢閱場。

雨後的晴天，沒有太陽的光耀照耀，只有春風微微地吹拂着原野。

檢閱場的正中央，有個檢閱台，是弟兄們利用泥土築成的，約有五六尺高。在台的四週圍，站滿了精神奮發的武裝同志。在這七千多人的成份中：有東北軍，廣東軍，湖南軍……這些軍隊在過去，都是各有各的性格，見解上也是各有不同的；可是在今天在事實上，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意志，都在統一指揮下，爲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而努力；團結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領導之下，向着抗戰建國的目標不斷地鬥爭。

弟兄們都興高彩烈地，排列成直線的隊伍，在每個人的臉上，歡樂的表情中，他們唱出了雄壯的歌聲，表示歡迎總司令的駕臨。

爲了檢閱，弟兄們天還沒亮，就動員了，我們正在好睡時，被叱咤嘩嘩的脚步聲，給鬧醒了，從窗裏往外看去：星光仍佈滿着天空，打了電筒一照，四點鐘快到了，有幾個同志，正在呼呼地好睡。

「同志們！快起來吧！四點鐘囉！」

「人家眼睛還沒有睜開呢！」

這是排尾第一名，最矮小的同志，帶着孩子氣的音調在說着。

「喔嚨！嘿！噫！大家看哪！李建華在表演小鬼崽子啦！」（人命販子中的一個角色）。這句話，引起了同志們的哄然大笑。

「政工隊的同志不知道起來沒有？」

「噢！怎麼還不起來呢？不是昨晚說的嗎？四點半鐘，到車站集合，接總司令。」

走到半路上，又有大批人馬迎面而來，一個個都是武裝齊整，雄糾糾地，有個弟兄，帶着山東口音說：

「我說：老王這是宣傳隊吧？」

「胡扯！她們是羅總部的婦女團，聽說她們還會唱戲哩！」

這是弟兄們進行中的議論。

東方現出了曙光，人們也隨着它的光輝而跳躍着。

第九預備師的張師長，騎着高頭駿馬，也趕到了車站，還有各師的師長，及四十九軍軍長，七十九軍軍長，軍樂隊都已到齊。遠遠地有一道白光，直射過來，這時大家向着白光。

集中全副精神看去。

「立正……」

雄壯宏亮的口令，從張師長的口中發出，接着是奏樂，從車中，走出了一位精明強幹的民衆英雄：我們的總司令。在他全副精神上看去，就可代表中華民族整個偉大的革命精神。

「各列都有……向前七步……跑步……走！」

啊呀！真是破天荒第一次看見：七千多人一個跑步，只有一個聲音。連橫隊的跑步，這樣整齊，真是不容易，真滑稽！軍樂隊同志也跑，跑着，跑着！撲通跌倒了一個，人家已到達目的地，而他却還在量着地皮。

「各位同志！今天能夠全師集合一起見面，機會是很好的。——總司令開始訓話說：『本師雖是個預備師，但歷史上，已有了幾次光榮的戰績，希望各位同志，本着過去的光榮戰績，更努力地爲本師爭光榮，大家不要存着一種，我們是預備師，……要知道，殺敵是爭先的，並且要和各師，作殺敵的競爭，看那一個師立功最多；並希望各位要抱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爲國家民族，報仇雪恨……』」

其次又講到：敵我的勝敗，二期抗戰新戰略的研究，及怎樣進行教育等重要問題，然後又講到各戰區的戰況分析。總司令向弟兄們說話時，舉的例子非常淺，如同什麼：

「家貧出孝子，世亂出忠臣」，一技高胆大。

尤其是講到打槍時。總司令立刻做出瞄準射擊的姿勢來，像這樣一面講，一面做的方法，最能引起眾人的注目。

總司令向弟兄們訓話後，又特地召集了第九預備師全體官佐講話。可見得總司令對部下，是多麼地關心，多麼地愛護！總司令今天真是太辛苦了，天還沒亮，就冒着寒風；前來檢閱，今天還要趕到四十九軍去。

「噠！噠！……時鐘已打了十一下！」

在這七千多人的檢閱中，我們得到了一種以前所想像不到的新見識，這新見識的來源，是根據了神聖的革命戰爭而產生的，忠臣也隨着時代的洪流一天更增多一天。奸賊賣國的漢奸走狗，一天天地被正義的浪濤完全衝到大海裏去。

## 不怕糊塗的大口只怕糊塗的心

陳蘭湘

下午，一絲一絲的細雨不穩定的飄着，我們二十個人和十一位軍樂隊同志，冒着細雨，走進了一個優美的公園。公園的兩面種滿了樹，一面靠水一面靠田，一條平坦的路在公園中通過，兩座含有寓意似的茅草八角亭子，立在公園的兩旁，那草地上雖然沒有美麗的鮮花，但那用石子砌成的大字「抗戰必勝」「建國成功」「努力殺敵」配上了綠草圍好的花邊，這更比花朵明耀得多了。這是在砲火中生長起來的一個戰場上的公園，是英勇的將士們用自己的手建築起來的，在我們經過的許多軍部、師部、旅部，團部都有這樣可愛的園地。這正告訴我們，民族革命的大戰場，是一個熱烈的愉快的美麗的園地。

走過了公園，到了三十三團的團部，兩個年青的婦女用鞭砲來歡迎我們，把我們真嚇了一跳，我們真是擔當不起。三十三團的團長和我們團長同姓——胡。他原來還是我們團長在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時的區隊長。有了這樣一層關係，所以胡團長就特別客氣起來。胡團長是湖北人，他穿了一身灰色的士兵軍服，中等身材，肥肥的個子，魁梧的體格，通紅的面孔，現着飽滿的精神，十足的一員鐵將。他在裏面聽見鞭砲聲，知道是人來了，笑着跑出來迎接。



客堂裏，四張大圓桌，擺滿了花生，瓜子，橘子，麻餅。胡團長的客氣是，想得特別週到，他找了幾個平昔體貼善講話的婦女來招待我們。她們奉了胡團長的命令，拼命的在叫我們吃，我們女兵的床——地鋪，也鋪好了。吃飯時，又是滿桌的菜，聽說還是前幾天，從幾十里外的安義縣買來的，照這情形看來，我們這些到前方來慰勞的人，反而是到前方來勞人了。但是胡團長這樣客氣的說：「今天妳家到這個地方來，滿辛苦了，貓（沒）得麼菜來招待妳家，對不起！妳家不要講客氣，多喫一點。」

在我們熱鬧的吃着，雨愈下愈大起來了。「胡團長，要是下這樣大的雨還演戲嗎？」一位同志看見這大雨，心裏焦急的站起來問。「當軍人的還怕雨嗎！只要你們能演，弟兄們一定能看！」團長是個很幽默的人，而且回答得堅決爽快，他說了這句話，大家興奮極了，每個人多吃了一碗多飯，加足今晚演戲的氣力。

平坦廣闊的大操場上，一個黃泥砌成的戲台，松葉，芭蕉葉點綴成一個美麗的場面。整齊廣大的操場，精緻美麗的戲台，這都是南潯線上每個部隊都具有的建築物。

雨漸漸的小了，胡團長和我們的團長笑嘻嘻的走到台前面來。團長向我們說：「現在開演的時候還早，先請胡團長帶你們去參觀他們的內務。」好！我們一個一個從戲台上跳下來，隊伍排好跟在胡團長後面走。團長忽然回過頭來說：「先請胡團長帶你們去參觀廁所。」

「啊！廁所！」大家都不約而同叫起來。這又髒又臭的廁所，怎麼也參觀了起來呢。縣長別是在開玩笑吧？可是前面的胡團長已經把我們帶到廁所的面前了。

一間稻草搭成的精巧的小茅屋，頂上裝了幾個稻草紮好的圓球，四週又開滿了小圓窗子。我們心裏想這等草房子，如果建立在上古時代，一定要成爲一座小皇宮呢！走進去，除了空氣有點刺鼻，地上沒有一點污泥和紙頭，那一塊一塊間隔齊整的板子也是乾乾淨淨的，看了這廁所，其他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走過了一條一條英勇的士兵修築成的大路，經過一個一個松樹枝搭成的牌坊，又看見那一間一間稻草搭的崗位棚排列在路邊，走進了士兵的寢室，那更是使人一陣的愉快和敬慕，「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充滿了室內的每一個角落，筲笠，拖鞋，毛巾，乾糧袋……在地上，在牆上，在床上，一律向右看齊，筆直的一條線。還有那最精彩的，是那稻草編成的草褥，又厚，又亮，又平，又滑，上面還有那藝術的圖案花朵。

這一切一切都告訴了我們，今日的革命軍人，不但是殺敵的勇士，並且是建國的健兒，在偉大的革命戰場上，一面消滅侵略的惡魔，一面建立起優美的新村莊。

戲台的前面，已經排好了一隊一隊的勇士，還有他們的第二條生命——步槍機關步，砲子彈，也全搬出來了。將要開幕時，突然，一陣大雨嘩拉嘩拉的下起來，觀眾被雨打得有

點蠕動了，胡團長很快的跑到台上，放開嗓子大聲的說：「總部的服務團代表總司令來看我們，真感激我們。我們是多麼高興，我們應該怎樣來感激總司令和服務團，現在雖然是下着大雨，但是我們革命軍人，是不怕雨不怕風的，怕雨怕風就是怕槍彈，能在風雨中掙扎的人，就是在槍林彈雨中鬥爭的勇士。今天我們就在這大雨中，表示我們抗戰的決心！表示我們被鬼子的決心，我們要一動也不動的來看戲，我們不怕糊塗的天，只怕糊塗的心！」說到最後一句，胡團長的嗓子都要叫破了。

雨，嘩嘩嘩嘩，一陣一陣的從台簷上落下來，落到胡團長的頭上，臉上，一直淋到兩肩濕透了全身。這位勇敢熱忱活潑青年軍人，鐵一般的硬漢。就在這大雨下領導着弟兄們看戲，台上的氣油燈聽了胡團長那語語懇懇的話，也興奮得呼呼的，放出極度的光亮來了。

雨愈下愈急，台上台下的情緒，也一幕一幕的高張起來，台前台後都漏了，那悲痛的仇恨的熱淚和雨水混成了一片，後臺化裝的油彩裏落滿了水，不能往臉上擦，服裝也一件一件的濕了。看戲的勇士們是變成一個一個落湯雞。但是，他們的眼光並沒有放過台上一點動作；他們的心，更沒有放鬆一點緊張的情緒。「東北一角」閉幕時，熱烈的掌聲，震動了稠密的；雨天，那嘩嘩嘩嘩的雨聲也全給掩沒了過去。

雨慢慢的小了，最後終於停了下來。這時我們的戲已快告結束，一個勤務兵，拿了一張

條子上來，大家一看「明天我們要開到前線去，請你們乘這雨停之時，再加一戲多給士兵鼓勵一下。」好，只要弟兄們愛看戲，我們不成問題。

鑼鼓噠七冬冬響了起來，戲臺上搬出了一個老戲。「放下你的鞭子」，這舊戲也受大大的歡迎。戲演到江湖老頭向觀眾討錢的時候，我們在臺下佈置好的同志，錢還沒有擲上來時，就看見坐在最前面的觀眾，胡團長和三十三團的官長，很快的從口袋內掏出一把一把的鈔票，往台上拋，那都是一張一張中央的一角新票子，這些新票子就如同飛機散傳單一般，撒滿了一戲台，老百姓和弟兄們却發出驚奇的眼光，在臺後的我們也偷偷的笑起來，怎麼這些官長們，把演戲竟認真起來！

閉幕時，把拾起來的錢，雙手奉還台下的胡團長和官長們，但他們竟這樣的客氣說：「送給你們買演戲的化妝品和服裝。」他們的深意我們簡直無法推却，當時把票子一數，二十九元四角，好大的一個數目，我們團長拿着那錢，當眾道謝，並向大家宣佈：——這錢要用來慰勞傷兵。

散會前，胡團長又跑到台上來，對弟兄們說：「弟兄們！今天我們在大雨中鬥爭過來了！我們是得到了愉快的勝利！這是我們到前線去殺鬼子的預兆！我們不要忘了，今天在大雨下看戲的意義，不要忘了，今天戲內給我們的教訓。」最後胡團長領導弟兄們，高聲的呼口

號——在聲浪的圍攻中散了會。

## 一羣小天使

曹自剛

我最初被分派到五里外一個村莊工作時候，每天總有一大羣衣衫襤褸，體格倒還健康的小朋友，在後面跟着，鬧得屋子裏做事的人們，都出來看女兵，連走不動的老太婆，也被她的小孩兒扶了來，用手遮太陽光線望我們。兩旁的視線；完全集中在我們幾個人身上。只要一停足，小朋友便把我們圍在當中，水洩不通的四面受困，真把我們當做把戲的人似的，一個個瞪着烏黑的眼睛望着。乘著這個機會，很快的便教會他們幾個歌：「爭取最後勝利與人人，都愛他一等，經過了幾天的接近唱歌談話，弄得倒非常親熱，就是叫看女兵的聲音，無形之中便消逝了，而加上一個大姑娘，大小姐普通名字。

首先的工作是調查戶口與發動清潔。調查戶口倒很快就可以結束；惟有發動清潔就比什麼工作都要困難。因為這地方的老百姓，沒有一家門口不是稻草牛糞堆着，有的地方幾乎連放腳的餘地都沒有；因此才決定利用兒童來推動這個工作，先把兒童登記，然後去與保長接洽，將在此開辦民衆子弟學校，校址桌凳等請他多多幫助我們。不料他竟會把這麼一套話告訴我：「這裏的小孩子，那兒來的時間到你們那裏去讀書；早晨放牛，白天檢柴，一天到晚簡直沒有空餘的時間。校址更找不到，以前辦學的地方都已駐有軍隊，桌凳被士兵搬去得一

張也沒有了。我們照舊把保長這些話，告訴小朋友，可是他們求知心切，都願自己帶桌子來，要求只要我們去教他們，無論如何每天至少可以抽出三點鐘來上課，校址不成問題，只要老師看得合意的，我們都會讓出來。話還未完，你也拉我也拉，各個都想辦在自己的家里。跟着他們找到了一間不很大的房子。

第二天到街上去買課本，跑遍了全城，一本也沒有買到，後來才想出一個辦法，自己用油印，結果：雖然沒有買來的那樣漂亮，抗戰的意義反比較豐富一點。開學了，徵求兒童的意見，每天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二時上課，總是不等我們去，他們老早就在校門口等。有時因為放警報不能過去，他們從山上繞過來接我們了。不到一個星期，增加到三十多個。這個小小的教室，那里能夠容納得這麼多呢！問他們為什麼早不來讀？都是說怕像從前讀書一樣，今天要買筆，明天要買紙，多了錢，鄉下人拿不出。我們聽了以後，不得不原諒他們這點，盡量的想辦法收了。

剛剛兩星期，意外的事件又來了：新建縣政府，派來的一個什麼委員，同保長來向我們商量，要與我們合辦這個學校，首先因為學生並不多，沒有答應他，誰知他們的鬼計就出來了；這天晚上，便強迫小朋友把桌子搬到他那里去。第二天，看見我們去，小朋友連忙跑到家里拿着書本來。我覺得奇怪！為什麼今天等到看見我們去才拿書呢？不一會都背着書包，

來到這間空空無有的教室來。隊長見情形不對，又來交涉，爲了工作的便利，不好得罪他們，依了他們的話，分配每天上午三節課他上，下午三節課我們上。這樣一來，弄得小朋友沒有時間揀柴。同時他們又不發書本，學生看到我們的時候，總是指着那個老師叫着『不要你教書』。站在旁邊的我們都弄得很難爲情。結果終於根據總司令的指示，讓給他們去辦。我們在兩里多路的地方開辦一個。但是他們要求要我們去教唱歌，每天還是按時去教。不到十多天，他們就結束放假，真把我們氣飽了，這不是明明和我們搗亂嗎？後來團長幾句話把我們的氣完全消失了，她告訴我們說：『工作沒有困難就不需工作，愈困難愈要奮鬥，才會成功。』所以我們更加倍的努力。

那里的小朋友都趕到這裏來，上課漸漸有秩序，經過一個多月的教練，不但孩子們的歡聲傳遍了全村，而且表現着特別的精神，自動的組織了小小義勇軍，用白布做一面旗，用香煙盒剪下來做符號臂章，每天碰着他們總是在馬路上一排茶店的那兒，呼口號、唱歌，把我們的粉筆拿去到老百姓牆上亂塗標語，如下雨的天，就在屋子裡把桌子堆起來，做大砲哪，機關槍哪，僞裝日本兵來打中國人，結果日兵被俘擄，星期日，就在家里打掃清潔。有一次跑到我們團部來玩，見了守崗的衛兵，就向他行舉手禮，報告來會曹老師，衛兵向來不許外面的小孩子鬧進來，這麼一來他也不好意思不讓他們進來。



## 離別的一刹那

王俞潔

「下午四點鐘到南嶽去受訓的同志要出發！」團長一跑回來對大家講着。

突然的來了這一個命令，大家都沒有想到今天就要走，真太倉促了，大家忙得不亦樂乎的，在整理着自己的行裝。

要分開了，團長對於我們留總部工作的同志們的工作，不得不重新分配一下，同時因為團長走後，我們留總部同志的工作，便沒有直接負責的人了，因此請了我們直接的領導者：秘書處的羅處長和江秘書參加我們的會，請他們今後多多指示。團長走後，我們的工作及一切都要在秘書處領導之下和指示之下去開展。

同志們聽到這話很開心，因為羅處長一向是很愛護我們的，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同時我們都很敬仰羅處長的學識和修養，以及他的為人，在他的領導之下工作，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大家都覺得太榮幸了。

開會了，團長講了很多的話，以後由處長和江秘書訓話。

時間比往日顯得格外快，團長從參謀長那兒回來，叫馬上集合，當時在團長的臉上表現出一種和平日不同的樣子。這種表情，激動了我們每個同志的心，它更堅定了我們對團長的

信仰。這時每一個同志的臉上也隨着時間在變換着。

哨子響了，這是集合的哨子，大家向着操場上跑去，所不同的就是有一部份同志很快的背上了背包乾糧袋，而另一部份同志却沒有，同時馬上分兩列橫隊，大家相對的站着。團長走到兩列的中間來，和我們講着臨行時最後的幾句話：

「留總部工作的各同志，現在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我去後……希望你們的工作也仍舊要開展下去……我們這不過是短時間的離別，爲了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要怕一切的艱苦，和困難，這些也是我們所免不掉的……大家要牢牢的記住，我時常向大家所說的一句話：

「——我們二十個人只有一條心。」

「——只有一個信仰，和一個目標。」

「……總之，我們要謹慎的，小心的，盡我們的全力來完成我們的偉大的任務——抗戰建國，我雖然是離開了你們，可是你們每個人的一切，我是很關心的。」

團長的眼圈紅了，說話也感覺不方便，哽咽好一會，才把幾句話講完了。

同志們（不僅是留總部的同志）被感動着，大家都低着頭，不敢望別人，同時都盡力的把自己的情感壓制着。

「好了！同志們，我們的時間快到了，還要去見參謀長呢，我也沒有多的話和大家講了

，我只希望大家把我先說的話記着，爲了民族解放，和婦女解放，我們是應該努力工作下去的，我不久就要回來的，大家好好的安心工作吧！」這幾句話比先幾句話更有力，更堅強！團長同樣的也在用他的理智壓制着自己的感情。

「團長，你的話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們絕對遵照團長所指示的去做，請團長放心吧！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團長在受訓完畢後馬上回來，使我們的工作更有開展。」胡同志很興奮的回答團長。

要去了，我們送他們上汽車。車開了，我們唱着歡送歌曲，同大家互相的搖擺着手，一直看到車在沙塵中消失，我們才回家。

他們去了，在他們去受訓的期間，我們留總部工作的同志，應來一次突擊，在他們回來時，我們有很好的工作成績表現給他們看，使團長知道他走後，我們一樣的工作下去。一面望他們快點回來；一面我們就得加油的做工作。快點，努力的幹吧！

## 江西老表的清潔運動

林 雲 萍

江西老表有點特殊的現象，他們喜歡在破爛不堪的衣裳上加一根紅腰帶，在胸前還有一層很厚的髒的結晶，光亮亮的，袖口也是一樣的，好像是點綴了他們的美麗。

在接連連的破爛的矮小屋子裏，人常與豬、牛、狗、鷄、鴨等畜牲同居，人尿，豬糞等髒的廢物堆滿了地上，弄得一蹋糊塗，從沒有人去理它，臭氣刺鼻，他們自己並不感到什麼難受，大概是成了習慣吧。但是我們不但是難受并感到十分的痛心！此地的人民太落後了，文化水準過低，一切一切都顯得落後而不長進，尤其他們老百姓無論做一件什麼事情都是盡而吃力；實在是太可憐了！對於生活方面真非人所享受的，既沒有好的房子住，又無飽飯吃，倘使遇到下雨天，他們的屋里會打得很濕，連室內的東西都會漏，他們不能征服自然反被自然所征服。

老百姓對於衛生很不注意，所以生病的特別多，其中以瘧疾、潰瘍、疥瘡、癩痢最多，主要原因都是由於不清潔的緣故，我們爲着除掉病的根源，就來發動打掃清潔，首先向老百姓宣傳，告訴他們清潔與人生的關係，疾病的原由等，都詳細的分析給他們聽。

同時在推動清潔時，首先從我們住的村莊做起，老百姓不肯打掃，說沒有掃帚，我們就

買許多的掃帚送給他們，並且我們親自去替他們掃，掃的掃，挑的挑，老百姓見到我們去和他們打掃，他們很難爲情似的，老表和老表嫂都自動的拿着糞箕和掃帚來掃，這一來，他們對於本身和家裏的清潔也隨時注意到，我們就每天去檢查清潔，那一家清潔，我們便在他們的門口貼張白紙條上面寫着「清潔」二字，若是家裏不清潔，就在他們的門口貼上一張紅紙條上面寫着「骯髒」二字。老百姓看到人家門口貼着白紙條，自己門口却是紅的，很不高興又害羞起來了，即刻就拿掃帚掃地，拿着布揩台子大家都是互相競爭着，所以沒有好多的時候，本村的清潔就弄得很好了。

接着我們再往其他附近的村莊去發動。起先我們是以突擊方式去推進的結果是失敗，於是再採用另一種方法，與在本村所用的差不多，不過，別一村的老百姓比本村更苦而更不關通，我們便與保長接洽，每家我們送一把掃帚，強迫老百姓打掃，我們也幫他們的忙，那就不得推辭了，每天打掃已成了習慣，他們也不要督促了，更不要我們幫忙了，自動的打掃，表嫂打掃家裏，老表打掃公共地方。牛豬牲畜都不亂放了，另外弄了一個廣大的荒田做牧場。這一來，他們的白條子天天增多了，老表更高興起來，在百忙之中還抽出時間打掃。

爲着鼓勵老百姓，我們便買了許多洗臉毛巾，等到開民衆大會的那一天，每村的人都來了，我們把平日登記下來最清潔的人家，都獎毛巾一條，得到獎品覺得很榮譽，高興的很！

沒有得到的，當然有點兒羨慕。從此以後，未得到毛巾的老百姓家都弄得復清潔了。

# 學校裏的形形色式

俞平國

## 開學

地下的泥土還沒有乾，兩腳一溜一滑的慢慢滑到學校裏，誰料小朋友們已先到齊了。當時我們就宣佈開學；因為桌椅的稀少，孩子們都整齊的站着，他們的家長也都站在旁邊。我們把不識字的痛苦及應怎樣注意清潔等一一告訴他們，然後把帶來的花生、瓜子、橘子分給他們吃。他們的家長在旁邊笑着說：「好個老師！辦學堂還買東西給小孩子們吃。」

接着又講了兩個故事，唱了幾隻歌，把準備好的課本、筆、墨、紙等分配給他們，並告訴他們把吃不完的東西帶回去給媽媽吃，就這樣散學了。

## 禮節

第二天我們到學校去時，見學生在湖橋上排列着。將走近去，便聽到「立正」，「敬禮」的口令。我們還沒有到禮，孩子們可又跑散了，原來他們很快的跑到學校門口告訴留在校裏的小學生快坐好，老師來了，當我們走近教室的時候，在一陣「立正」，「敬禮」的口令過後，見孩子們一個個都雄糾糾氣昂昂的站着，半點聲息也沒有，當時我們感到非常愉快和

興奮。

## 學 習

他們的學習精神都很好，每一課講過後，他們不理解和不認識的字很少。尤其是在月改的時候，更能表現出驚人的成績。每個人都竭力爭第一二三名，有幾次我們很難確定前幾名。不得已，只好看誰的字寫得較最清楚和平日的生活來決定幾個人，然後再配他們一些獎品。第一名的獎品是一條花手巾，一枝鉛筆，一本寫字本。二年級的小孩子們是一個皮球，一本小本子，一個小洋娃娃。

## 同 樂 會

每星期開同樂會一次，我們帶許多點心去，並請他們的家長來參加。

人剛剛集合在操場上，小孩子們張着小手盡量的拍掌，把我們弄的迷迷糊糊的莫名其妙。後來才知道是在歡迎我們唱滿江紅和跳舞，我也只好以身作則的做了。接着，我們就歡迎老表唱江西小調和跳滑稽舞，女孩們也跳了舞，又歡迎表嫂和老表講故事，講笑話，還有個表嫂唱打倒日本，大家笑得不能撐腰，於是把帶來的東西一吃散會。



## 小隊長

學校成立時，選舉了一個隊長名范高名，今年才十三歲，比別的小朋友特別聰明活潑而伶俐，學校內沒有棹子和凳子，他領導着所有的兒童到保長和老百姓家去借。沒有凳子，他叫小學生自己帶凳子來，放學帶回去。

不久，各保學放了假，學生們都到我們這裏來了，人增加多了，又感到凳子的缺乏，於是我們這小隊長又領導同學們去和保長接洽，不兩天把應用的東西又都借來了，我們學校稍有些困難事，他就忙着想辦法解決。

## 最後的一課

這幾天大砲響得特別厲害，小學生們也漸漸害怕起來，上課的時候有幾個站起來問：「老師，你聽砲聲越響越近了，是日本鬼子來了吧！」說着眼睛已經紅了，我們用許多話來安慰他們，這樣才平靜的上課下去。放學回來，朱同志告訴我們：總司令叫我們到南昌城內去慰勞傷兵，順便調查前方的實際情形。和什麼傷兵最多。第二天一早就起床到傷兵醫院去工作，派李同志到學校去告訴放三天假，當時我也意會着恐怕再不能上課了！於是就把平時買

的東西，帶去分給定們，真沒料在半夜，隊長把我們喊起來說要出發。於是就這樣別離了南昌，別離了我們那些聰明活潑可愛的小朋友。

## 士兵補習班

王俞廉

總司令爲了愛護本部的士兵，爲了要提高他們的知識和政治水準，更爲了要堅定他們對抗戰的決心，和勝利的信念，於是就給了我們一個任務：叫我們設立一個士兵補習班，使得每個士兵都有學習的機會。這個任務，是重要的。同志們都感覺到興奮，同時另一方面大家都在感謝着總司令。

接受了這任務以後，我們就開始幹起來。

經過了幾天的接頭，如登記人數，結果都差不多了。上課的地點是在一個祠堂內，經過我們一次佈置後，已成爲一個簡單樸素的教室。書、本子、筆……等用品，也都從南昌買回來了，各方面辦妥了之後，於是，便選定一個日子正式開學。預先，由我們請了副官處的蔣潘兩位科長，和江祕書，一起參加開學典禮，先由我們簡單的講了兩句話以後，請這幾位官長訓話，他們所講的，除關於士兵補習班的意義，和對士兵本身的益處之外，並加以鼓勵，叫他們要努力的，用心地去學習，同志們都靜聽着，在他們的臉上，都呈現出一種愉快的，喜悅的表情。

總共有一百多人，爲了程度的不同，和教室的不夠，以及同志們勤務的關係，於是，我

們便把他們分成兩班，程度高的在一班，差一點的，和不識字的在另一班，兩班人數差不多，上課時間一班在上午，一班在下午，這樣才免得衝突。每班由他們選舉正副班長各一名，以下分衛生組，糾察組，訓練組各組執行他的職務，來監視全班的同志，實行自覺紀律。

上課開始了，同志們都抱了一顆火熱的，愉快的心情，坐在講堂裏。本來上面規定每天每班上一小時課，可是很多同志都感覺一個鐘點太短了，所以要求我們延長時間，他們這種好學習的精神和要求，都使我們很快地接受了他們。

爲着買不到課本，同時要適合於抗戰，因此我們的課目，也很簡單，除國語課本是採用抗戰讀本外，其餘如常識，音樂，都是我們自己找了一些材料，（適合於抗戰的）編成了書本以後，油印或口授。像算術吧！差不多完全是口授，不過同志們對於功課都很努力，大家自己提議規定着，每星期最低限度要交兩回日記，和小字本，作文是每星期都要做的，這種提議和裁定，使我們非常高興，同時，它更鼓勵了我們以後工作更要努力。

同志們對於我們，是很尊敬而坦白的；同樣的，我們對他們也是親切的，直率的。在上課時，大家都遵守着教室內的規則，下課後大都活潑的，天真的，像孩子一般在一塊兒玩着，或研究功課。因經過長期時間的相處，大家親密起來，感情也融洽起來，本來大家一向都是互相隔膜着的，可是經過這一次以後，大家却都能彼此的了解了。

我們的辦公室，可以說變成了他們的小組討論室了。我們每天除和他們上兩個鐘點底課外，其餘至少還有兩小時和他們在一塊兒。他們常常提出問題來問，往往我們的時間變成全部移在這項工作上；同時，也就在這無形的講堂上加緊的教育了他們。

時間飛快的過去，第一次月考，第二次月考相繼完畢，考試雖不是怎樣嚴重的一回事，可是同志們對於它，却很認真，爲了不願落後，因此大家對於它更注意，更用心。

前方的砲聲天天的響着，南潯線的戰事也隨着趨於緊張。雖然有走的消息和砲聲一天天的逼近，但不得着正式要走的命令，我們的補習班仍要繼續下去，這是我們的決心，也是每個同志所希望的。

出於意料之外的在一天晚上，全總部的人都蠕動着——在當天晚上，大家都開始出發，這樣一來，我們士兵補習班，就不能辦下去了。在行軍時，大家有時碰在一起；還是談在校時的一些話，現在大家雖不能在一起。但大家却永遠不會忘記：大家在一塊時的情景。同時大家都有一個希望現在腦子中：快點吧！把補習班恢復起來！



# 第四階段

## 南昌撤退

霍和風

正在熟睡時，隊長用一種又硬又急的聲調：

「同志們快起來呵！」

大家都奇怪問：「什麼事呵？」

「什麼事？特務營的弟兄已經都走了，敵人的坦克車已經離開南昌只有三十幾里路。」

「真的嗎？」同志們驚奇的問：

這時候大家都從床上跳起來趕去打鋪蓋收拾零碎東西。隊長先派一個——楊麗川——同志到「外收發」去連絡，看到底外面的情形是怎麼樣。大家把東西收拾好，伙子又沒有，什麼東西只好自己拿，挑的挑，扛的扛，提的提，幾個大個子不管重的輕的都拿了就走。幾個小鬼才可憐呢，也扛了一個行李一拐一拐的走，好容易把他搬到「外收發」。

「噢！楊同志你爲什麼哭？」

「等等你們還不來，人家都要走了。處長叫我們不要的東西都丟掉。」

大家想不能丟呀！以後買起來都要錢，並且所有的東西都是隨時需要用的，還是大家吃一點苦拿了走。



隊長是急得可憐的樣子哀求：「隊長又不在這裏，怎麼辦呢！」

這時候大家真好像失了媽媽的一羣流浪兒。正在空氣緊張時候，忽然前面有一輛車子在開來，是從前方開回後方運東西的。我們的江祕書費了好大的力，用一種強硬的態度叫他停下來，因為空車同樣是要開到南昌的。這時總部的許多單位的官兵都向這輛車進攻了。可憐這一輛車子那裏夠呢？我們大部份的同志上了車，行李和公物箱不能完全拿上去，兩個同志爲了照顧行李仍沒有上車。這時候在汽車上的同志急得簡直不堪設想。

「你們兩個人上車呵！還有東西丟掉他，快上車來呀！……」

可是那位司機一點不留情的把車子開走了，一直開過中正橋車子就停下了。那裏有我們的教官（蔣科長）指揮。

「你們各單位暫時都到皇殿側路一間大屋裏去休息。」

又把零零碎碎行李一點一點搬到那地方去。不久一會兒他們兩人也來了。

「噢！你們兩個人來了？行李也來了嗎？」

「全來了。」她們興奮說：

大家開心地把嘴拉得很大：「哈！……」

也不敢把鋪蓋打開來睡覺，只得坐着等天亮，一方面等上面的命令。人一靜下來又冷又

餓，天又不亮。真寧願晚上行軍，不願這樣坐着。

東方將要發白的時候，突然副官來了，他笑迷迷的說：「總司令叫我來照顧照顧你們，你們真好福氣。」

真的，不論在後方或在前方，無論總司令怎樣忙，他總是要派人來照顧照顧我們的。上面的命令也下來了，叫我們自己走，到蓮塘乘火車。大家立刻把笨重的背包乾糧袋背上身，排隊報一報人數便走。沿路上又不能安安定定走，敵人的飛機一會來一會去，沿路上的人又擠得厲害，那時真有點耽心。三十幾里的本來三個鐘點可以走到，現在足足走了半天才到達蓮塘。

現在恰恰相反，又要等天黑了，因為白天火車不能開，全總部的人都集中在大樹底下，飛機來大家都散開臥在地上，等它走了再集合在一起。吃飯的問題都不能解決，還是昨天晚上吃的，到現在沒有吃過一點食物。總得要想個辦法呵！燒飯吃還要燒菜，多麻煩呢！還是把上次領下來的麵粉來作成一大鍋麵疙瘩吃了。可是湖南同志從沒有吃過這東西，不會吃，看他們真可憐：不吃，肚子要餓，祇得囫圇的吞了下去。後來多吃幾次也會吃了。

天晚了，大家一齊上車。我們坐的那一節車箱真是怪可憐的，很短的一節載了四個單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二隊，政工隊，醫務處和我們——擠得腳都放不下去。

老天真開玩笑，偏偏這時候又下起雨來。我們的車上又無篷，糊糊塗塗的直到十二點多鐘開車。車一開，那風和雨都吹到耳朵裏來，又沒法躲，坐在上面真不舒服。第二天早上到了樹，大家的衣服都濕透了，同時腿屈了一整夜，站也站不直。回頭仔細一想，我們已經脫離了危險區域。總司令自己還在前方指揮；同時前方還有許多負傷將士們，沒有下來的，老百姓正在叫喊中。這樣一想覺得我們跟隨總司令的領導之下，已是太幸福了。

## 從永泰到新淦

沈 潛

離南昌第二天即到了永泰。記得四月廿五號清晨東方的地平線上，射出一道魚白色光芒，同志們還在甜睡中作快樂之夢。哨子一響，打破了沉寂的世界，食堂中，一剎那擁滿了人。

兩天來才嘗到飯的滋味，是感到非常有味。飯後出發，隊伍一列列——很整齊，嚴肅蜿蜒的前進，觀者擁擠不堪的都注射在我們身上，我感到當學生時代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是不相同的了；這生活是感謝神聖的抗戰賜給的。雨無情的從天空下來了，將我們的背包打得濕淋淋的。現在，背包好像顯神通的魔鬼，越背越重。一溜一滑的走了五十餘里，才到了目的地——新淦。接着，就在一家米店中駐紮。晚上把軍毯打開來，大家緊緊的睡在一堆，好像一座新的長城；可是要翻身時必定要喊一聲向右——轉，或向左——轉。平日上操固然很平常的事，睡了要聽口令，恐怕是少有的，這種滋味是我們第一次的嘗到。這種生活，實在不是我們在心裏所想到的。

別了新淦縣，水邊的鄭家村就是我們的歸宿地。那裏的民衆，好奇心者驅使，如潮水似的湧來看女兵。一會兒，茶呀，竹桿煙袋呀，都送來了，這是我們想不到的開心；於是我們便開始向他們談話，將各地的戰況和敵人的兇惡，國家存亡與個人的關係，軍民合作的意義

，如何方能爭取最後勝利，……等，都講給他們聽。他們的知識水準雖低，但聽我們講到敵人的殘暴，切齒痛恨的表情，就都出現在他們臉上。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約五十歲的老太婆，她那長長的身軀，圓的面孔，一雙烏黑的眼睛，遠遠的望去，頗似我的母親；因我失去母親的慈愛，有好幾年了所以見到老太婆就高興去親熱她。這時候，我走近她幾步，叫一聲：「老媽！你好嗎？」她聽到我的口音是湖南的，便握着我的手開始親熱的談話了。據她說是生長在湘省，是一個很有資產的人，因數年前受到國內戰爭的波涉，所以家中窮如洗滌了；現在母子兩人，所以常有朝不謀夕之苦，我在自己窮的荷包中掏出一張鈔票給她。那時候，眼眶中掉下幾滴淚，接着說：『小妹妹！我愛你，我永不忘記你。』

哨子響了，這是分配工作：宣傳衛生，醫治民衆疾病，派到我的頭上了。當時我就和凌醫生帶着藥品，挨家挨戶去訪問。先到了一個私塾學堂，是一間黑暗的房子，中間擺着幾張方桌，幾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學生，穿上一件長的藍衫，口裏唸着「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要不亡。」的一類書，不停的朗誦着。有抱着一長竹桿煙袋的老師，煙霧騰騰——從他的鼻孔內衝出。到處找不到一張報或刊物，問他抗戰的情形，也莫明其妙！當地的文化水準可想而知了，我與他們以及老態龍鍾的老師，談了些教育的目標，教育和國家的關係，抗戰期中學生應負的責任等問題。談了後，又替民衆醫了很多的瘡疾疥瘡回來。這時候，

月亮已出銀灰色光芒來了，秀麗的河山，顯得很鮮明；南昌被敵人佔去的消息傳來，我想到淪陷地方同胞的悲慘，更覺得自己所負的使命重大了。

次日到水邊汽車站待車，忽然隆隆敵機飛來了，大家散開伏在地上，連呼吸都不敢，等候着死的降臨；汽車的標被發現了，寇機上的機關槍略……響了，這時我感到生命的微小和偉大，在任何一個空間和時間上都有消滅的危險，骨肉有化灰塵的可能。然而在另有一個意念之下，這種殘暴的伎倆，又實在醜惡可憐！

## 到安福——日記一頁

霍和風

安福是沒有到過什麼救亡團體的，老百姓更沒有看見過女人穿軍服。這兒的老百姓對於這次抗戰的認識可以說是迷迷糊糊的。一般年紀大的老婆婆，見敵機來了就怕得到尼姑庵去求菩薩保佑。全部的講起來，民心非常慌亂。可是反過來又怎麼樣呢？怕軍隊。我們總部一部份開到離城一里路的一個管村，鄰近的一個村子上的老百姓都跑了，只剩下幾個老年人在家裏。後來經過我們全體分別出去宣傳了幾次，才慢慢的回來。可惜我們祇是經過這地方，日子不能耽擱長久，只好暫時的在此作幾天工作。

呆里呆氣的跑到尼姑庵裏去玩了半天，看看那些尼姑真有趣，一天到晚唸阿彌陀佛，一開口就是兩只手合起來打稽首，好像那些尼塑木彫的偶像，真能夠救他們似的。那幾個尼姑很客氣，燒點心、燒茶喝，倒弄得我們不好意思跑回來了。求一個籤，代表團體給了五毛錢表示謝謝的意思。

看不出這廟裏還有很長久的一個歷史，在明朝時候，也好像現在日本打我們一樣。那時候一個女子叫劉淑英，只有十八歲，她就帶兵出征；後來打了勝仗回來，就在這廟裏休息。到現在還有劉淑英親手寫的字在那兒。

這件事雖然幾百年了，可是很可以給我們現代的婦女作榜樣；因為我們是抵抗日本，爲了不願意做亡國奴，這種責任是不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應當担負起來。那麼現在事實上這件事有沒有全部作到；當然有許多女子已經跑上了戰場，或在後方努力工作；但落後的女子完全不瞭解抗戰的意義的也真不少，這樣的人現在也的確也需要多出幾個才好！



## 拉 伕

李建華

抗戰已快兩年，但是，民衆的組織並沒有深入到偏僻的鄉村裏去；自願投軍的農民還是很少。在一般的偏僻的農村裏，民衆還不知道打仗是和那一國打；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消耗戰，我們要是不把每一個偏僻的鄉村老百姓組織起來的話，對我國抗戰的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救國團體要深入到很偏僻的鄉裏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使民衆了解抗戰是爲了祖國，爲了自己，爲了子子孫孫不當亡國奴。了解到這一點會自願地起來幫助國家，自願投軍去消滅萬惡的日本強盜！

我們這羣女孩子在戰地服務已快兩年了。我們走過了好幾個大都市，好多城鎮，更走了無數大小的偏僻鄉村。我們所看到的，除了都市有蓬蓬勃勃的救亡工作外，許多城鎮的組織都是很健全，不是保甲長舞弊，便是縣政府不負責！

自南昌失守後，我們冒着敵人的飛機大砲退出了南昌，一路上雖然受着敵人的威脅，但是我們還是做着宣傳工作，決不因敵機和行軍會妨礙我們的工作。當我們到吉安時，汽車經過了永叔路，我伸頭一望，滿目荒涼！這是在半月前敵人到此地暴露出最殘酷，最兇惡的魔相。這路到處都是瓦礫片，到處都是燒焦了的木頭，有許多無家可歸的同胞把燒焦了的木頭

東一堆西一堆搭成一個房子住，這種情景，使人看了不但沒有一點害怕，而且更增加我的憤恨，加強我們的抗戰決心。

在吉安不幾天，我們奉到總司令的命令要我們到前方工作。吉安到安福的公路沒有破壞，但是，安福到宜春的公路已破壞，我們需要走三天的山路。爲了早一點到達前方，我們請縣政府找的伙子，現在已經有八個伙子是被兩個武裝同志押着來了。我們覺得縣政府很客氣，民伕派來了，還要兩個武裝同志來送。但事實並不如此，後來問到一個伙子，才知道他們並不是派來的，是縣政府強拉來的，這些伙子當中有鐵路工人，小販，農人，手藝工人等。縣政府強拉他們做長期伙子。今天把他們押來給我們担東西，送到目的地後，又把他們押回縣政府關起，將來有軍隊要伙子又再派他們去；因此，這般伙子很不願意，所以逃跑的很多，當天我們到一里路的地方，就有一個伙子丟掉行李跑了，晚上十時我們到了雙橋，因爲時已深夜，我不着宿營地，就在一個四通八達的過路房宿營。可是，這當中又生了問題了，這些伙子沒有一個好的地方關着他們，明天一定要跑光；因此，又到處一找，才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是以前老百姓養過豬的房子。縣政府的兩個武裝同志把他們關進這小房子裏去；可是又沒有門，兩個武裝同志祇得輪流的看守。我們爲了使這般伙子了解軍民合作的意義，我們就去向他們宣傳，同時還把我們省下來的軍毯給他們睡，我們想他們一定不會跑了；那

知道半夜裏一個看守的同志睡着了，快子就乘這機會跑了兩個。在這人煙稀少的地方，沒有保甲長又到那裏去找呢！同志們都在想法這兩担行李怎樣處置一會兒，縣政府一個武裝同志拉着兩個快子來了，一個是雜貨店裏的老板，一個是工人。這兩個快子拉來了，雖然可以解決我們的這兩担行李；但是，我們是做民運工作的人，我們看見軍隊拉伕，我們還要去說服他們，我們是要取得民衆信仰的，怎麼可以拉伕呢？在持久抗戰中，假使民衆見着軍隊害怕，不能打成一片的話，抗戰的勝利是沒有把握的；因此，我們願將這拉來的快子放回去，把這幾包行李分給每一個同志自己背。同志們雖然背着很重的東西，爬了幾十里路的高山，爲的是要工作，爲了快一點到達前方，同志們是一點不感到痛苦的。不過，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的抗戰已深入到第二階段，我們的民衆還沒有廣大的組織起來，如安福縣強拉民衆爲長期役的事情，這種行爲對軍隊不但沒有幫助，而且會引起軍民的反感。我會記得有××師的武裝同志對我們說過，江西老表是非常難弄的。有一次他們押送子彈上前方，有的老表送到一半路就逃走了，甚至有的把子彈丟到河裏才逃跑的。這消息誰聽到了都會痛心的！我們覺得並不是江西老表難弄，而是沒有真正的，切實的把他們組織來，所以我們希望後方的政工人員，要切實的把保甲健全起來，再由保甲派民伕，他們就決不會逃跑的。記得去年六月，我們到前方做工作，有很多縣組織得很好，如安徽的涇縣，太平寧國等。那

邊民仗是這樣組織的：以十里路爲一站，每保輪流，每保並定多少人數到保聯辦事處去，軍隊要仗子，隨時都可喊到，同時民衆只送十里路，是不感覺疲倦的。這樣的組織對抗戰是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希望各地的保甲長要切實的組織起來。

## 宜春的印象

朱幸莛

### 一、從安福到宜春

從安福到宜春用石板鋪成的縣道，經過了楓溪洲，就爬進了環繞着的萬山叢裏。佈滿了陰森森的樹林子的層山，橫在前面，左面和右面。距離腳下一二丈深的溝溪裏，山水平地地沖流着；有些地方，乾枯的蘆柴有一個半人那樣高。每個行人走過這裏都會說聲「好地勢」！所謂好地勢，並非僅指風景好，而且跟抗戰有密切關係的！

這樣的途程繼續到一百多里路，一直到將近宜春縣城十里路的雷公嶺才稍微不同一點。一路上，在很少遇到的斷疏落落的村子裏的白牆上，粗獷地草率地畫着兩種完全對稱的標語，表明在這萬山叢裏，目前已作爲歷史底痕跡的兩個政黨的鬥爭，曾經在這裏具體地顯現過；同時也說明，這裏缺乏宣傳工作。

在路上，那位樸實的作爲我們的義務嚮導的青年人告訴我，在這一帶，因爲歷史關係，幾乎每一家都有一支或幾支槍。我像發現一件重大的事情那樣鄭重地問他：

「這些民衆武力已組織起來了嗎？」

「沒有！」

「爲什麼不組織？」

他突然停下步子來對我凝視了一下，接着又沉重地搖了搖頭。這使我們惴惴不安的走了兩天。後來聽說有一部份過路人終究遭了搶劫，但是搶劫者不是老百姓，而是很少數的散兵。

## 二、宜春的輪廓

宜春縣，舊名袁州府，位置在浙贛鐵路湘贛段的中心，全縣分爲六區，面積爲二四三〇、〇三平方公里，人口是三二四三一九（其中壯丁約佔五萬左右）。出產以夏布、紙、煤、皮蛋爲大宗。

在南昌、奉新告失陷，高安吃緊的時候，緊張的空氣也曾帶到這裏，但軍事行動的轉變終於把他穩定下來，而且因地理交通的關係，有一時候在商業上反形成了一個較好重要的據點，（但也正像別處一樣，仇貨到處可以見到。）

正像贛西一部份縣份一樣，因爲地形的特殊條件，命定着要在敵人野心的進攻中予以嚴重的打擊。這個特殊條件就是山岳多於平原。在宜春的各個區中，除了縣政府所在地的第一區有一部份平原之外，其餘五區都屬於山岳地帶。

### 三、民衆武力的問題

這裏的民衆武力，幾乎每一個人都承認是強大的，但是直到現在都是傳說不一，却沒有正確數字的統計。有人說，這裏有槍枝四五千，刀、矛、梭標、土砲不計其數；有的說，槍枝至少在七八千以上……一般的估計起來，刀、矛、梭標當在一二萬以上，而槍枝則不會少於五千。即縣黨部閻幹事，亦公開答稱「槍枝不下四五千。」

但是在運用這批民衆武力以及組織上，却不是沒有困難的；恰恰相反，正因為現存的這些困難是由於過去的事實所造成，因而根深蒂固的遺留着，不容易很快的被克服下來。

前些時候，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在這裏成立一個團，當成立時，上面發下的槍枝不到十分之二（縣黨部×幹事語），其餘的都是就地徵發的。當地的民衆，都以爲成立這一團人是保護本地的，因此也有的確相當爽直的交了出來；但是剛等組織完成，這一團就調到別處去了，因此在民衆與當局之間，引起了大大的誤會，民衆都以爲這是來騙取槍枝的。當然，事實並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單純；但是民衆底固執的傳統性格，使他們認爲這種舉動是欺騙。在本地成立了五個自衛大隊。本來普通的縣份都祇設立一個自衛大隊，而這裏却設立了五個大隊。而這個不小的隊伍的槍枝，恰恰大部份又是從民衆那裏徵發來的。因此，據說假

如祇有少數的自衛隊，那就決不敢走進山裏去，他們祇能在平原上活動，因為一進去，就有被繳掉槍的危險！

民衆與自衛隊之間似乎存在着一種深切的誤會，雖然這種誤會的產生是不對的，不必要的，但誤會依然是誤會。

因為這樣，有一次×縣長在一個集會上告訴外來的客人們說：「這裏的民衆的確很強，不過還不能組織起來……但是我能担保，這些武力將來決不會給敵人利用的。」

#### 四、一點淺見

實際上，這種誤會並不是沒法解除的，這種武力也不是絕對沒辦法組織的，問題祇在於是不是找到了重心。

本地文化水準的落後，是形成這種誤會的一部份的原因——當然，祇是小部份——但對抗戰宣傳的忽視，却是無法解除這種誤會的主要原因。

抗戰以來，一切救亡的活動在這裏是異常的缺乏，雖有縣抗敵後援會的成立，但是祇有一部份委員，而沒有獨立的宣傳機構。（直到今年四月間因外來團體日多，才成立了一個宣傳工作團和××工作團，但工作上還是沒有抓到工作的中心。）抗戰宣傳的不夠，在牆壁的



標語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甚至在縣城裏的牆壁上，我們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不少「剿共」和以前紅軍的牆壁標語。

假如我們能加強本地的宣傳機構，把握住問題的重心，配合了地方政府機關，有機的動作，切實的做，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我們要告訴民衆，在目前，我們祇有一個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的仇恨！同時我們針對了過去徵發槍枝的事實，給予民衆懇切的善意的解釋，他們會不了解，不接受嗎？

其次，這裏的民衆對於地方上的紳士還一直有着非常深切的信仰。祇要某個有聲望的同志沒有做什麼真正對不起他們的事情的紳士站出來號召他們，他們是能夠接受這個號召而且絕對忠誠地擁護這個號召的。

並且，我們注意到一點，這裏因爲地勢的關係，民衆假使一組織，他們依然能不脫離生產事業，因此他們缺乏的不是糧食的給養，而僅僅是軍火的接濟；但是這一種要求是能夠從敵人那里得到部份的解決的！

因此，問題到這裏，顯得並不頂複雜，當前最重要的，是配合上各方面，加緊調整宣傳、組訓工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機關向當局遞呈具體的建議。同時，在實施組織上可以利用有聲望而具有堅決的抗戰信念的地方紳士來號召。

那末，我們總有一天，可以看見五千以上的槍枝，和兩萬左右的刀、矛、梭標、土砲等  
在結實的戰士手里運用着，而在偉大的民族解放史上刻下一條深深的虹光！

# 洗血衣

龔玲

「報告隊長——我們要走了。」

「哦！好的，時間是差不多了，你們去吧！吃飯不要來了，等會兒會給你們送來的，……」

「……！——今天我也要到那面去一次，去同兵站醫院聯絡一下。現在我們一塊兒走吧。」胡隊長說了後就和我們一起向着目的地進發。

曙光已出現在我們前面，而朝陽還是躲在曙光下面不肯出來，初夏的天氣，這時候，還是使人感受到寒意。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恰是和環境相反的。的確的，工作給予了我們無限的興奮和必然的努力。

新的工作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了，它是跟着×總司令的訓示——要我們這次在宜春多做一些傷兵工作——而產生的。是的，這次前方下來的傷兵相當多，他們都是在前幾個月就負傷了，最近才步行到這兒。路途上不但受到了千辛萬苦，而且身上衣服都已很髒了！尤其是還塗滿着血跡的，這是對於他們的傷口和病都有很大的妨害；因此我們堅定給他們洗衣服。

洗衣服的事情，本來我們是發動當地的婦女來做的，但是我們來宜春才幾天，而這工作又是非常急迫，所以我們就自己來幹。

目的地到了，是八八兵站醫院隔壁的天主堂的空場上。這是我們昨天來看好的洗衣場。設備確實很不錯：有廣大的場子，有碧清的井水，還有小小的河濱，它真像預備給我們去洗衣服的。

我們到這兒的時候太早，跟我們合作的「負傷將士服務協會」的同志還沒有起床呢！我們就只好先在洗衣場做了些準備工作。接着，他（她）們都起來了。是的，這是比命令還要有效；現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現着頂不好意思的樣子。洗臉也沒有洗乾淨就和我們一齊到醫院里去了，到每個病房去收衣服。

我們的工作首先是從一號房間開始的，一走到門口，就聽到了刺耳的呻吟聲：

「喔……媽媽……」

「警官怎麼還不來換藥呵?!」

「同志請你們去叫警官來呵。」一個傷兵同志看到我們進去就這樣的懇求着：

這種悲慘的呻吟聲和懇求聲，刺激了我們所有人的心；的確是使我們難過極了。這時候，我們都極力的壓制自己的感情用多方面的話安慰他們，並且我們把張主任請了來，這才安定了他們的心和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同志！你們有髒的衣服嗎？有，請拿出來——我們給你們洗。」沈同志爲了使工作能早些完成而不願等待底說了。

躺在床上的幾個同志把眼睛對我們瞧了一下，而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後來我們一個個的去問他們，他們才把心裏的話說了出來：——我們沒有錢呀！

「同志們！衣服收得去是我們自己去洗的，所以不要錢。」我解釋似的說：

這句話好像給他們打了強心針一樣；同志們的眼睛，一下子睜得特別大了。頂奇怪的，他們還有點兒不相信，「你們洗！」這樣的話都從他們嘴裏跳出來了。怪了，難道我們頭上寫着不會洗衣服的嗎？

「我們的衣服髒得不得了了，上面還有白蚤、濃、血，你們還願意給我們洗嗎？……」我在那位講話的同志還沒有講完的時候，就走過去對他說：

「同志！老百姓都明白情願啊，難道我們……」

「那末！今天會不會轉院呢？」另一個同志開口了：

「喔！今天不會轉的，大概在明天早晨有車來再轉。」張主任搶着說：

這時候，所有的傷兵同志都高興極了，大家就把塞在床邊緣的髒衣服拿了出來。

一共收了九十六套衣服。我們決定不收了。原因是——如果收來的衣服洗不完，把髒的還給他們，那對我們是挺不好的。

我們不等水熱就把衣服用冷水來浸了，因為有好多衣服血沾了太多了！如果先用熱水浸起來，那這些血跡是沒有辦法來洗掉的。

我們兩人雖然沒有講好，可是我們的動作是一律的。兩個一齊解了裏腿，脫掉鞋子，就把脚伸到那冷冰冰的大木桶裏去。

脚踏在那光榮的衣服上，我們心裏特別感到高興似的；而感到挺平常的，是給一個外國人——天主堂內的——看了我們說：

「中國真看不出，也有這樣的女兵。——好，好，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的！我一定要把這情形報告到國際上去。」

木桶裏的水，已經變成了紫黑色了。我們就把這些水倒在中華民族的大地上，預備以播種我們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鮮花。

水沒有了，這里挑水的兩隻木桶又是特別大，挑起這兩隻空桶已是有些困難；沈同志和我是一樣的，……不！挑起來吧！一顆烘熱的心，很勇敢地挑起來了。這時候，站在我們旁邊的「負傷將士服務協會」的男同志，他急忙來搶下我肩上的挑水桶去挑水。

兩桶水一下子就挑來了。他們的力氣倒底是比我們大一點，不過也是第一次嘗到挑水的味兒吧。

吃飯的時候到了，我們的同志提着飯菜朝着洗衣場來了，真像媽媽給做工的孩子送飯到廠門口來一樣的親熱。別人看了，非常羨慕我們，都異口同聲說：——他們真親愛。我們同志的臉上總是笑嘻嘻的，尤其是跑到洗衣場來，覺得洗這衣服頂榮幸的。

那個外國人看了我們洗了這許多衣服，他覺得我們辛苦了，拿了好多袖子來慰勞我們。接着還給我們拍了好幾張照片。

我們洗衣服的速度，是比去年更進步了，今天一下子把這許多衣服都洗好了，時間還不到午後兩點鐘。爲了還有一半衣服沒有乾，所以留下了一部份同志在這兒，其他的同志都回去了，因爲還有別的工作。留在這兒的，仍舊是我和沈同志，還有一個「負傷將士服務協會」的女同志。

我們三個人正在摺已乾了的衣服的時候，一抬頭見到大門口有兩個同志一拐一顛的望着我們洗衣場來。他們都興奮地笑了，是的，他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衣服真正是我們自己洗的。

「現在我們的考試及格了吧？」我笑着問：

他們天真地突出聲音來了，同時，那個上等兵，好像是他們推出來的代表，向我們致謝

謝說：

「女同志！今天你們辛苦了，你們在家……現在來和我們洗這許多血濃的衣服，真……」

「同志！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過像你們這樣肯吃苦的人；你們給我們洗了這許多衣服，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講到我們辛苦，這是我們軍人應該的。現在我們唯一的報答……」把

創口治好後，再到前線去殺敵人。——



## 送傷兵

張天賦

正在忙着替負傷同志澆血衣，負傷同志來對我們說：

「我們已經滿了五百人，就要轉院。」

我們得到他們轉院的消息，馬上派人回團部去報告隊長，當時全體同志集合，都到醫院來。

他們重傷同志在上担架，因為，担架少的緣故，輕傷同志只好自己提着包袱走。這時天已在下雨，我們看見他們淋着雨一顛一拐的，好像很困苦的樣子，我們就把他們的包袱接下來替他們肩，同時扶着他們走路。在我們扶他們走過街上的時候，週圍的老百姓，訂着眼睛望着我們，都覺得很奇怪，就大聲叫起來：「噢！女兵扶傷兵走路，你們趕快出來看囉！」這樣兩邊街上堆滿了人，像看把戲一樣其中有一個年紀大的老表，趕到我前面來，跟着問我：「女兵！他是你家裏的人嗎？」

「不是的，老表！」我說：你弄錯了！不過現在前方打日本鬼子的人，可以說都是我們一家人，甚至比我家裏人應該更加親熱哩！因為，他們爲保護我們老百姓而受傷的，倘使前方沒有這樣許多弟兄在打日本鬼，你們早就該逃離去了，還能舒舒服服的住在這裏嗎？所以

，不但我們女兵要幫助負傷同志，就是你們老百姓，也應該幫助軍隊，你們知道嗎？軍民合作才能打勝仗，就是軍愛民、民衆也要幫軍隊，這樣你們老百姓才能夠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一列整齊的火車廂，靜靜地在等待着他們。鐵路旁一羣經過我們組織了的天真活潑的小朋友，看見傷兵到了，馬上放下那拾煤和賣點心的籃子，排着隊伍，高聲的唱着抗戰歌曲歡迎，那些輕傷同志聽到這歌，忘記了自己傷口的疼痛，「加油」的走到了火車站。

我們一到車站，馬上把負傷同志坐的位子安排好，於是我們再分成許多的小組，每組兩人到每個車廂去看看裏面是否弄得整潔，如果沒有弄好的地方，我們就去把床鋪鋪好；不清潔的我們即刻想法到車站旁邊的老百姓家裏去借掃帚，在車廂打掃和鋪草。

醫院裏的一個副官，他很倉促跑來叫我們：「女同志！請你們幫我一個忙，傷兵同志不肯下担架。」

「好的！他們爲什麼不肯下架呢？」

「因爲沒有草，我也是沒辦法。」

「那不行啊！這樣硬的鐵板，叫他們怎麼睡呢？傷口又厲害，就是一個好人，也不能這樣睡啊！」我這樣回答他。

結果那位副官沒有辦法，不知他到那裏去找了一些稻草來，我和柳秀娟同志就把這稻草

鋪好，扶他們上床睡；倒茶給他們喝。這樣一來，全車廂的負傷同志都表示很感謝。我們就乘機會開始和他們談話。在談話中有一個九十八師的負傷同志，他很氣的對我說：「這次看你們兩位女同志的面子，不然就要打死他！他們把我們不當人。在前方師長都很愛護我們，現在負傷下來，連睡覺的稻草也沒有一根，這種痛苦我受不了，女同志！請你轉告我們師長。」

「可以，我們盡力去辦。同志！不要生氣，這次實在對不起，因為，這裏是一個臨時醫院，藥品各方面都很少，現在你們後方養傷，希望你們好好保重身體。」我只得用這樣的話安慰他們：

正說得起勁時，聽得那邊又有一個負傷同志叫我們去，他一定要拿這次攻打高安而獲得的日本人的護身符，送給我備做抗戰紀念品。因為他非常誠意，我們就接受了。

雨下得更大了，我們就集合了分成兩隊，每個車廂裏唱歌和唱京戲給他們聽，他們很受感動，並且說：「女同志！你們這樣客氣的招呼我們，我們沒有話好說。我們這次到後方醫院去養傷，等我們傷口癒後一定要重上火線殺敵，決不辜負你們總司令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你們回去請報告總司令，我們一定把一切都貢獻給國家！我們也一定不會忘掉總司令給我們的恩惠的！」

因為車要晚上六點鐘才得開，我們還是照料他們，他們也很關心的說：「女同志！雨下得這樣大，天又快黑了，你們快回去吧！等我們的傷口好了再到前方來會面。」

但是我們沒有走，直到火車機頭接上，我們又下車集合起來，到車的尾和頭上去唱歌，一直到列車出站，看不見影子的時候，我們才由原路回團部。

回到團部，衣服已完全濕透了。

## 一個慰勞會

朱淑芳

宜春，只有一個八十八兵站醫院，我們在傷兵醫院擔任了種種的工作：我們設立了俱樂部，提高傷兵同志的精神。我們自己每天跟他們洗衣服，寫家信，轉院的時候送他們上火車，幫助院方照料他們。我們能解除他們各種的痛苦，因此傷兵同志對我們非常好，很信賴我們。傷兵同志後來要求我們演戲給他們看，的確，我們在此地快一月了，還沒有演過戲！不過也有兩種困難：一方面他們這兵站醫院不比後方醫院，流動性很大，要是傷兵到了一兩天就轉到後方去，有時候當天就轉，很難有個相當的時間；再一方面我們的困難，時常我們準備好了，他們又要轉院，又是不能實行。我們人的分派也成問題，因為團長帶了一部份同志到湖南受訓去了，留在總部工作的二十個同志對於演戲都沒有甚麼經驗的；同時其他的工作也很多，所以時間也成問題，哎！實在對不起他們。

但最後終於決定了今天，借平劇社的地點演戲慰勞他們，同志們知道是一定要演戲的，大家都忙死了。

老天爺作怪的下着雨，傷兵同志們因沒有傘，要他們從醫院裏走到平劇社去看戲是很困難的，所以到得很少，傷兵同志只有一半，其他的是民衆及各學校裏的學生。

只排過兩次的戲，怎麼演得出來呢？不演是不行的，只得急急忙忙的把那沒有排好的京戲——守雙河——搬出來，另外巡迴劇團參加了話劇「一家人」和歌詠。最值得提出來的，就是平劇社的演員也自告奮勇的出來參加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滑稽，這些都在一個簡陋的平劇社大戲院的舞台上演了出來，慰勞傷兵同志。這些節目都非常簡單，舞台上也沒有甚麼佈景，雖然各方面都不大好，可是傷兵同志已夠滿足了。那幾十個傷兵同志看得真適合他們的胃口，每幕戲演完時，總是大拍其掌，情緒特別高漲，尤其是守雙河那幕京戲，他們更認為非常滿意；因為那是編寫的是九十八師五八三團在宣城淮河邊與敵作戰的光榮史蹟，因此不論到甚麼地方都是受人歡迎的，尤其是在軍隊裏，並且此地也有九十八師的負傷同志，當然更是高興。它那種緊張的場面，好像舞台上真正在作戰。

雖然在大雨下面累了負傷同志冒雨趕來，雖然戲演得不精彩，可是負傷同志却很滿意，非但他們很滿意，而且這種情形還深深的感動了我們。

## 宜春小學的晚會

沈從文

自南昌撤退後，我們經過許多跋山、涉水、飢寒……的滋味，才達到了宜春。我們並沒有爲了疲勞而放棄自己的責任；祇要有一點時間，就利用一點時間，遇到一個機會，就抓住一個機會去工作。雖然宜春我們駐紮了祇有一個多月，可以說它是我們的第二家庭。因爲我們作過許多家庭訪問的工作，開過保甲長會議，所以每個人的面譜，都很熟悉的，每個街頭巷尾以及極神祕的事情，我們都很明瞭的，這就是我們的生活能與民衆們打成一片的收穫。還有一件使我不能忘記的事情，就是宜春女子小學校的晚會，曾記得四月十號那天，我與幾個同志在軍政部第八十八兵站醫院工作時，忽然記起開晚會時間到了，連忙套上我的自來水筆，包了一疊剛完成代寫負傷將士的書信，提着留聲機，電車似的趕到會場地——宜春縣立女子小學校。這時候已有好幾位同志正忙着佈置會場的一切。

會場的佈置很簡單：一個廣大的綠茸茸的草坪上，中間擺着一個台子，四週椅子圍成一個大圓圈。所陳列的食品：不是冠生園裏的美味，也不是豐盛的蔬菜，祇是幾隻花生和慈菇。會場中除人工的東西佈置之外，還有枝葉紛披的古樹，和幾盆鮮豔的月季花，更有一羣羣的小鳥奏着悅耳的歌聲。五時以前，小朋友都穿着很整齊的衣裙，一對一對一羣一羣很親熱

的像炎熱的太陽下的旅行者見了陰樹一般的撲到我們面前，又好像情人說情話似的喋喋細語說個不停。

會的開始是在傍晚五時。時間一到，大家很鎮靜的聚集在場中，都期望着快樂之神，很快的來臨！首先由主席報告着：

「今天是我們與各位教師及各位小朋友開晚會的一天，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現在戰爭這樣的激烈，敵機每日的轟炸！這些可愛的小朋友不但沒有跑到後方去過苟且偷安的日子，並且還很努力的讀書。不獨很努力的讀書，並且還與我們一道做各種救亡工作。各位小朋友的年齡雖小，可是發生的力量，是同一樣大的，希望各位小朋友更努力的下去，使將來變成很優秀的國民，替國家作番大的事業。同時，敝團略備一點茶點，表示我們高貴赤誠的友誼……」主席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後，接着就是小朋友答詞：

「各位老師，今天承貴團的招待，我們是十二分快樂的，因為我們學校自音樂教師走後，我們的精神，感到非常的枯燥！自各老師來此後，我們好像春天的樹木似的——蓬勃起來了。現在我們既有了這樣好的機會，祇有加倍的努力，儘我們的力量去喚醒醉生夢死的人們和鼓勵抗戰的戰士；才不負各位老師對我們的期望和熱忱。更希望各位老師能長期的指導我們，使我們很快的成爲和各位老師一樣的偉大！」接着就開始各種餘興。



時針和分針很迅速的在表面上旋轉，直到七點多鐘時就結束了會。別了可愛的小朋友好幾個月，可是那種天真的小朋友的情形，時刻在我們的腦海迴環着；我們遙望他們在砲火中長成鉄一般的健強！

# 發現了「有漢奸嫌疑的理髮店」

柳秀娟

尹卜駒同志今年祇有十六歲，她的體格態度，却是大人樣子；平時她很少講話，可是今天却特別，也許她覺得這些話有講的必要。

她講話的聲音很小，態度也很不自然，兩只眼睛四面張望着，好像有什麼秘密怕人家聽見似的。

「今天我到××中學去教歌，因為距離唱歌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因此我就想趁這個時間去理髮。走到北門嶺下一家理髮店裏，我一走進去，就看見一種很奇怪的東西，那東西是用香煙包裏的錫紙做的，類似高腳酒杯，一共有九個，倒黏在用新蘆蓆鋪成的天花板上，看上去並不美觀，但是擺的樣子很是神祕；而且那雪白的錫紙酒杯，又非常觸目，祇要一走進門就可以看到了。這家理髮店裏還有口琴賣。當我頭快剃好的時候。有一個人從屋裏拿了一包口琴出來，大約十幾只，向我要不要買。那裝口琴的盒子上面，花花綠綠的圖案畫，好看極了，是蝴蝶牌的，這牌子好像是日本貨……」

正講得有勁的時候，隊長吹哨子開工作檢討會了，在工作檢討會上，我們又請尹同志把理髮店的事，詳細底報告了一遍，這件事情，經過大家的討論以後，確有懷疑。

第二天胡隊長派我跟尹同志再去調查。

我們倆個人商量好了一個不留痕跡的調查方法；我的頭髮很長，尹同志算是帶我去理髮，在理髮的時候注意他們的行動，盤問他們的來歷。

北門嶺下街，這是一條通高安的要道，自從我軍放棄了南潯線，退出了南昌，戰事的重心，便移到奉新高安，因此部隊上下，運送彈藥，轉運傷兵等都須經過這裏。這條街是丁字街，向東走過了一條河便是進××城的北門。向西走可以直達萍鄉。這家理髮店就在丁字街的路口。

我們住在西門外，從西門走到北門大約有二里多路，灣灣曲曲走了好幾條街，才走到那裏。可是一走到理髮店裏面，確實與眾不同，也許我們對他已經存了一種懷疑的心理，一間間的店面，幾扇門窗上的玻璃，有的完全沒有，有的打破了一半，牆上掛了兩面大鏡子，地下的亂髮積成半寸厚，天花板上錫紙酒杯，雪白的光茫照耀在骯髒不堪的理髮店裏，總覺得有些不相配。

在這樣一家不像樣的理髮店裏，有穿「真嘍嘰」夾長衫和扎腳褲的，有的穿一套真嘍嘰，真「直貢呢」，也有穿着一陰丹士林一布的，更有做小販的人，八九個人圍坐着不知在談些什麼，從我們進去以後，除了一個穿「嘍嘰」穿「直貢呢」的人來招呼我們外，其他的人

，一轉眼就不見了。

替我理髮的那個青年，手裏拿了軋刀，前面軋一下，後面軋一下，頭髮剪得一邊長一邊短，挑頭路的時候，手裏拿着一根針發抖，顯然是一個外行，那時候我恨不得立起身來就走，可是我今天的任務不單是理髮，而是調查。

還有一位理髮匠和尹同志談話，他問的完全是關於部隊的行動，「今天開到高安去的是那一師？」「他們有多少人？」「師長姓什麼？」「他們到那裏紮營？」都是這樣的問話。尹同志完全用敷衍的態度含糊地答覆他。由於他們這些話，我們更明瞭了他在刺探軍情。

從外面走進來一位年約四十餘歲，身穿「線春」夾襖和扎腳褲的人，他大搖大擺走進來了，先四面一看，這時候和尹同志談話的那位理髮師，連忙去招待倒茶請坐，請他吃香煙，態度非常殷勤，一面替他刮鬍子，一面講話，而且常說些叫人懷疑的又聽不大懂的話。我所聽懂的什麼「二萬塊錢不知什麼時候寄來，聽說已由南昌寄出七千塊，但不知寄到那一處。」這時離我軍退出南昌已經一個多月，這麼還有人在南昌匯款呢？！我心理這樣想。還有這個中年人起初進來的時候，並不像要理髮，他的頭髮是禿頂，鬍子也沒有黑，而後又匆匆的刮了一刮就走了。同時理髮師對他的恭敬，完全和對普通客人不同。

還有一個可以懷疑的人，有一個賣藥草的中年人，正要想走進理髮店的時候，被一個理

髮匠揮了一揮手而向後轉了，最後我聽理髮匠講了一句話，「等一下子來吧！」

根據我們今天所得到的材料，確實很多地方可以懷疑的，後來我們又去買了一只口琴，這種口琴據有經驗的人說，的確是日本貨，所以從這一只口琴說，這家理髮店裏至少有販賣仇貨的可疑。

經過團體的討論。覺得這件事情，有繼續調查的必要，於是我們就寫了一個很詳細的報告給總司令。

第二天總司令把報告批下來了，總司令說這件事情要特別注意，並且還派特務營同志和我們協同辦理，就從這樣起我們就決定五個同志化裝了和特務營便衣隊共同工作。

# 釘梢

尹卜麟

新的滋味出來了，是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的，這次倒嘗了一嘗，頂甜的，頂酸的，也頂苦的，頂辣的，味道最新鮮的；可是真難得叫人去嘗試哩！你猜這是什麼？化裝去捉拿漢奸，就是這個，喂！頂有趣的，頂滑稽的，更是頂嚴肅的，你們瞧吧！

當我第一次化裝的時候，心裏老是不安，撲通撲通的亂跳，我對這工作又是沒有做過的，毫無一點經驗，怎麼進行呢？焦急……

化裝好了，穿着一件長袖管的藍布袍子，一雙黑布鞋，臉上稍抹了一點粉，多好，就他媽的腦袋瓜子不行！我們的頭髮，全都是短的，和男孩子一樣，裝個女孩子，怎麼成呢？只好把梳梳得漂亮一點，梳飛機頭吧！成了，這是個中學生的裝束。

要出去了，我心裏更緊張了，更怕了，我怕在街上鬧出亂子來了，理智的想一想，爲了咱們的工作，爲了咱們的祖國，什麼都得幹！去吧！壯大自己的胆子，上大街去。

我很沉着很穩定的離開了家，慢慢的穿過大小灣灣曲曲的巷子，向正街走去，我那遲鈍的眼睛，也隨着環境的需要，而變得靈活了，使我精神都集中到街上的每一個人，看看每個人的樣子，注意每個人的行動。

走出北門外，剛渡過浮橋，一下光景，從前面的一個小巷子裏，溜出一個西洋式的中國人來，一襲藍色「嘩嚨」的中山裝，外加一件「太陽呢」的單大衣，頭上有一頂灰色呢帽，腳穿兩隻黃皮鞋。面上顯出他曾幹過很多大事業的，經驗很豐富的樣子，嘴上還有副很新式的八字鬚鬚，頂神氣的，是宜春唯一的裝束。這樣的一個人，他漸漸的向我逼近了。

我看他好漂亮似的，隨意的瞭了他一眼，他走路的快慢是不定的，也許他有病吧？可是他常常的回頭來看看望望，可不知道他到底找些什麼，那時我就跟上了他，這時他的行動更不自然了，到了浮橋的頭上，他停下來了脚步，彷彿在等待誰似的，我也聰明了，停下來吧！我扶着橋欄杆，在那靜靜的河岸邊上，看漁翁釣魚。這傢伙看我瞧釣魚去了，他回頭就走，並加快馬力，這樣更使我懷疑他，立刻趕上去追，他灣了很多小巷子，把我的眼睛也穿花了，找不着他的人，我急了，忙從一條直巷子里跑出來，到了正街上。……啊！這傢伙也從隔壁的一條骯髒的小巷子里鑽出來，他站在巷口視着街上的情景。他的服裝改變了另一個方式的裝束，單大衣脫了搭在左手上，右手將呢帽拿着，也許他跑熱了吧；他頭有點禿，可是頭髮還很濃，風吹得頭髮飄飄的飛。他站在巷口，真像吹風涼一樣，我就到對面的一家藥店裏買盒萬金油，剛把腳邁進店門，他又逃了。我把萬金油拿了就馬上去追他，等我出了店門，早已看不見他的影子了。這時候我只好正在正街上蕩來蕩去。好一會，那個傢伙從一家很

零亂的裁縫店里溜出來了，我怕他又發現了我，立刻閃到一家紙煙店里去買了一盒大刀牌的香煙。那人到底又上那里去還不曉得，只瞧着他向東門那邊去了。

天色不早了，我們集合的時間該到了，一面還要去看看那家裁縫店，究竟是什麼東西。

當我經過那家裁縫店的時候，店里有很多人，他們的打扮和態度，都像鐵路工人一樣。他們都在指手畫腳的低聲談話，一會兒都分散開了。在他們家的天花板上也有個銀杯，很明顯的。很亮的，再仔細的看看這店哪！真不像是一個店，更不像裁縫店，這個房屋很深，里邊很暗，靠着大門口有張長台子，台子上懸掛着一根竹桿，竹桿上有兩支黑白絲線，台子上有一塊藍布，門口的短凳上，有個中年女人坐在那里做針線，她的眼睛很機敏，我從那里一過，她就一直盯着我看。這是這家裁縫店的佈置。

因為這工作還沒有結果，所以第二天還要繼續下去。

在一個短短化裝的時間裏，我的年紀增加了一半。變成一個中年婦人，曾招受過敵人的摧殘的，衣衫襤褸，破的藍布大褂，一條大的青褲子，頭上包着一塊補了的花布，一雙大腳，個子大大的，人家都說是江北人逃難到此地來的，就是我老先生，一出門小狗們看見了我，都找着我咬。

那天我還是照着第一天的路線去，到了東門，天下大雨了，我停在一家屋檐下躲雨，遠



遠的來了個四十餘歲的男子漢，個子很小，樣子像個店員，穿一件長衫，他是個光頭。他拿着一把很大的紅雨傘，傘里有一包東西似的，天大雨的時候，他不把傘張開來遮雨，行路也不快，就有點兒奇怪。當時我也隨着他同一方向的去，雨愈下愈大了，到東門的門樓下休息。果然，不出乎我意料之外，從傘里拿出一包東西來，用報紙包的，像一塊磚，他將東西抱在手裏，把傘張開來了。有時將傘背在背上，有時又將傘收起來，有時又跑到人家屋子裏去了，時常不斷的變換。可是我一點也不追他，因為已到了城門外了，街上的人很少，在那個下雨的時候，就只我和他兩人在街上呢，難道他還會逃出了我的眼嗎？，斷續的走到了一條廣場，四面高高的，祇有二里路長的一條直路橫穿過廣場，對面是個村莊，大概地點到了，接洽的時候也快到了。——那個怪人又把東西擺到傘裏去了，走得也快了，鑽進了那個村子，就不見了。這個村子很冷靜，很孤獨，每家都是把門關起來的，我在那裏等了好大一會，還不見有什麼動靜，也不見有什麼人出入。真失望得很。

唉！因為缺少經驗的緣故，眼睛究竟還是鈍。

我前面說得還不夠哩！後面還有，頂甜，頂有趣，頂酸的，頂滑稽的，也更苦，更嚴肅的，更辣的，多着呢。

## 捉漢奸捉到司令官

朱幸慧

化裝出去偵察的同志們，每天晚上回來總是談起一個人。

這個人穿着最時髦的，時髦到宜春找不出第二套來的西裝；眼睛很兇很尖利，嘴巴上留着並不好看可有一點兒「架子」的小鬍子。行動很有點兒神祕，對於那些早有記錄的值得懷疑的店鋪。似乎非常熟悉，老是一竄就竄進去，一竄就竄出來，同時老有些三不四的，打扮得簡直完全跟他自己不相稱的人和他攪在一起。碰到放空襲警報的時候，又常常碰到他跟那些三不四的人在城外直轉。

凡是遇到我們化過裝的同志，都得緊緊的盯上幾眼。

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們的同志一連一釘一上了四五天。

事情緊急了，總司令部要向前推進，而我們服務團和特務營的出發說不定就在今明兩天，因此雖然材料還沒有收集得充分，但今晚上必須行動！

但是問題是在：早有嫌疑的店鋪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可以協同縣政府來一次搜查，可是那些一釘一了幾天還沒有完全得到結果的嫌疑人物怎麼辦呢？有好多根本就無法知道他們居住在那裏，因為這些傢伙靈敏極了，一知道有人在「釘」，他們就會轉十七八個大轉把你居

掉，即使摔不掉也會跑到一個地方去躲着不出來。唉，真難極了！

今晚上大家擠在美國旅館，預備作一次最後的決定和部署，我們就在那兒等丘營長來。這時，尹卜駒她們幾個人突然跑進來說，已經「釘」了好幾天的那個小鬍子在對面書店裏，眼睛老盯住這裏望。我就站起身來下了樓梯走到對面去，剛走進門就有一個勤務兵進去說：「浴盆有了」，於是他跟一個穿着黃色嗶嘰軍服的人就站起身來要走，那位軍官先出去，小鬍子走到門口就站定了，回過身來緊緊盯着我；托身上這套軍服的大福，我也面對面。着他，乘這個機會認識了他的臉和身材，之後他就回身走到美國去了。原來是他陪了那位官長來洗澡的。因此我們就想先把這位軍官的來路弄清楚，於是先找那個勤務兵，找到一看臂章符號，原來還是總部的。仔細一問，才知道跟小鬍子在一路的那位是新到總部的謝參謀。我們正在問那勤務兵話的時候，突然澡堂的伙計來叫他：

「喂！司令官叫你！」司令官？我們自己相互的看了一下。接着，我問：

「司令官？那個司令官？」

「噢！×司令官哪！」伙計好像表示「怎麼堂堂的司令官你們都不認得」的樣子。

「哦，是什麼司令官？」

「是本地的游擊司令呀！」同志們又不約而同的相互看了一下。

「哦——那末他的台甫是——」

「？」

「嚶，就是他的名字叫——？」

「××××！」

正在這時候，特務營第一連的司徒連長來了，先進去請了謝參謀談了一下。之後，大家覺得有仔細商酌一下的必要——碰到總部官長，又碰到「游擊司令」——連長把監視的人分配了一下，就大家回到樓上，結果想出了一個冠冕堂皇的辦法，由司徒連長出面，寫了一張片子，請謝參謀洗完澡後代請「×司令」上來談一談，我們有些不懂的事要請教他。於是我跟司徒連長就在對面另外找了一個空房間恭候。

事實上他們還沒有洗澡，因此不多一會，謝參謀就陪着他上來了，見面就是一張名片，上面的官銜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參議」。——武漢不是早就淪陷敵手了嗎？——接着他又報出了一大堆履歷，什麼×部長跟他很熟呀！做過×××的全權代表呀！跟現在的×總司令，×副司令，×參謀長也認識呀！真不少！

謝參謀早就知道是怎麼一會事兒，於是我們三個人就先聯合起來「司令官」長，「司令官」短的大大的捧了一下，之後就很歉遜又很直率的告訴他，我們在做偵察漢奸的工作，但

是對於地方上太不熟悉，因此乘這個好機會請老前輩來指教一下。接着我們就把跟他有關係的常去的地方提出來，把可疑點也舉出來，請他發表意見；他回答不怎麼頂熟悉，不過他非常肯定的說：「假如我們發出紙條，他一定盡力一效勞」。談了好一會，他一個人先下去了。

他下去後謝參謀就很坦白的告訴我們說：「我是好幾年以前在武漢跟他同事，那時也並不深知他；最近我來總部，又在街上遇到他，他才請我洗澡。實在，過去我就並不深知他，以後一別幾年，誰也不能保住他現在是好人還是壞人！因為你們不必因為我跟他在一起就覺得不好意思下手，你們有把握就做，而且應該快做！」

聽了他的話，就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因此時機太急迫，今天晚上我們一定得破案。現在我們也不得罪這位司令，我們還是非常客氣的請他領導我們，請他跟我們一路去搜查那些跟他時常有往來而犯着重大嫌疑的店舖，看他怎樣。對他的具體辦法等初步工作完成以後再決定。謝參謀完全同意，他答應洗完澡之後再請他上來。

就這樣，累了這位「司令官」一個通夜，陪伴我們在街上奔波了八九個鐘點。不過也在這些時間中間，終算把這位「司令官」的來歷摸得有點清楚了。

這位先生的確在很早的時候做過很多事了，但往後似乎神經上有些不大健全，因此始終沒有做出什麼大事業來。他在本地的紳士中間，當然有鶴立雞群的樣子，因此在地方上的聲

這也有相當的根基。在抗戰以後，他就想拉拉游擊隊，攬個什麼「游擊司令」之類的官做做。雖然碰了好些釘子；但是奉迎他的人還是不少，再加上以前確曾當過一度什麼司令，因此「司令官」「司令官」就被叫得震天響了！

可是釘子是釘子，他的希望非但不減，而且已開始找幹部了，就這樣東拉人西拉人，引起了別人大大的懷疑。

另外一個原因，像笑話也是事實，這位先生很愛玩，但是家裏太太管得很緊，祇得時常借空襲警報的機會溜出來。因此放警報時就時常在外面看到他。

據臨走前調查所得是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不敢說一定能解除我們的疑竇，但那時也祇能做到這樣。

另外在工作完了之後，產生了一點感想，像宜春這地方，假如有一個有聲望的地方紳士願意接受正式的任命，出來組織游擊隊，當然是絕對需要的；不過在事情尚未成熟，還沒有得到正式任命之前，就這樣亂來一起，對抗戰建國的大業非但無益，而是有害的！

## 野 餐

李亞芬

楊特派員在「五一節」那天，召集我們全體、和軍委會政治部抗敵演劇第二隊、政工隊、軍委會簡報排第一班、特派員辦公室的幹事們一共五個單位，在化身岩舉行野餐。上午還下雨，剛巧在下午二、三時的光景，天氣轉好了。而且在總司令的訓示時，太陽先生出來迎接了；今天總司令在初夏的陽光下，一點不顧疲勞的訓話了一個多鐘頭，總司令分析國際變化對我國抗戰的利害關係給我們聽，又講我們應該怎麼去工作。最主要的有幾點：

「各個工作單位，大家到了一個新地方，要先計劃好，分配好，工作不要重複，重複對國家非但沒貢獻，而且是會使老百姓討厭的。」

「……工作要切實，宣傳要通俗……文字宣傳不要弄得太藝術，老百姓看不懂的……」

「在第二期抗戰中，我們要動員所有的人力財力，以全力去貢獻給國家民族，要使所有的人力武裝起來，到戰場上來！目前，這個工作太不夠了，這就是各位負的使命，要去推動。」

……

四塊長方形的磚瓦便是我們的桌子，凳子便是泥地，化身岩的風景也不錯，清涼，幽靜……使大家的精神調劑了一下，在大自然里洗個爽快的澡！

一菜一湯，是規定好的，由每個單位自己做好了帶來，另外楊特派員貼我們每桌二元錢的菜錢，大家吃的時候就擔心，快點吃啊！因為軍隊里有這個規矩，總司令一放筷子，我們就不能吃了。好！快點……吃好啊！三個團體排起隊伍，準備唱歌啦！總司令看着大家又是呆呆板板，立正……這一套。他說：「大家隨便一些好了，」大家歌一唱完，總司令又講：

「你們都唱歌了，我不會唱，我就來講兩個故事給你們聽聽，這故事都是最近從戰場上得來的……」

「第一個叫『二、四、八』二四八是什麼呢？二月四十八日嗎？不對，一個月只三十天啊！那末二十四年八月嗎？……不對，也不對，是最近從戰場上得來的。再聽——」

「……『二四八』是這次在湘鄂戰線上得來的文件上，知道敵人的『軍隊編制』是二、四、八，每一班有八個中國兵，四個高麗兵，二個日本兵，四個高麗兵監視八個中國兵，二個日本兵監視這四個高麗兵。這樣一來，每班只須二個日本兵，就可以戰鬥了！我們中國人簡直是奴隸之奴隸！這是我們中國人大家的恥辱！……」

總司令告訴我們宣傳時候，主要的說明現在不當兵，是做奴隸的奴隸啊……

「第二個故事是這次在奉新鳳凰山上，有我們×××師在守着廣福寺。四月十七日那天，我們一個士兵——機槍連——他左手受傷了，掛彩下來，走了幾里路，忽然想到他的機關



槍交上去了，可是機槍零件沒有交上去。他又回去。那知道這時天已黑了，到了那廣福寺廟裏，他發現怎麼人多了，再一看帽子，才知道是敵人，我們的隊伍已退到那邊去了，他不知道，又只好回來，可是天黑的原因，摸……又摸到敵人那邊，他一直掩避着不給敵人看到，後來敵人退却了，他又回到廣福寺去，結果仍舊把他的機關槍零件帶了回去，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到……這是一個模範軍人，他能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就把這兩個故事給大家作宣傳材料吧！

「立正——敬禮！」天黑了，總司令起身先下山。野餐也在歡樂的情緒下結束了，三個團體在明亮的月光下排成一條綫走向總部去。

## 小朋友的軍隊

謝冰瑩

在宜春一個月中間，我們工作做得相當有點頭緒的時候，五月五日的晚上我們總部傳令兵送命令來給我們，叫我們次日一早就開差到前方，同志們聽說要上前方的消息，大家高興得跳起來，尤其是幾個小同志特別快活，在屋子裏一跳一縱。當天晚上大家都不想睡覺，每個人整理自己的背包和乾糧袋。睡覺哨子吹了半點鐘，同志們還是不睡，有的同志在後門口談論着這次上前方打回南昌去就開心了；那時可以看見南昌許多小朋友。大家談論得非常起勁的時候，吹熄燈哨子了。同志們祇好睡覺。因為明天清早要出發，早晨還得整理行李。我們雖然睡在床上，可是我的腦子裏還在想着說：「假使明天離開宜春，這兒的小朋友一定也要很難過吧！」

我們在宜春雖然只有一個月，但是小朋友們同我們的感情非常好，尤其是縣立女小的小朋友特別好，她們每天吃好中飯要到團部來玩；一來就是二十多個，比自己的姊妹還要親愛。她們很有禮貌，在街上碰着我們的同志就敬禮。

因為她們沒有音樂教員，後來學校長來請我們擔任，因此在這過程的過程中，大家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

迷迷糊糊的，夜快要過去了，耳朵裏祇聽見同志們在靜靜地打着鼻鼾。過了一會兒公雞叫起來了，把我的睡夢完全驚散了。我馬上從床上起身穿好衣服，起床哨子一吹，同志們就起來了。值日的同志到街上買菜，其餘的同志在打自己的行李，臉孔上帶着愉快的笑容，嘴裏唱着：「走，朋友！我們要爲爹娘復仇！」

大家手裏都忙着整理行裝，祇聽見遠遠的歌聲越走越近來到我們宿營地。我走出大門口一看，原來是女子小學的樊校長和李老師帶了一羣小學生走進我們大門口。有一位五年級的級長胡文清發出口令：「立停！向左轉！」我想她們一定知道我們要開差來送行的吧！

我們馬上也排好隊伍同小朋友面對面站着隊。李老師走近我們面前來致歡送詞。李老師的話還沒有說完，小朋友們的眼淚一個個從眼眶裏流出來了。後來派一位代表胡文清同學出來講話，她張開小嘴說：

「服務團諸位女老師，我們今天聽說老師們要開到前方去的消息，我們說不出的難過呀！……」

「不知拿什麼東西來答謝老師們的辛苦，……」

小朋友的感情同我們特別深刻。她一面說話，一面眼淚一直望下流，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可是給胡文清這樣一哭，把全體小朋友多感動得大哭起來。她帶着眼淚繼續說：「在一個

月中間，我們女小的同學得着老師們許多幫助及鼓勵，我們學到好多抗戰新歌曲，還帶領我們到傷兵醫院去慰勞，我們全體同學希望老師們到別處去了以後，還是要常常來信領導我們做救國工作。今天我們來送老師沒有帶禮物來，最後只有向老師們敬禮，祝你們一路平安到目的地。」

我們答詞：「親愛的小妹妹們，今天我們和你們不過是一時的離別，請大家不要難過！把你們的眼淚去洗清中華民國的國恥，不要忘記我們最大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們雖然同小妹妹們離別，可是我們的精神還是在一起努力工作的；我們離開宜春後你們的担子更大了，希望小妹妹們更努力去做工作。關於八十八傷兵醫院的事，現在完全交託給你們去做。小朋友們今天特別要告訴你們的幾點，請大家記好：一、到醫院去慰勞，對負傷同志要尊重、誠懇、耐心；二、要知道傷兵同志在前方作戰的情形，我們鼓勵他們傷口好了再上前線殺敵。」

「你們要安心的求學，並且要努力做救國工作。關於前方的戰事有我們總司令及忠勇將士在同日本強盜血戰，將來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我們就可以見面的。」

我們的話講完，小朋友的眼淚還是沒有乾；胡文清走出隊伍來就叫一二三，指揮小朋友唱歌。她們一共唱了三支歌，表示歡送我們。這時候已經八點半鐘了，她們還要上課，我就

國興校長說：

「請你們回學校上課吧，今天承老師及小朋友們來送行，我們十二萬分的感謝你們的誠意！」

這二位老師對小朋友們非常好，所以小朋友也很信仰她們。二位老師帶着一羣小朋友走出我們大門口，我們送她們到大門口。四十隻眼睛看着她們一大羣在遠遠的還時時回過頭來看我們。

開飯了，大家用突擊的姿態吃好飯，再把行李完全整理好，等一點多鐘挑行李的快子來了，我們把背包乾糧袋背好，立刻排好隊伍就告別了我們宿營地。那時候，四鄰的老百姓，他們看到我們開差，有二位老太太也流下眼淚來哭了，好像女兒出嫁媽媽送出門一樣。她還說：

「姑娘一路平安！望姑娘們把日本鬼子打走後，你們再到我家來住！」

「媽媽我們走了將來打了勝仗我們一定再到你家來住！請媽媽回去吧！」我們感情地回答着。

整齊的脚步走進西門口，遠遠的就看見一羣非常整齊活潑的七十多個小朋友穿着白上衣和黑裙子，排着隊伍在女小門口等我們。我們走過她們的面前，小朋友們就跟在我們隊伍後

面唱着歌送我們。她們的歌聲影響了滿街民衆都走出來看。後來又接着我們的歌聲，從西下街走過東正街，老表和表嫂們看了很奇怪，三個五個談論着女兵走了，不知道到那裏。有一位小朋友她很天真的答覆老表及表嫂：「女老師她們到前方去殺日本鬼子的！」一直走出北門外河邊，我們的脚步和小朋友的脚步停留在碼頭旁邊，大家互相的唱着歌。我這時候想在這熱烈、興奮中間她們不會再哭吧？那知道完全不合我的想法，唱好一個「保家鄉」歌，小朋友們的眼淚又從眼眶中流出來了。當船頭第一篙子把船撐開河邊的時候，小朋友們的手揮起來，她們眼睛裏含着滿眶的熱淚。

蘇聯抗戰的婦女同胞來（日記）

李亞北

五月十六日：

碰得真巧，我們在思田村訪問民衆的時候，「媽媽」從南嶽打電話給總司令。電報局總機恰巧也在思田村。那時，因為總司令出去散步了，我們便揩了一個油，和「媽媽」親熱的講了幾句話。

拿到電話筒，依我心里要叫：「媽媽！」聲音要高高的才好，可是旁邊有總機的許多同志還有電報局的同志在，有點不大好。不知怎樣的，那時候不叫一聲媽媽，心里好像不大舒服，像減少一件什麼東西似的不痛快！

「媽媽」的聲音本來是輕輕的，所以在電話里聽起來，有些麻煩，我只聽到這幾句：

「……我們還有一個星期就回來了……同志們都很好，……我的腳還沒有好……」

我們一走到家里，便報告好消息：

「報子報，在總機，探得「媽媽」消息，還有一星期回來，趕快回頭報，報，報，報告

同志們歡喜的那股勁兒，真像十足的天真孩子。

「媽媽」，你二十個孩子在等着你，快點快點……回來哩！」

五月十七日：

最近幾天內的工作，是在總部附近調查戶口，我們調查到這兒的出征軍人很多，那些出征軍人家屬，有的因為丈夫去當兵，生活很苦，有的女人，甚至於在討飯。本來規定好每個出征軍人家屬是有安家費拿的（安家費是有十元錢，和每年六担穀拿，要一甲的戶家湊起來的）。但是，因為壯丁抽多了，安家費也要增多了，如果那一保都是窮人呢？安家費實在湊不起，於是就這樣無形中，安家費像取消了。我們問到許多女人，他們什麼安家費，什麼優待出征軍人家屬……她知也不知道。因此有的老百姓怕當兵，主要的是生活痛苦。

我們看了這工作的重要，因為第二期抗戰，對於兵役增加的更要緊。所以我們在昨天晚上工作檢討會上，決定這幾天調查戶口時，要特別詳細調查出征的軍人家屬。等「媽媽」和去南嶽受訓的十四個同志回來後，開個慰勞出征軍人家屬的會。

五月二十一日：

到新喻來已是十四天了。兩個星期內，我們在傷兵醫院（流動性質的第六輸送隊）設立



了一個俱樂部爲傷兵同志解除痛苦。自己還設立了一個民衆診療所，幫助我們工作的開展，其餘是附近幾個保學教唱歌，用教歌的方式去推動他們。還有呢？計劃中的：1 慰勞破壞公路的民衆；2 辦失學的民衆子弟學校。

喔啲！調查戶口的工作終於結束了，今天聽潭口第三聯保中心小學小孩子講，離我們這裏七八里路的地方，洋津，有一個小學，學生有四五百，這規模較大的小學，在文化水準可憐的新喻倒也是可喜的。我們今天便派了一組同志（霍和風，饒珍，我三人）同去看看。

第六區區公所就在六區中心小學內。我們起先說要見老師，請小學生去傳達，小學生來說一個老師也不在，……後來我們便去見區長，我們也不叫那個人去傳達了。自己衝進區公所去再講。嘿！區長就在房里，被我們看到了，我們便客客氣氣和他敬個禮，他老先生倒一個禮也不同。他！他看不起我們小兵啊！我想假使我們三人身上有一條三角皮帶，或者衣服穿得漂亮些，那我相信他一定會規規矩矩的回個禮的；可是我們恰恰穿的是小兵服裝，束的是一條狹皮帶……

不管啦！我們把總司令部的牌子搬出來了，拿些架了出來。嘿！架子一擺，茶也來了……老師們連校長也來了，「貴什麼——做什麼」的……一套客套話也出來了。心裏真暗暗的覺得好笑。可是這小學幾算教歌難找出的——完全一小學，就是城裏也只有三個中心小學

。可是他們的敵機轟炸，嚇的嚇了，停的停了，只有一個場上看課。

我們問他們學生們課外活動做些什麼救亡工作，他們說做了二次下鄉宣傳工作。聽聽也覺得可憐得很！「二次宣傳工作……」這學校雖然是個小學，可是還有二十幾個的青年呢，差不多「住讀」的多，這學校我們要不放鬆不斷地去「打氣」才行。

五月二十四日：

總座這次下命令，我們總部的特務營要加強士兵訓練，尤其是政治教育，開辦了訓練班，我們每星期一、三、六，下午五時至七時，是特務營——一、二、三連的「歌詠——遊戲——指導」。

我們每一連去二個人，這六個同志成立一小組，經常開會，解決困難，練歌等。

今天是我胡瑞英去特務第一連，第一連是和我們最老的弟兄了，我們在上海打仗時，就一塊兒工作的。今天我們又和老弟兄們一同研究歌曲，大家像好多年的老朋友一樣，他們對我們也很誠懇、和氣，我們自己呢！態度要特別注意，要莊重、嚴肅、和氣……不然，弟兄們會輕視你。

五月二十五日：

潘科長告訴我們「媽媽」她們同志們到了吉安，明天便可到了，所以今天我們一吃好早飯便派了五個同志去接。

我是第一隊代表，霍和風是第二隊代表，王俞潔是第三隊的代表，林曼萍、朱淑芳兩人是第四隊的代表。我們沿着去吉安的一條大路走。到浜橋（離我們家有八里路）我們便停止了，先和老百姓聯絡，唱一下歌，便轟來了許多陌生的同胞。我們還是工作，宣傳，訪問……還燒了一大鍋茶，「媽媽」和同志們走了那麼多路，一定需要喝茶的。

「來了，來了！」和風指着前面的山那邊。

「嚶！看見了，在山凹子里的是不是？」

「山凹子里？大家聽了就看，嚶！那一大羣黃的，嘿！一定是同志們穿黃軍服；我們想同志們一定又瘦又黑，又健康了……「媽媽」和曹自剛不是生病嗎？她們從峽江來有二天，一定是坐轎的……猜着，想着，更着急的等着，不一會，那黃的什麼東西從山凹子裏穿出，又穿過樹林，嚶！上當了，不是「媽媽」她們啊！咳，却是——一羣黃牛。

天已是黃昏了，我們抱着「明天再去接」的心回家。

## 「媽媽」回來了

林語堂

一個靜悄悄的屋子裏，忽然充滿喧鬧紛紛的空氣。二十個女孩子快樂地連跑帶跳的趕到媽媽的前面叫着，還緊緊握着手，一個個高興得要命。「媽媽」那對圓大的眼睛喜得縮小了許多，連口也閉不起來了。

不見「媽媽」已有兩個多月了，久別重逢，這種快樂誰說得出來呢？！

自從「媽媽」離開了我們帶着十四個姐姐到湖南去受訓後，我們時常在想念着「媽媽」；尤其是遇到困難的時候，更想着「媽媽」了。雖然總部官長很關心我們，但是總不能時常跟我們在一起，媽媽是時刻不會與我們分離，對於每個女孩子的生活，都十分關心和愛護。若是有困難，我們還不知道，她就立刻解決了。因此這次南昌撤退的時候，思「媽」的心，特別厲害，個個都有點愁眉苦臉，覺得不爽快。但還是儘量的以理智來克服。同時也要顧及我們的環境，我們雖然是一班幼稚的小孩，但是所做的事情都是大人的事。救亡工作的担負者，豈能夠在家裏一樣的嗎？惟有二十顆心凝結在一起，互相愛護與關顧，這樣我們的困難才能無形中減少；這樣一想，二十顆心又重新的活躍起來了，在行軍中我們又學習到好多行軍常識。沿途總是我機會和民衆接近，我們的歌聲一發，許多的男女老幼都把我們包圍得緊

緊的，不肯把我們放走，聽得非常起勁。尤其是每到了一個地方，經常地和民衆打成一片。有許多老媽媽看見我們親熱的叫他媽媽，他們就真以無限的慈愛來對待我們了，雞蛋、點心啦！米糕，豆沙……把家裏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給我們吃；不吃，他就要不高興。他們看到我們那種艱苦的生活，非常憐憫我們，甚至流着同情的淚！

我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首先就忙着接洽與聯繫，但是每一次都難得到圓滿的結果，因為我們沒有說話的天才與交際的技能。每逢一個什麼集會來了，或聯歡會，別的團體都講得很好的，我們有工作和經驗都說不出來。在一個大會中，我們的團體湮沒無聲，渺小極了，同志失意的歸來，急煞！「媽媽」爲什麼不早點回來呢？害得我們每次都急，胡大姐時常急得要哭，大家都感到做一個領導者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對外更是困難，沒有靈敏的腦子及很多必須具備的條件是難得應付的。又埋怨自己平日太不當心，見平日什麼事情都有「媽媽」擔負了，都置之度外，理都不去理它，以致弄出現代的痛苦。就是表現着過去學習的精神不夠，天天唯一的願望，是「媽媽」早點回來。

今天「媽媽」終於回來了，一切的痛苦與困難就在快樂中消失了。

## 野外的展覽會

——

「敵人的飛機大炮，炸不動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當然這種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是現代的革命者必備的條件，但我們要認清，死的意義和代價，那種無謂的犧牲，我們是應該避免的。爲了防備空襲，使我們的功課不受影響，所以我們的上課，要改爲露天教授了。

高低不平的土坡，經過弟兄們辛苦的改造以後，成了一座極幽美的野外課室：並且還有一層層的土階，我們就當作椅子坐。各種的設置比較簡陋，可是在這時期我們對物質條件，也講究不了這些，只要能適合目前的需要就夠了。在野外上課，比在屋子裏的興味濃厚多了。不管陽光多麼厲害，我們決心抗日，就首先需要受訓的時期鍛鍊鍛鍊，能真正的抵抗天上的日。同學們的臉個個都晒得通紅的，可是一眼不眨的，靜靜地聽講，這正表現着，我們中國軍人的精神。

在課餘的幾分鐘內，不把握住它，時間就會從你身邊溜過去的。所以每逢下課時，每棵青松下面，一叢叢的人坐滿了，一個個都張開了好動的嘴，唱着新學會的「游擊隊歌」。有的躺在草坪上看書。真的，同學們沒有浪費一點時間，並且能夠爭取時間來運用。時代的輪子不停地向前推進，我們必須隨着時代進步，不然我們就會被牠淘汰。

忙了幾個鐘頭的功課，肚子也相當的餓了！須要打打氣，加點油才行呢。號聲一響，在值星官「立正！坐下，開動！」的口令下，飯就很迅速的就跳到每個人嘴裏，每人臉上掛了快慰的微笑，他們都是自願來吃大鍋菜的，集體生活是多麼有意義，多麼偉大啊！嘴裏塞滿了飯，吃菜帶搶。有的同學搶着說話，弄得嘴裏的菜都掉了下來；有的同學把菜都搶到自己碗裏，往樹陰下跑，很正經的說着：「喂，我們菜吃完啦，開始戰鬥，改變陣地！」等類幽默的話，弄得女同學都朝他們笑。同學們連吃飯時，都沒忘掉這次受訓後的任務。是的，我們要用游擊戰術來消滅敵人，希望同學們由學習而變成實際的運用，成為抗戰中一支有力的生力軍，來完成二期抗戰中我們所負的任務。這樣才不辜負這次來受訓的意義。這可以說來受訓的同學，都有這樣決心的，這不僅是我想，在笑，在思索，旁邊的同學，也在做鬼臉，各種各樣的。真好像在開展覽會。夕陽的餘輝，無力地照着山坡，我們的隊伍，像長蛇一樣的游下了山坡。

於湖南省南嶽。

踏步調

張定保

♩ 3 0 . | 5 1 . | 3 2 . | 3 1 . | 3 1 . | 3 5 . | 5 5 . | 5 1 . | 1 |

這是吹號的同志告訴我們——隊上起身的時間到了（五點鐘）。

聽到這聲音，心裏真急得要命，因為——只有十分鐘準備的時間，事情要辦得那樣多；被窩要摺得挺括，而且大家要一樣平，整齊、自己還要打裹腿——洗臉不洗倒是平常的事，還有一件最最要緊的事——上廁所……

爲了不給男同學說：「女孩子動作總是比男孩子慢的」。所以我們大家商量好——做每一件事要特別加油，拿我們的事實，來打破輕視女孩子的錯誤觀念。

經過互相督促，我們女的，並沒有落伍，有的地方，還走在男同學的前頭。

區隊長嚴肅地發出口令——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向右轉，按一二三區隊齊步走，我們隊伍，起初在公路上不快不慢的走着，逐漸的上山了！

這時候，天空中懸着二個東西，都是圓圓的，不過一個是白的，像小孩子一樣嫩白，她



得不高興似的慢慢地向我們告別了！

紅的，真豔麗，比大紅的美，還要漂亮，他對人們，是最平等的，只要你去找他，都會毫不吝嗇的帶着最高的熱情，在你的臉上，你的全身——使你感覺愉快，感覺……它還會使你的身體更健康哩！

我羨慕地注目的對着他看，他，溫暖而快樂的！向着我，向着大家，大概是招呼我們「早安」！

山是給我們爬得更高了！每一個同學的臉，都是挺紅的，尤其幾個血色最好的，兩個像雞蛋圓的鬍鬚，好像二個最好的紅桃子，纔可愛呢！

爬了三份之一的山，（四里路樣子）是一個三叉路，一條小路，是很近的，只要兩個彎一拐，就能到很高。可是走大路，還要兜圈子，才能到，我們是個一百多人的隊伍，該走大路的。

這時候，我們的隊長——匆匆的把手一翹，拿手錶一瞧，「嘿！」這聲嘿的意思，是代表時候不早了！他很快的往小路一竄！就到了很高我們是離他還很遠，他站住了，不是等我們，也不是他自己休息，是對我們發緊急口令——「跑步」！

「哈哈……」有的同學滑稽的笑着說：

「走也走不動了，還要跑步？」

有的同學——睜大着兩只渾圓的眼睛，頑皮的對着隊長，聲音不高的說：

「喔——還要跑步呀？這味道倒蠻好來！」

大家聽了這位湖北同學頑皮挺有趣的話，禁不住地——「哈歐、哈歐……」的笑出聲音

了！

雖然同學們是那樣頑皮，但是命令總是服從的，

「跑！」

糟糕！有幾個女同學要妥協了……可是妥協主義立刻失敗，——

後面的女區隊長（我們的團長）極嚴厲的——不准一個落伍，男同學也是同樣的大家跑

這跑步沒有効力，還是不快，不過腳提起一點罷了！

隊長看跑步不發生効力，所以跑了十幾步仍舊叫齊步走，而這時的齊步，就比剛才慢了

.....

到了山頂，還好呀！我們一隊不算遲到，一三四隊都到了！五二七隊還正在爬上來。

囉一下子，七隊都整理好了！

誰也沒有曉得，我們的教育長（湯恩伯將軍），他比我們早來，站在人羣邊上，等我們到齊。

極好的精神，站在演講台上，一雙烏黑明朗的眼睛，在四面轉——注視他的——一千多學生。

他的學生，用熱烈和尊敬的态度，注視着自己的導師——教育長  
他訓示我們，主要的：

一、要訓練我們做三民主義真正的忠實信徒，和領袖忠實部下。  
二、要我們爭取時間，爭取空間，來加緊學習更多的技術，將來畢業出去，替國家發揮更大的力量，更快的爭取到我們最後的勝利。」

我們教育長簡要的講話，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沒有不鑽進我們耳朵的。深刻的在腦海裏，不斷的盤旋着，「如何去努力實行呢？」

幹訓班的民運工作日記

早晚要上山，每星期要開小組會，座談會，每天足足上八個鐘點課。人家問：「你們一天到晚沒有停，星期日是是不是有休息？」可是星期日比平時更忙，還要做民運工作呢。最遠要走十多里路，來回不要二三十里路了嗎？還要爬高大的山，第一、二、三、四、五隊已做了幾次，我們是第一次參加。

背了紅帶子的值星官帶了隊伍向總隊部進發，（分配工作）走出校門往總隊部那條筆直的沙泥路，前面一列大隊伍各人手里拿着不同的東西（宣傳品）迎面走了過來，是我們的老大哥和老二哥（第一二隊）我們六弟們就立定下來，讓大哥走過去，他們剛走到我們面前，隊長的口一開，命令來了。

「各位注意！」這是他的口頭語，一口湖南音女同學——第九分隊參加第二隊工作，八分隊參加第一隊工作，七分隊留在本隊工作。這一下子把女同學全分家了。（因為一二隊有女同學全是軍事家）

陽光強烈地射入我們頭頂上，碧空連一絲雲兒都沒有，公路兩旁禿了頂的楊柳，已在發出淡綠色的柳絲，太陽的萬道金光照耀在大地上每個村莊，和愛的光彩與民房四週紅白色的

桃李花配合起來顯得更美，使人們看到感覺歡喜。嗚！春來了，——在她的懷抱里的一切都活躍起來了！

穿呢軍服，背乾糧袋的學員們，走上這寬大的公路，又轉向狹窄的小道，一忽兒全散佈到南嶽的每個角落。整個南嶽却出現了我們的同學，三三五五的走遍了每個民房。女學員做這工作算是家常便飯，那些軍事家的官長們，是初次嘗試到這個新鮮味道，但是他的興趣，熱誠，都是非常濃厚的。

過了遙遠的公路，又轉向小道，便轉進山地了，灣灣曲曲的小路，把我們包圍在山谷里，前進！展開在前面的，全是美麗肥沃的田野，三位男同學便談起工作如何來進行。

「第一隊至五隊做了幾次，這麼，這兒的民衆和你們相當熟悉了，你們做到那一項了。」我這樣的問。

「熟是熟悉了，再來一次，就可進行組織工作了，老百姓對我們很好，不過……就是婦女工作不能進展，非要有你們女同學來才行呢？今天你派到這兒來很幸運，工作定能做得好。唯一的把婦女組織起來不成問題了，哈……：：：：：！畢業以前要大檢閱……：：：：：！該要努力些！加油！」最後一句向大家說的，他的表情上好像已做得成功了。

從狹窄的小道又轉向田坡直走，便到了X老先生家。一進門，我們就會有東西吃，六角

形的盤裝糖果一類東西，那位老先生正在忙碌地招待我們的時侯，我便從後門滑過去了。踏進了後面的一所磚泥屋，我臉上浮着笑容，和藹地坐在門檻上，注視着對門那位姑娘，她釘着我直看，一動也不動。我站起來走近了，她一副大圓眼轉過來再從地下翻上來，像做賊似的，向我射一眼，趁着身子移動時，那副大圓眼閃爍着一種反感的憎恨的光芒。

那時她的母親從廚房裏走出來，比較另樣了，我還是和藹的笑臉和真誠的自我介紹，那個老媽媽把頭一低，仔細一看就注目到我那兩個耳朵了（她看到了二個耳朵眼）突然笑起來了。

「喔！你真是女的，姑娘！請坐坐囉！」

不一會！整個村子便聽到了這個好消息，絡繹地從門蓬里擁進來——看女兵，一個六七歲的老太婆把我軍帽脫下來看看。摸一摸好像懷疑似的。

我在自己的團體里，姊妹總稱我四大金剛老四，同時做了二年丘八了，活像個丘八的氣概，因此，在沒有看見過女兵的鄉村裏往往有這笑話發生。

在人叢中，夾着各種音調的笑聲，她們都是同樣的問我——「爲什麼要當女兵呢？」趁着這個機會，於是把當女兵的故事講給她們聽，她們聽得津津有味，說到日本人的兇惡時，她們臉上的表情跟着我講話而變動。

人越來越多了，把我擁到了後面的牛屋裏，四週把我圍繞得不通風，一塊燃燒着的樹根在火與煙的熏烤中，我們在牛糞的氣息中談着，尤其是剛才那位姑娘吐出天真而樸素的心，把這新鮮的故事講給大家聽，那座牛屋裏充滿了熱烈的爭吵和喧笑聲，……這是第一次看到女兵的經過。

# 大演習

周文南

## 一、學習與實踐統一

同學們在一塊兒上課、爬山、打野外，切磋了三個月的時光，所學習的是第二期抗戰迫切需要的武器——游擊戰術，當然囉！三個月這短促的時間，要研究這門功課，的確時間是太少了，這不過是給我們一個輪廓，假若要求得牠的精而巧，那要靠同學們自己去思量，探討，和從實際工作中不斷地去改進，才會使得這武器銳利，靈活，機巧起來。

因此爲了使這次學習對我們有個深刻的印象，學校當局給了我們一個實踐的機會。當我們功課結束後，預定了三天大演習，把我們三月來所學習的東西，在這次大演習中，全部搬出來運用，將我們的認識化爲行動。

## 二、大演習開始

昨晚宣傳隊有很多同學，犧牲了睡眠時間，在佈置明天行軍中的政治工作，大概還只有三點鐘的光景，東方還沒有一點亮光，「打滴打搭……」的起床號，已在那兒催促了。平



日同學們的動作，多少還加點慢拖拖地，今天可不同，一個個的臉早已洗好了，洗臉室是寂靜無聲的，聲音和人統統集中在走廊上，和暗淡不明的煤油燈下，他們都在待命出發。

噠……噠……的哨子聲，集合的號聲，再夾雜着人聲，嘿！這些聲音配合在一起，馬上使空氣變得緊張活躍了。

### 二、行軍中的政治開始

一出發了！政工人員打前站。「這句話提醒了我們，是啊！今天是行軍中的政治工作，政工人員要到前面去和民衆聯絡感情，要發動民衆燒茶水招待軍隊，路上同志們——我們的同學——都在稱讚着：「這羣女宣傳隊員真有勁！」

我們到達了總休息地點，就發動老百姓燒茶水，把一桶桶沸騰的熱開水，擱在空場上等同志們來喝。一羣羣的小孩子，經我們的宣傳後，他們一個個都昂高了脖子，放開嗓子在唱「打個日本，……殺漢奸……」的歌曲，這是我們臨時教的，在路邊等待軍隊經過，便高唱抗戰歌曲，來慰勞他們，鼓勵他們。

老遠地，一羣人在小路上蠕動着，小孩子的眼睛挺尖了，一聽見隊伍來了，三十幾隻小手拍……拍的鼓掌歡迎了，小嘴一上一下的波動着，這新的情況，給行軍疲乏的人看了，心

裏會感到無限快慰的，把這兒弄好後，我們政工人員又起程，到前面宿營地去佈置工作。

#### 四、宿營與警戒

宿營地到了，很迅速地，担任警戒的同志們立刻執行任務，我們女同學也是一樣地跟着學習，同志們行軍也很疲憊，老百姓的糶草，都堆在走廊下，我們馬上把隨地臥床鋪起來。晚飯後同志們都在休息，我們政工人員，便趁機會寫標語，到附近民家去訪問，使他們認識我們的軍隊是不擾民的，是愛護，幫助老百姓的，這樣去獲得民衆對我們深切的了解和同情。集合的號聲，又在那兒悠揚自得的吹起來了，同志們個個像只伶俐的小兔子，從地上跳起來，荷着槍，精神煥發的在那兒等待着，李中隊長沙着嗓子在喊：「集合……周大隊長訓話。」同志們不自覺地「哦」的一聲！大家先都以為有什麼緊急的命令呢！

廣闊的草坪上，聚集着這羣健兒們，胖胖的周大隊長，和矮矮的薛教官站在一塊兒倒還十分相襯。

「各位！現在我們把今天的宿營地，讓大家在一塊兒研究研究，再請薛教官給……你們……」還是周大隊長的開場白。講話慢慢沉着這是我們薛教官的老規矩：

「各位同志：我們大家知道，配置宿營地的原則是：要能休養兵力，更變能防禦享變。

所以我們宿營地的選擇，要特別注意，今天宿營地的位置怎樣？大家仔細看看，我們來研究一下作爲你們以後實際工作的參考。」

同學們學習的興趣是極高的，聽了教官的這一段話，各人臉上都在沉默思索，有的在朝四週觀察，有的人的眼睛，隨着教官指的地方看去。……

一個同學發表意見了：「今天宿營地的配置，應該在那左邊的一個村子裏。」

「什麼理由？」薛教官反問他：宏論又接上來了：「因爲那兒地形比較好，周圍是山，樹林善於掩避，此地離公路太近了，萬一敵人包抄過來，那時是無法應付的。」

「對了！」我們附議他的意見。的確，今天的宿營地是配置得不適當，結論是如此。

大隊長的命令，今晚大家回去計劃，明早演習出擊的一般部署。這是給我們研究的好機會，使我們知道如何去配備兵力。討論結束後，我們各隊都回到宿營地，暮色漸漸地濃厚了，我們女同志也參加警戒工作，我們還願意担任夜間的警戒。

## 五、演習游擊

「捆稻草、還東西，打掃房屋……」的聲音，簾簾地在響，天還是漆黑黑的，我們這時在做這些工作。這是我們游擊隊裏嚴格紀律，我們一定要做到的，不然民衆對我們的印象是

不會好的。

游擊的計劃已擬好了，只看今天演習的成績如何！行裝都整理齊備，吃過飯後就開始摸索行軍，天色黑得看不見路，這樣的行軍，不留心會跌到水田裏去。不出人們所意料，有人做開路先鋒了！張定堡第一個跌了下去。走這路真要眼力好才行，每人心裏還在暗暗地笑張定堡洗天然浴。

我們宣傳隊員們很幸運地能參加作戰，每一分隊參加幾個人，好在戰鬥開始時，對敵軍喊口號，大家都很靜心地，蹲在冷寂的山谷中等待着，槍緊緊伴在戰士們的身邊，等着！時機到，準定打個痛快。

「轟」的一聲，這是地雷爆發了，接着幾下步槍聲，一同志們！戰鬥開始了！一班長在高聲地告訴大家。同志們的心，急急地跳動着，提起槍就向攻擊的目標前進，我們看見假敵敵（打白旗子的）就拍……拍的開槍射擊，前後左右的羣衆，男的老的小的都參加助戰，雙方戰鬥約一小時，才把部份敵人殲滅，一部份全被俘虜，戰鬥結束後，有的人手裏還抓着子彈（用鞭砲代替的）用火燃着後，子彈會劈喇拍啦的響起來了。大家放啊！慶祝我們的勝利啊！這兒簡直成了真正的戰場一樣，充滿了火藥味，是的，不流血的戰鬥，也要做得認真才有意義，才不會辜負這次大演習。

## 六、演習檢討與慶祝勝利

太陽含着笑臉露出雲端，吐出溫和的光輝，撫慰這一羣辛苦的人們。汗珠流在每人的額角上，這是經過滾滾戰鬥的成績；尤其是我們的周大隊長，人又矮胖胖的，頭上的汗珠如豆點般大，說話都氣喘喘的，臉上掛着一副愉快的笑容，他站在人羣當中，個個都朝着他那副肌肉豐滿的面龐上笑，他心裏的確很快活。話匣子打開了：「各位同學，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了，大家知道這次是不流血的戰鬥，是給大家練習的機會，雖然我們得到部份的成功，但缺點是不可忽略的，我們可趁這機會作個簡單的檢討——」

優點：

一、政治工作的成功，他能發動民衆們踴躍地參戰，和積極地幫助軍隊。這是值得提出來的；

二、大家都很能吃苦耐勞，學習興趣很高。

缺點：

一、行動不夠秘密；

二、沒有敵情觀念，做動作都不認真；

三、紀律不夠自覺性

這幾種優點與缺點，差不多是全體同學公認的，不過我們知道，認錯不是恥辱，更不是失敗，而是我們工作中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這是我們每個青年，做工作所必要的態度。

大家太興奮了，太陽的光芒熱烈地晒着我們，他也是同樣地興奮，他也在興高采烈的慶祝我們的勝利。周大隊長真要興奮得發狂了，他的嘴不自主的張開了，「游擊成功萬歲！」同學們的手有力的在陽光下揮動，突然地，幾個同學喊「大隊長萬歲！大隊長萬歲……」

整個的空場激動了，大隊長像小孩子一樣地活潑，兩隻短短的脚步跳起來了，嘴裏又在喊「中華民國萬歲……」同學們在笑大隊長發瘋了，不，大隊長是興奮得忘形了。

宣傳隊員燒了一大桶薑糖水，請同學們喝，這也是慶祝勝利的一點表示。同學們笑嘻嘻地端着碗在那兒喝。

「游擊戰——敵人的飛機大炮一齊來……他們只有游擊戰……」，這是在歸途的歌聲。希望這武器，能深入到敵後方去，一箝住敵人，側擊敵人，擾亂敵人！讓敵人不能安寧！一吞不了中國，回不得東京，將敵人埋葬在中國！同學們今天在這兒慶祝勝利，以後到敵人後方去慶祝游擊成功。

## 民運工作底檢閱會

王浩良

我們在戰地隨軍服務了快二年，這次總司令派我們來受訓，給了我們一個學習的好機會。我們覺得非常幸運，非常光榮。

換了新的環境，開始過新的生活，那麼大的團體生活，我們從來也沒有嚐試過，一千多個不同地方的學員，是各軍各師派來的，團長、營長、政治指導員……等等，都是有高深的學識，豐富的戰鬥經驗的軍事家，政治家；但是，我們呢？什麼都不夠，只有放大胆量，拿出勇氣來跟着這些軍事家，政治家學習！

除了每星期規定的課目外，星期日就是民運工作的實施。我們在每一個星期日，一清早吃了早飯，全體教官學員（一千多人）總動員出發，在二十里路工作範圍裏的各村莊活躍，女同學很少，每一組幾個男同學，只有一個女同學，男同學擔任組織壯丁隊，老年隊，女同學就負責組織兒童團，婦女班，在各村莊裏，角落裏，都有了這許許多多的組織。

三個月的受訓時期很快的到了，爲了要知道，三個月民運工作的成績到底是怎麼樣，因此在此在末舉行畢業典禮的前一天，就先舉行民運工作大檢閱。

吃了早飯，只聽到在講：「今天看那一組的民衆到得最多，那就是那一組平日工作做得





姓的應該怎樣來幫助軍隊？怎樣起來救國家？……因爲我的話，你們不十分聽得懂，所以我也不多講了！」

會場的情緒，真在熱烈高漲的時候，突然間一陣轟隆騷雜聲，鬧着警報，全會場的民衆像潮水似的往四面擁呀擁呀的亂跑，這時我們放開嗓子拚命的喊：「沒有警報！大家不要聽謠言，大家來開會呀！我們馬上要演戲給你們看了！」他們聽見我們的叫聲，才算把心安定了下來，慢慢地再圍了攏來，我們再把雄壯的歌聲高唱了出來，更安慰了他們的心，把會場仍然弄得像剛才那樣的整齊緊張，繼續着開會，但是爲了時間的關係，總究是把演講的節目減少了，戲當然也只能取消了，在高呼口號聲中散了會，老百姓仍然依着來的次序排着隊回家去。

今天的會場是夠緊張熱烈的了，有相當圓滿的結果，我們三個月的民運工作，就此算告了一個段落！

# 第五階段

## 慰問出征軍人家屬

朱淑芳

我們到此地第一步工作，最重要的是總部附近調查戶口，知道當地有多少民衆以及生活情況怎樣，有沒有行爲不正的人；同時也要知道本地抽壯丁的情況和出征軍人家屬的生活怎樣，這是我們要調查的主要目的。

根據調查所得，這裏出征軍人家屬很多。照他們所告訴我們的，壯丁被抽去當兵是爲國家沒有什麼不好，祇是家中的生活問題不能解決。有一個女人這樣告訴我們：「家中靠着丈夫來養活，和靠自己織布來幫助，他走了，家中就沒有吃的，自己還要帶小子，非常的痛苦呀！」一面對我們講一面流淚：「安家費也沒有拿到過！」

安家費（十元錢，每年六担穀）是縣政府規定的，各保自行捐出來，給各保的軍人家屬，現在因爲抽壯丁的多了沒有那家願意捐出來，所以拿不到。因此他們就害怕抽壯丁，同時看見當兵的就非常怕，這種種不了解抽丁的情形，也就是爲了家中生活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不是爲了怕死不肯到前線去殺鬼子。老百姓的生活實在是痛苦！

這種問題我們要很快的想辦法跟他們解決。在第二期抗戰中對於壯丁服行兵役是很重要的。我們看見當地有這種現象，對長期抗戰是有害的，往往一個男子願意去從軍，被他家中

生活沒有人負擔的痛苦逼住了，結果，他當然是不願意離開家庭，並且加上他的老婆兒女的哭哭啼啼，像這樣一來，那更糟糕了！

在這短時期中，我們大規模的來了一次慰問出征軍人家屬聯歡大會，這會的意義是什麼呢？一方面是給已經抽去了的壯丁知道後方有人照看，使他不掛念家中，一心在前線殺敵；同時鼓勵他們的家長妻子兒女知道他的兒子丈夫爲國家做事是光榮的，兒子丈夫當兵去了，還有這許多人來慰勞來關心我們。同時也可以鼓勵沒有壯丁出征的家屬，給他看看某某人的丈夫當兵是光榮的事，以鼓勵沒有出征的壯丁。若是要開到前方去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想到我們慰勞的情形：知道他上前線去了，他的妻子兒女有人來照顧，不用他來掛念，一心一意在前線殺日本鬼子。

老天爺又在作怪了，好像要下雨的樣子。會場都佈置好了，慰勞品也準備好了。有紅綠紙袋裝的點心，袋上寫着字「好男要當兵。」「老表！到前方殺鬼子去。」「表嫂在後方幫助軍隊。」紅綠紙包的還有肥皂，外面也有字：「打倒日本鬼子！」還有扇風涼的扇子，上面也有標語：「當兵是最光榮的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有一件是用竹絲編的蠅拍子，上面寫着很有意思標語：「打殺漢奸，消滅日本。」這麼多的慰勞品：雪白的毛巾，點心袋，蠅拍子，肥皂，把這許多東西都裝在筐子裏，從辦公室搬到屋後面的草地上的戲台去

，大家把它整整齊齊的排在棹子上。

時間過了好久，軍人家屬還沒有到齊，就有一部分同志到每家去催：「——老婆婆，表嫂，時間不早了快點去囉！沒有好遠囉！就在阮家村一個大場子上，要是去晚了，東西就拿不到啊！凳子也要被別人坐去了！」

不到一刻鐘的時候，軍人家屬都到齊了，前面有凳子坐的是軍人家屬，後面沒有凳子坐的都是看熱鬧的，成羣結隊的來，那個大場子快擠滿了；大概有兩三百以上的人，有幾個老太婆坐在那裏說：「這姑娘們好囉！又吃得苦，他們是代表總司令來慰勞我們呀！他們到我們這地方來幫助我們不少，救濟老百姓好多痛苦。教小孩子及姑娘識字囉！他們還有好多工作我說不到了，你們慢慢的看他們就曉得。」他這種情形好像跟我們在宣傳的樣子。

三點鐘到了，開會了，儀式舉行過以後，主席——我們的團長——說話了：「大家都知道這個會是慰問軍人家屬聯歡會。我們是奉了總司令的命令特地今天把你們請來開慰勞你們的會，爲什麼要慰勞你們呢？很簡單的一句話，因爲你們把自己的兒子丈夫送到前線去打日本鬼子了。那麼政府爲什麼要抽壯丁去打鬼子呢？爲了鬼子搶了我們的地方，還要擄掠、燒殺，和姦淫婦女，只要是女小孩子她們都要姦淫……現在當兵去打鬼子，是最光榮的，最有面子的，總司令慰勞你們的東西是送給你們留着做紀念的；還有一樣最有用的東西，就是

蒼蠅拍子，尤其是這天氣熱第一用得着，蒼蠅和日本鬼一樣可惡，它傳過的東西人吃下去就要生病，不當心也許要死；日本鬼子到過的地方，那地方人也是要死光，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啦！蒼蠅是最有毒的虫，它是在糞裏面長的。日本鬼子要殺死人，蒼蠅要毒死人，就是打着一個蒼蠅，就像打死一個鬼子和一個可殺的漢奸。」主席說着就拿起一個蒼蠅拍，在桌子上拍了起來，引得大家大笑起來。接着是江祕書的訓示，最後發慰勞品，要是聽到他的兒子或丈夫的名子，就可到台前面來領慰勞品。軍人家屬每人都抱着東西坐在那裏等看戲。

游藝開始，人漸漸的來多了，後來一個寬大的場子都給擠住了。這時候，夜很深了，游藝節目一個一個的過去了，最後戲沒了，老百姓還不知道，還等在那裏看戲，台下面他們自己還聽着：「老表們！不要走！不要吵還有戲。」以後有人向她們講：「散會了，沒有戲了，你們回家去休息吧！」聽到這樣一講，大家才慢慢的散了回家。

拜 節

陳夢龍

剛剛下過一陣大雨。微微的風，從山頂經過廣漠的田野吹了過來。烏黑的雲堆，漸漸的被風吹裂了，金黃的光綫一條一條的從裂雲縫裏鑽了出來，佔有了大地。

在那泥濘的黃土小道上，八個男孩子，八個年青的姑娘，和他們的三位女兵老師，排成一個小隊伍，一步進一步的踏着那爛泥路。他們怕跌跌，他們更怕——破了手裏提着的東西——禮物。八個年青姑娘手裏，提着的是那花布包的小包。三個男孩提着的是菜籃子。花布包着的，籃裏放着的，都是雞蛋和粽子。上面還貼着一張紅紙條，寫着：「送給羅總司令」這幾個字。噫！原來這小隊伍的男孩子和婦女，都是丁家村和橫板橋兒童團，少年團，婦女補習班的學生，現在攜帶着他們的禮物，代表他們的同學們去見總司令，去向總司令拜節的。

兒童團，少年團，婦女補習班的學生們，早就在想着要見見那關心他們，愛護他們的總司令。端午節快到了，他們就決定了到那天去見總司令，並向總司令拜節。他們又決定了，每個人出幾個家裏老母親下的蛋，和自己包的粽子。集合起來做爲送總司令的禮物。但是，隨着端午節竟先來了一場大雨，使得這些渴望了幾天的小朋友和婦女，不能全體出動！就派了十六個人當代表。這當代表的——孩子和婦女，沒有失掉他們見總司令的機會，他們真高興極

了！

光明燦爛的太陽笑嘻嘻的，完整地天空裏出現了，雨後的大地受着陽光的照射，柔和的小河上，碧綠的青稻上，都發出一閃一閃的光在跳動。天空中，紅藍的雲彩更造成了美麗的畫面。

「老師！太陽出來了，多好看啊！」友姑——一個兒童團的代表，看見了這幅美麗的圖畫，樂得跳了起來，那知樂極生悲，兩隻腳正走到一個泥水坑裏，只聽見撲通一聲，跌了一個大跤，爬起來時變成了一個泥菩薩。他兩手抓着衣服哭起來：「怎麼見總司令啊！」「不要哭，太陽一晒就乾了，總司令看見你這套衣服，不但會笑你，他會更喜歡你；因為你在這樣難走的路上，還要去向他拜節。」友姑聽了女老師安慰的話，心裏覺得很滿意，擦了擦淚又走起來，另外的代表們也特別高興的走得更快了。

走進阮家時，阮家的老表們聽說是八里外的村子裏，來了十幾個男孩子和姑娘，手裏還提着一籃一籃，一包一包的雞蛋和粽子，大家都驚疑的跑出來看熱鬧。

十六個走得面孔通紅，熱汗淋漓的代表，在團部的寢室內，解散了休息喝茶。團部正巧請保甲長吃飯，幾個沒吃飯的代表，就揩了一次大油。

會合了阮家的兒童和婦女，他們也提着同樣的禮物，另外還有兩面二、三、四聯保的兒



童團、少年團、婦女補習班合製的錦旗。十幾個人的隊伍，變成了八十多個人的隊伍，彎彎曲曲的穿過一些田塍，走進××（總部駐紮的村子），一直到了集合的大樹底下，在那裏已經有了好幾個少年團兒童團在等着。團長也在那裏笑着迎接這剛到的隊伍。二百多人排好在大樹底下，由團長先檢閱了一下，又練了一下大合唱。德保（我們凌醫生的小姪子）當總指揮，由他發口令，把這大隊伍帶到總司令屋前的草坪上，看熱鬧的老表們一羣一羣的跟在後面。在總司令門前那整潔的草坪上，德保把隊伍整齊的排好。四百多隻眼睛，完全不管四週鬧哄哄的觀眾，聚精會神的在望着那有兵守着的門口。

「立正！」德保猛然高叫一聲，就看見四個人從門內走了出來。兩位穿軍裝威風奕奕的長官，一位穿着藍布長衫的女人，另一位就是團長，團長給小朋友們介紹後，他們知道了那位身體很壯，精神很足，面孔黑黑，笑容微微的就是他們敬愛的總司令，另外一位是副司令，那位態度自然可親的女人，是總司令的夫人。他們仔仔細細的認清了三個人後，又聽見德保大聲的說：「現在我們全體向總司令，副總司令，總司令夫人拜節，行三鞠躬禮，一二三！」總司令笑着回了三次舉手禮。

接着是獻旗，兩面鮮明的錦旗，一面繡着「救國救民」四個字，一面繡着「婦女先鋒」，一個學生拿着「救國救民」的一面旗子，走到總司令面前，雙手把旗獻上，並致詞：「敬

祝總司令身體康健！殺敵勝利！」婦女代表也拿起那「婦女先鋒」的錦旗，獻給總司令夫人，他們都知道總司令夫人，常常從很遠的後方，帶了一批批的慰勞品，辛辛苦苦的跑到前方來慰勞，在她自己家鄉則努力領導婦女救亡工作。所以他們同樣的敬愛着總司令夫人。

獻過旗後，就是送禮，兒童團少年團一籃一籃的提上去，另外還有一封慰勞信，婦女補習班是每個人一小包，想把他們集合起來送上去，可是她們要表示自己的誠意，要親自一個一個送上去，於是大家排着隊走到總司令面前，把那一包一包的禮物，紛紛的往總司令的手裏送，弄得總司令簡直應付不及；立在旁邊的副總司令總司令夫人，忙着趕過來幫忙。

總司令面前堆滿了雞蛋和粽子，有兩面旗子在衛士的手裏拿着。總司令笑着向小朋友說：「在我沒有講話之前，先請你們唱唱歌。」德保馬上走到隊伍前面指揮，兩百多個人的歌聲，又齊又響，這時候週圍的老百姓都鼓起掌來稱贊。

總司令聽了歌聲後，更高興的向前走了幾步：「我在戰地上過了許多次年，過了許多次節，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有這許多小朋友和婦女來看我，還帶了這許多禮物來，我真擔當不起；但是，要知你們送禮是小事，你們送禮的深意是大事。你們並不是只送點東西給我吃，你們是希望我打走日本鬼子，是不是？」他們很快的齊聲回答：「是的！！」「是的，因為你們有了這個深意，我就把禮物接下。我一定把你們的意思傳到前方去，叫前方的將士

努力殺敵！」接着總司令把前方敵人對待老百姓的殘暴行爲，和前方老百姓幫助軍隊的情形，一件一件的告訴他們，聲音愈講愈高，他知道四週有許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老百姓，在靜靜的聽着他的話。最後又講到過端午節吃粽子的故事：「……結果屈原救國不成跳水死了。……現在中國又到了人家來滅亡的時候，我們要大家起來救國，不要去跳水，我們大家一條心都起來打鬼子，很快的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今天接了你們的禮物，就是接了你們的深意，一定努力去殺鬼子，完了！」隨着總司令的尾語，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小朋友和婦女們，今天見到了這位和藹可親的總司令，又聽了這一篇熱忱的講話，他們真高興極了。

「總司令說受了我們的禮，要努力去打鬼子！」

「總司令還說要打什麼報到前方去，叫前方的將士努力殺敵。」

「我回去要告訴媽媽，我，看見總司令夫人呢！」

這羣孩子抱了滿心的愉快踏上歸程，美麗的晚霞和稻穗的清香，陪送着這羣活潑的孩子

## 誰請老百姓吃飯

龍雲琦譯

「端午節一是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所以我們是要像像樣樣的來慶祝它；可是給別人聽到了一定很希奇的吧！在軍隊中服務那能來慶祝呢？是的，我們也沒有想到的，如果這次前方我們的同志打得不好，那我們今天決不能舒舒服服在這裡慶祝它的。因此這端午是前方將士送給我們的，是前方將士讓我們在快樂中來慶祝它的。」

農夫們，節還沒有到，都在忙着準備迎接那狂雨中的端午節；嫁出去的女兒都回娘家來了，是來過節。大家都在忙着過節，我們也同樣的忙着過節。我們媽媽是很注意的，隨便那一個節，總是要像像樣樣來慶祝的。而且我們的慶祝是平常人家一樣的。我們有媽媽舅舅姊姊妹妹還有一個小弟弟，所以我們比一個大家庭還要熱鬧，老百姓們非常羨慕我們的快樂。

太陽已經走到了我們的頭頂上，民衆聚餐會的菜都已燒好了。團長站在旁邊催着我們說：「快出去阿！把這些媽媽婆婆伯伯請得來，如果再不去請人家飯都要吃過了。」

一部份同志都出去請了，一部同志就佈置餐廳，真像請客的味道，大家忙得很熱鬧。這

時的太陽哪也特別強烈，晒在我們身上。汗珠就被它迫出來了，尤其是忙著燒菜的同志汗特別流得多。

「清女子你的姆媽呢？」「在屋子里啊！」「噲！快嚟，姑娘已經來請過了。」「我就來囉……等下子嚟！」「好，快呵！」這是前面村子裏送來的相互叫喚聲，接着，拿着水煙筒的伯伯，和彎着腰的婆婆及小娃子的姆媽都來了，他（她）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有着一種特別的表情，嘴裏還講着：

「呵——攔姑娘是真好啊，請我里來吃飯。」

「是啲——真太客氣嘍，本當應該我里來，……」好熱鬧，笑聲談話聲，佈滿了這一個小小的客堂。

的確，他（她）們都是出姆媽肚子是第一次這樣的快活；他們是從年初起一直到年底的三個節，是他們休息的日子。也好算是快活的日子。除了這三天之外，是天天在勞苦的工作中過着枯燥的生活。雖然一年是有三天休息的，可是這三天也就是一般窮人家的難關，要債，要賬，都上門來要，沒有錢就不得了；所以一到時節，富家是喜開了白牙在迎接。窮苦人家都愁着眉頭繃得分不開。因此，我們趁這機會來和他們歡樂一下，使他們愁眉苦臉的枯燥的生活，在我們的歡樂聲來和它洗一個澡。

先有我們再來把今天的聚餐的意義講了：——「在打仗的時候老百姓的任務——幫着軍隊挑東西，去破壞公路，拆鐵橋，這都是我們老百姓能做到的。如果我們把公路破壞了，敵人的鐵甲車……軍火的武器就沒法來用了，這就是我們老百姓的破壞戰；打倒了敵兇猛的武器。還有一點，要加緊我們種田，使我們的戰爭持久到一百年，也不會感到糧食的困難。媽媽們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學校里去唸書，有空時幫着士兵補補破衣服，替傷兵洗衣服，……這種都救國的事。」

清女子的媽媽講話了：「各位姑娘同志，你里到了我里格里來，沒有好好來招呼你里，現在承你里格樣來請我里吃飯，真是謝謝，但是沒得什麼東西來謝你里，只能把你里告訴我里聽的話來真正的去做。」

接着就是一位六十歲的老婆也講話了：「姑娘？」我們一百多只眼睛都是一個目標——對着她。她恰很自然的繼續說：「我以後多做一點國家的事……」她還想講下去，可是已經給我們的笑聲打斷了，這是因為她平常喜歡講笑話，所以只要她的嘴一動，大家就要哈聲大笑。而且她未開口臉部的表情是特別多，她的講話有五部曲（一）眼睛一咪，（二）臉上的線條往上縮，（三）下巴一縮，（四）嘴唇一巧，（五）再來把嘴一張，里面是門戶開放，所以等話未出來冷風已經跑了許多進去；這還有一個特長的地方認得三字——「洗衣服」，

她會唱幾個歌，在她嘴上時常哼着的一只歌，也是最熱的，最愛的，就是——「打倒日本，殺漢奸，江西老表起來救中國，江西表嫂起來救中國。」這只歌就是她的拿手好戲。

一只八仙桌的週圍，十幾個人，有老有壯，有女有男，頭都堆在一堆，講話的聲音好像蚊子叫，加上他們都是咬耳朵似的講着；站在旁邊的人，是一點聽不到。不過在他們臉孔和眼睛的表情，好像是討論一件祕密的事一樣。到底他們在商量什麼呢？……不知道。

時間已是黃昏了，人還沒有走光，隨便在談着家常的事情。

「胡團長在嗎？」忽然後面那位甲長在問：「你問團長有什麼事嗎？團長已出去。」我們就這樣的回答了他。這時候，他把手里的東西拿了出來，……

「噫！——我里沒有什麼東西送給你里紀念，」他說：「因為我里格里都是很苦的地方，買不出什麼東西來，請原諒！這面小小的旗算我們全村人的一點心意，希望你里接受下來。」

真想不到，這樣快，……一般的人都是這樣時常講，鄉村里的人腦子非常的簡單；但是我總有點不相信，因為事實告訴了我事情並不是這樣的。今天這一件事也告訴了我們：他們

做起事來是很迅速的，一點也沒有表現出農中的嚕蘇。真打破了那些給人家不好的印象。的確，比一個外國留學生，專門研究經濟學的還要算得清楚。

多美啊！在金黃的軟絨上，題上了四個大字——「巾幗蜚英」。



## 老二一家工作的一點點

張定堡

媽媽的家（團部），把我們三十幾個孩子！分開了三處：老大仍舊在老家。老三搬到離家七里路的橫板橋。老二——我們——搬到離團部五里路的塢上村。塢上村也不小，有一百多人家，人口有六百多，該地的人，都是同姓——胡——的。

這裏的男子，百分之九十五是種田的，其次都是在外面做生意，當軍官……也有的。國家爲了要使敵人機械化部隊整個失掉效用，所以請種田的壯丁去破壞公路，他們一去了，常常四五天不回來，都沒有一定的；那時候，女的呢？雖然她男人丟掉自己的田不種去幫國家做事，她們倒還高興；因爲，她們都知道——對自己有利的。可是她們只僅僅曉得一點，不去破壞路，日本鬼子來了，要不得了，逃也逃不及——。

她們在家都很努力，除燒飯帶小孩子外，一天還要織一丈多布，江西老表的的確確對生產蠻勤儉的。

但是也有一樣最不好，公共的路……是不要說了，家裏都是——啊！骯髒死了！

房子都是很平常的，不很好。我們承保長的好意，介紹了我們住最好的房子——他哥哥的家。借給我們住的是客堂，像一條很長客堂；於是我們三份之一做寢室，二份之二做辦公

廳。我們寢室旁邊，就是房東的房間。我們從辦公廳到寢室裏去，總是把他們房間看得清清楚楚的，很好的老式木床，櫥……還有一只新式高台……雖然布置得挺好，但是那間是暗濁仄的，就是再佈置得好，也沒有用吧！

就在這半暗不明的房間裏，有三個識字的青年，（到後來才曉得二個小學畢業生，一個是南昌一中中學的學生。）一個睡在籐靠椅上，一個坐在方凳上，一個彎着腰——好像沒有氣力似的站着都在看書。很用功吧……但是很可惜！看的希奇古怪的書——九尾魚，水滸傳，三笑姻緣……一類書。他們不大肯說話，幾次想向他們接近，總是沒有辦法！

隔了幾天，壯丁都破壞公路回來了。一到晚上熱鬧極了！我們的家，簡直像戲院；什麼人都到我們家裏來。於是我們就有條理的和他們講話，教他們唱歌，整個屋子的人都活躍極了……

那幾個不講話的學生，也開始和我們接近了。趁着他們和我們接近的機會，就借抗戰畫報，雜誌一類書給他們看，唱歌給他們聽，他們歡喜這歌，就馬上告訴他們唱。

一天天的熟悉起來了，他們不但自己常常來，並且還約了伙伴們來看書，嘴裏不斷唱着剛學會的救亡歌曲。

大家正忙着，有的同志在和婦女談話，有的同志在鄉邊和壯丁們解釋歌詞的意義，還有

幾個同志在教小孩唱歌。突然——從前讀書時的識字班同學——有十個人，排着隊來要求學歌。他們的熱誠很高，所以隊長——熊美卿——就派俞潔同志與我倆去教他們，在學歌過程中，和他們談談，他們就立刻自動要求組織歌詠隊，同時，也選舉了隊長與隊副。但是這歌詠隊叫什麼名字呢？大家想了半天……想出來了，叫——「鄉民戰時歌詠隊」。這名字提出，大家興奮的贊成——就是好。這歌詠隊底織成，不單單唱唱歌完了事，而且還擔負了領導當地民衆做實際工作。

爲了要知道他們對工作意見，還有他們志願做什麼工作，同時避免他們的拘束，所以同他們開了一個隨便談的座談會。人倒是都到齊的，但徵求他們意見及願做什麼工作時……啊！一個個真像家庭裏的姑娘，真怕難爲情呢！把頭往後面躲躲，拿手帕揩揩嘴，鼻子、眼睛，……一切的動作，不自然極了；經過很長時間，耐心地和他們談話，算決定了暫時性底三項工作：

- 1 幫助我們抄壁報。
- 2 經常開讀書談報討論會。
- 3 天天學歌，學譜子。

一直到現在，組織三星期了，在這三星期中，他們已有了很大的進步，雖然在開會時還

有少數人怕說話，但是那種孬娘氣——完全改掉了。他們不但天天看書——三民主義，抗戰雜誌……同時天天寫日記，天天到民衆家裏去宣傳：肅潔運動，軍民合作……等。

一到晚上，在民衆剛吃好飯的時候，他們興奮的拿了一只鑼——「咚，咚……」拼命地敲着……民衆們一聽到這鑼聲，好像潮水一樣的都來了。在民衆晚會裏，他們是擔任了唱歌，有等和民衆講講話……是的，他們在民衆中間，已經有了信仰。民衆們常常稱讚他們：「一天天的本事更大了……」

他們却仍舊不厭倦地努力學習着，工作着。

# 我們如何辦婦女補習班

王浩良

這次我們隨着總司令部，來到××縣的鄉下……這兒的文化水準是非常低，爲了更開展這農村的教育，因此我們三十幾個人，便分了三個分隊，分散在總部十幾里路的工作範圍裏的三個據點工作。

開始就到各鄉各村做宣傳訪問的工作，我們一個二個……走遍到每一個茅屋、泥屋、磚屋、用很溫和誠懇親熱的態度，去接近那些農婦村姑們，耐心地由他們的本身問題講起，再講到國家的事，和不識字的痛苦及婦女在抗戰中的救國責任。一天二天……過去了，和他們也更熟識了。像親姐妹一樣的，發生了濃厚的感情；他們對我們也信仰了。我們真正地深入了民間。

在那時候，就召集了各村的婦女們，開茶會，把開會的意義告訴了他們，並且把我們要開婦女補習班的原因和好處——也講給她們聽。他們聽了非常的高興，異口同聲的回答：「我們都願意來讀書的。」接着，又開了一個保甲長茶話會，他們不但贊成，並且還歡迎我們能夠到各村各鄉都開辦婦女補習班。在兩個會議上，得到了工作能順利開展的好結果，開心了！不幾天，把幾個婦女多的村莊都成立了婦女補習班。這時候，因人少工作多的原因

有幾個比較小一點的村莊，就沒有去成立婦女補習班。後來，有一個村子的婦女們，知道別的村莊已成立了婦女班，她們就派了兩個婦女代表，冒着火般的太陽，晒得滿臉滿身的汗，他們的粗布衣也浸透了；急呼呼地，來到我們的家裏來，講了許多要識字的好處，一定要我們去她們那兒辦婦女補習班，她們這樣誠懇的要求，當然我們是不會推辭的，更不肯放鬆這工作好機會的，無論怎樣忙，總得想法抽出時間去工作。當時我們就派了兩個同志，同她們（二個代表）去那村上。喔！農婦村裏都整整齊齊的一排排的有秩序的坐在保學裏等着我們去了，當我們走進去時，那種歡笑聲和熱烈的叫聲，震動了那整個的村莊；大家爭先的來向我們報名。這種情形在別的鄉村裏，是很少看到的。這村上的婦女補習班，就這樣的成立了。我們在八個村莊裏，成立了八個婦女補習班，一共有一百八十多個學生。

婦女補習班的一切用品，如讀本，筆墨，簿子，……等，都是我們送給他們的。除了識字外，還教他們唱歌，手工，體操……等。當然，我們的目的，並不是教他們識幾個字就算了，主要的是要把戰時的知識，灌輸到他們腦袋裏去。使他們要明白懂得現在抗戰的情形：能夠幫助軍隊做事，鼓勵丈夫去當兵……，無論在識字，唱歌時，我們把這幾大綱是從來沒有忘記的；時刻找機會，盡量的輸送到他們模糊的腦海中去。

手工做的是手帕，贈送給前方的將士們的，在上手工課時，就把我們婦女在後方加緊生

產的重要性，講給他們聽。

他們个个都是頂用功的，如果有不懂及疑問的地方，很直爽的立刻站起來就問，並沒有那種家庭婦女怕羞的樣子。如果在開什麼紀念大會囉，什麼……，他們還會上台講演呢！而且還講得非常流利，態度姿勢都很自然。

這次過端午節，他們一個個的提着小包或籃子，粽子，雞蛋——送到我們家裏來，要我們帶他們去，總司令那兒拜節。並且各婦女補習班聯合獻旗給總司令。

在××村的一個婦女補習班裏，有一個婦女叫鍾梅英的，她的丈夫自願去當兵了，但家中非常的艱苦，天天在恐慌中過生活。她有四個孩子，最大的兒子是十三歲，最小的只有一歲，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幾個大一點的孩子，白天就替人家放牛，他自己就抱了一個最小的兒子，到我們的婦女補習班來讀書。等到晚上幾個大的兒子回來，她就將白天所學到的，全教給她幾個兒子。無論刮大風下暴雨，她從來不缺席一課的。上課時也是她最用功了。這種精神勝過從前的孟母，岳母，值得我們欽佩的：她是各婦女補習班中的一個模範婦女，也是婦女界中的一個模範，總司令知道了這事，就叫我們特別的獎勵她，有一天，同她們開同樂會時，就在會裏獎勵他米三斗，毛巾一條。

我們的婦女班正在順利的進行中，突然地許多婦女們不來了！我們很驚奇的想，怎麼婦

她們會莫名其妙的不來呢？我們就到他們家裏去，一家家的訪問，……他們講：「我們聽說，你們要抽女壯丁的，所以我們不敢來了！」我們聽了這話，知道是別人造的謠，立刻就跟他們解釋說：「現在我們中國還沒有到抽女壯丁的時候呢，要你們去幹什麼？我們到的地方很多，那一個地方上的女壯丁給我們抽來的？你們不要相信人家的謠言！」把不抽女壯丁的事實一個個的例子講給他們聽，不但是不害怕，反而更信仰了我們，婦女補習班又重新的生動了起來！

後來，他們覺得我們是真正幫助他們的，愛護他們的，……好！他們自己要來參加我們的團體了，一看到我們，就拉住了我們的手，一定堅決的要加入我們團體。不知講了多少安慰他們的話，可是還不信；他們就想別的辦法——寫信給我們，他們的信這樣的寫着：

秦秋谷——親愛的姊姊：

近來的心身好嗎？我們時時刻刻想念你。我們想要求你一件事，我們想姊姊一定會贊成。我們現在希望你姊姊一定要帶我們去當兵。現在有知識的婦女才能當兵。我們沒有知識，我們天天望姐姐帶我們去當兵，你姐姐會贊成我們來，我們就非常快樂。完了。  
。願祝大家老師身體健全



這封信來了以後，他們又派了兩個代表來要求，他們的忱是多麼的高漲呀！我們只得答覆他們，等我們團長從四川回來了再講。這樣才算把他們的心暫時的安定下來。

鄉村的婦女並不是不知不覺的糊塗蟲，而是沒有受教育的緣故。如果教育能夠早一點普及到各鄉村角落裏去，使這般婦女都有受教育的機會，那還不是能幹有用的婦女了嗎？在這次抗戰中一定也能發揮出很大的力量來；婦女在抗戰中的責任是非常的重大，後方的工作多數是落在婦女肩上的，如生產，慰勞，……等工作，是要我們婦女來擔負的。所以在目前，我們更要特別注重於鄉村婦女的教育。

## 「家」裏的通訊

蕭 橫

從南昌淪陷，留在「家」裏的二十個同志，沿路受到敵機轟炸，機關槍掃射，但她們還是沿路工作，每到一個地方不論時間多少就去做，一直到了這兒（新喻）才安定下來——做固定的工作了。我們十四個同 從南嶽受訓回來，她們已工作了好久，地方上也弄得熟悉了。

爲了工作的發展更廣大些，有的地方也需要我們去工作，因此，三十多個人分成三隊（十一個人一隊）最遠的離團部九里路。隊部每天的工作報告由值日送到團部，每逢星期日各隊全體回團部來開工作檢討會，好像出嫁的女兒回到娘家一樣，大吃一頓（聚餐）。

我們得到了地方上的信仰，工作就順利地展開了。比方我們辦的婦女識字班都是自願來讀書的，附近村裏的姊妹表嫂們親自來要求的也很多，她們這種熱情，我們也不能推却，所以工作上顯得更緊張了。在這緊張的工作中還要派六個同志去受訓，於是每個同志的責任又重些。除了開晚會和壯丁隊唱歌外，每人至少要負責兩個單位。分了「家——」的確比較忙些，但是我們會在工作中找快樂。

爲了工作上的變更，把老三家（三分隊）的阿秦調到團部了。人家會這樣想，你們在一

個團體裏，那裏會有信呢？可是我們也有信的，現在我把分家後的信，抽二封介紹介紹。

娘家雖然把你收回去了，但大家對你仍然依戀不捨的，每次派人回去，都要給你帶個字條，你呢？也沒有忘了婆家，時時關心着婆家，看這情形你是應該再嫁過來的。

這二天老三家裏可說是中了魔鬼的妖風了，李平簡直是個瘋子，王浩良「小鬼頭」也不示弱，這簡直是要翻天搗海，怎麼辦！肚子沒笑破，口袋裏的雞蛋是被震破了，真是走倒霉。我說：你這閻婆家的小媳婦也該想點法啊！

李平送給我的像也被王浩良搶去了！加了一副眼鏡，文章作不出來，腦子想暈了，就是這樣胡鬧，再過兩篇文章沒有成就，那這座屋子可有點不保險了，我真有點擔心！

我的一家：

蘭 湘

你們的條子我笑得連後面的指導員都聽見了，他們出來問：「什麼事？」

你們好熱鬧啊！這幾天下雨，我又忙又悶！有時候，同志們都出去了，家裏只有二個人，靜得可怕，但鬧的時候也極多，那是老百姓們尖銳的嘩叫，煩死人！

今天寫好報告沒事了，我要開夜車，寫一篇文章出來，你們一定寫了很多吧？！勿要鬧！

好好多寫些！

「明天一早我們就會見面，再會！」

你們的阿秦——小貓

老三的一家：

老二和你們來的信，都是關於工作上的。但你們今天有些變更了。老三：近日你們又搗什麼鬼？忙——那裏還有時間給你們胡鬧，看到今天的條子，真使人生氣，只寫給阿三的。難道你們忘了娘家的人嗎？豈有此理？明天一早總逃不了，沒有第二句話說，算賬好囉！

你們翻天搗海是可以，不過這座房屋要保險得牢，不然的話……

你們去了二個同志（去受訓的），工作上當然忙了，假如整天的悶忙也不行啊！是不是？老三！幸虧李平和小鬼頭（王浩良）在活動，不然悶悶不樂——就會妨礙工作，對嗎？罷筆了，明天來請你們都吃幾塊大肉，算算總賬。

你們的老四——楨

# 小孩子了——工作與學習

陳明

在組訓工作中，除了婦女補習班外，還有少年團和兒童團。

少年團是根據保學的學生組成的，全體的學生爲一團體，在團體中選一能負責能幹事的學生當大隊長（即團長），然後十人爲一小隊，另外有一小隊長，這就是少年團的編制。

現在的保學裏，仍然是唸着：「小貓叫小狗跳」那一套文章，這不僅是教育的失敗，簡直就是害了現代的孩子，因此我們組織了他們。每天教歌，從抗戰的歌曲中，來灌輸他們抗戰的意識，加強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抗戰必勝的信心。使他們認清了他們的力量，更認清了他們是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

活潑天真的孩子，在他們純潔的心裏，有了這些認識以後，對於讀書，對於工作，更是特別的努力，他們除了每天讀書、寫字、唱歌外，他們經常的工作是：

- （一）每天拍毬子——分隊比賽。
- （二）每星期一，三，五，參加民衆講演會，唱歌或講故事。
- （三）每星期三，六，學校清潔掃除。
- （四）每星期六放學後到野外旅行。

(五) 每星期日按戶調查清潔。

除了規定的經常工作外，他們還寫慰勞信。他們更會自動的把工作加緊起來；本來決定每星期調查一次清潔，他們竟天天的調查了。有時遇到過路的傷兵或軍隊，在他們村口停下來休息時，有人看到就馬上跑到學校去報告，集合全體的學生，排好隊去唱歌慰勞他們，倒茶給他們喝。傷兵樂得躺在担架上，向小朋友敬禮答謝。

兒童團是七八歲的失學兒童組成的，女孩子佔多數，他們聽說有女老師教認字，教唱歌，不要一個錢，五六歲的孩子也跑來報名了。這些孩子都是幫家裏工作的小農夫。五六歲就放牛，捲起褲腳就下田。有的還拿着餅和雞蛋到村口去做生意。小小的年紀，受了生活的鞭撻，那成了勞苦的小勞動者了。

成立了兒童團，小勞動者都有了讀書的機會，當然讀書的時間是不影響他們工作的。他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

兒童團裏有許多做了人家童養媳的女孩子，因為她們每天要上兩點鐘點的課，並且常常還要跑到老師那裏去玩兒。這樣一來，當婆婆的覺得影響了她們的家務，馬上就阻止了小媳婦來上課。害得小孩子愁眉苦臉的跑到老師面前來訴苦，要求老師到他們家里說好話。老師就跑到她們家裏，苦口婆心的，向她們婆婆解釋讀書的好處，讀書能加強孩子做事的本領。

結果婆婆們是被說服了。大家得到了成功，小孩子對老師更愛護，更加信賴了。

兒童團認字非常用功，一天沒有寫字，他們就追問：「老師，今天爲什麼不寫字啊？」他們除了每天認字，唱歌，上操做遊戲外，還有他們的工作：每天打掃家里的清潔，在村口注意過路可疑的人報告老師。這羣純潔的孩子，接受了人家的指示，他們是一點不放鬆，很認真的工作。有一次，他們碰到一個買肉的士兵，沒有佩帶臂章符號，就馬上跑到老師面前報告；有軍隊或高級長官經過時，也來報告老師們去招待；村內有人吵架，也來找師去解勸；飛機經過時就急忙的跑來通知。這些孩子是在做着初步的偵察工作了。

現在我們組織有十個少年團，三個兒童團。團體人數最少二十人，最多一百多人。

中國的孩子，廣大的農村中的孩子，都會在抗戰中生長起來，他們是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國家的前途是光明的遠大的。

## 女兵之家

吳志平

分成三隊派出工作之後，每隊建立了「女兵之家」，這是每個隊部出版給自己看的壁報，每星期出版一次，字數不拘，多多益善。

「女兵之家」的任務與目的，最好用同志們自己的文章來說明。當它創刊的時候，第三分隊的分隊長鄭惠珍同志寫着：

「女兵之家——是我們公認的良師！

願你——熱烈地愛護團體！

願你——理智地批評同志！

願你——充滿着友愛和動人的精神！

願你——具有着坦白熱誠和愛的態度！

願你——深刻地教育我們！

女兵之家——是我們公認的良師！

你——要使學生們對你忠實坦白！

你——要使學生們相互親愛團結！



你——要使學生們精神緊張，生活嚴肅，學習努力！

你——要使學生們看到你就感到愉快和喜悅！

你——要使學生們接受你的批判和意見！

你——這樣，才算達到了你的任務！

我——最後恭祝你成功！

這正說明了同志們的心向，一致公認『女兵之家』是『良師』。

但是因為需要，同時希望能收到充分的效果，『女兵之家』用嶄新的姿態來出現：它用幽默的快活的形式來表示出它嚴肅的內容。它批判同志，不是板起臉來像老師教訓小學生，而是展開了笑臉來跟你說說笑笑，可是事實上是一針見血。這種方式的運用可以在下面的一篇『小胖娃娃歡送大胖娃娃』裏面看出來：

### 小胖娃娃歡送大胖娃娃

辛樂

我們的大胖娃娃——食堯同志：

聽說你要受訓去了，小胖娃娃心裏想要歡送你一下，可是，唉！想來想去，想不出歡送些什麼東西好，怎麼辦呢？祇有再想，想！想！！想!!!……喔，有了，我有兩句極簡單的詩

送給你，不知你是否接受我這個禮物。我想不管了，反正小胖娃也是非常誠意的歡送大胖娃娃的。兩句什麼詩呢？你可別着急哪！來了：

「讀書睡覺，

睡覺讀書。」

嘿，大胖娃娃啊！這是什麼意思呢？也許這個意思你想不出來，諾，這就是你的缺點，在讀書的時候，倒在棹子上看，像要睡覺的樣子；可是給你睡覺的時候呢？又要躺在那裏看書了。這樣反造成書沒好讀，也沒好睡！大胖娃娃，你是知道的，小胖娃娃不喜講客氣話，很直爽的批評一位同志，你一定會原諒吧？

大胖娃娃，我除了上面一個禮物送給你以外，還加上一個希望——希望你受訓時，多加點油，把你的缺點糾正過來，完了！

祝你

什麼什麼事都打起勁兒來！

你的小胖娃娃

同樣的，在「女兵之家」也可以看見敘述生活上的一些問題，也同樣帶着笑容指出同志們的「不大正確」。在一個團體中——尤其在救亡工作的團體中，當總務和當值日是大家

公認的一件雜事，因為每個入自己都經過這個滋味。可是當自己下班，別人接上的時候，却又會很主觀的批評這個不好，那個不行了。因為同志們都多少帶點這樣的作風，馬上在「女兵之家」上看見了兩篇東西：

## (一) 值日

頭一天，一個人，當值日，

手裏拿了一塊半錢算了半天不敢出門口。

買什麼啊？此地沒有菜販和菜場，

跑進豬肉店，豬油買不到；

青菜還得挨家問，

問到一家老太婆，可是還得到田裏去現釀。

青菜價錢她不知，我也不曉，此地根本就沒賣過菜。

害得我腦子裏轉了半天，不知給多少。

兩毛錢拿出來，

老太婆臉上一笑，我心裏一撈。

豆腐不管多少，一買三十六塊，

滿滿的兩籃子提回家。

豆腐燒肉，蒜菜炒肥肉，研究半天，就是這個菜！

伙子燒火找炒菜，手裏拿着鍋鏟用不來，

左翻右覆不對勁。

旁邊笑壞了表嫂，搶過了鏟子，從頭表演了一番。

豆腐燒肉做出來，小妹妹在旁邊說是一碗水。

菜沒燒好，眼熏得淚直流；

同志在外大叫肚子餓。

菜端出來，一個說太鹹，一個說太淡，一個又在叫着不愛吃蒜菜！

下廚房真不易，不會燒菜更恐慌！

今天值日，給了我個好學習，

出了一頭汗，得了一個大經驗。

## (二) 總務難

第二分隊這一班小傢伙，真是氣得死人的！天天在鬧沒有菜吃囉，飯又喫不下囉，每天值日的老是買素油回來喫，把每個人的臉上都喫得焦黃起來了！每頓飯總是要把飯剩下半來。這些小傢伙在喫飯的時候就聽見他們嘖嘖咕咕的：總務也得多買些菜啊！別人飯也喫不下啊！飯吃不下那更好囉，替公家省一點米。你們光會說，真是不當家不曉得困難；而且又不是我當總務的小氣，實在所有的祇是四十塊錢，要是吃光了，就要沒得吃啦。朱淑芳罵我像個老家婆，才會說這樣的話來。後來一想還是吃得好一點吧！因為這些孩子的工作擔負得很多，同時很辛苦的，不能使她們吃得太苦了。那天我當值日買了五角錢的肉做肉圓子吃，這些小鬼都吃得津津有味，不但搶菜吃，連飯都多吃了。尤其是小周和金這兩個鬼，吃了三大碗飯，又去添了半碗。這可又讓我急起來了，飯都吃完了，還有兩個同志出去工作沒回來呢！回頭他們又得叫我小氣總務。

哎——當總務可真不容易，一面要節省，一面又得使飯吃得不太苦。好了，總務是爲公家，她們要吃得好，有道理。算了吧！

除掉善意的，有着奇怪形式的批評之外，『女兵之家』也非常廣泛的包含了其他偏向于學習方面的東西。它有對同志們工作上學習上的鼓勵，也有目的在於學習的紀述文字，素描詩歌等作品發表。同時在『女兵之家』上也有同志們接受批評後，自己對於這批評的意見。

當一次檢討會上，有位同志批評了王清良同志「有點驕傲」之後，王同志本人在「女兵之家」上發表了一篇：

## 同志們對我的批評

王清良

「驕傲」是每一個人不願意有的，好像這兩個字太不漂亮，太不光榮了。是的，它不但漂亮不光榮，它是會葬送青年的前途的！所以每人都喜歡它，也不願犯這種「驕傲病」的；但是呢，在不知不覺的時候，無形中就犯了這「驕傲病」現在我就我個人來說吧：

我覺得一點「驕傲氣」都沒有，對同志也很和氣的；可是，事實不這樣，這次李、盧兩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最主要的，就說我有點「驕傲」，那我是不是能夠不承認呢？不，因為自己很主觀的，有點「驕傲」也不會覺得，當然是不會正確的，祇有同志們的批評才是正確的，因為她們是真正愛護團體，愛護同志的。所以我拿誠懇的態度來承認，我以十二萬分的熱忱來接受！我一定在這兩位同志誠懇、坦白、直爽的批評下改過，並且還希望更多的同志來指出我的缺點，使我在各位同志的批評下，把一切缺點都克服過來。我在這兒以最敬禮來要求你們，感謝你們！

總之，「女兵之家」在工作上，生活上，學習上都但負起了監督和老師的責任，因為它

是同志們自己的東西，大家可以把眼睛所看見的，心裏所想的東西搬出來，而大家也正把它看成了公正的「良師」！

## 我們黨的民衆治療所

沈 潛

「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思想集中」，「力量集中」，……這一類的口號，也夠震動了每個人的耳膜了。口號固然能喚醒醉生夢死的人，能加強抗戰的力量，但整日憑着空縈子亂叫，是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的。我們要想把敵人打走，使整個中華民族都能享受獨立自由平等的幸福，必須要在神聖的戰爭當中，多做些實際的工作，才能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大家都知道在戰爭中的財力物力的補充是最緊要的因素，但人力也是萬不可缺的；換句話說，人力高於物力和財力。既然如此，所以各個人的健康是要特別注意。身體要健康，就是說要講衛生來預防疾病，和治療疾病。這種工作，也就是實際工作的一種。

爲了解除民衆的這種痛苦，所以我們的民衆治療所就在武昌撤退後產生了。它經過長沙、泗汾、南昌、宜春、新喻等地。時間最久，與民衆的關係最密切的，要算新喻了；現在將新喻的診所簡單的寫出來：

1 地址——綠水圍繞之中的一個秀麗的農村，在阮家門前設立了一間大廳，四壁裱着潔白的紙，表面看來，是不弱於開刀房那樣清潔了。在明窗之前，並掛着總理遺像和幾條「要有健全的身體，方能作偉大的事業」「軍民合作，方能打勝仗」「預防勝於治療」等標語



。最使人注目的就是一張藝術佈告——寫着一本治療所之設立，乃以促進軍民合作，增加抗戰力量，服務大眾為原則，不接受人家報酬。——這張紙條，使人看了，很是快樂，因為她是黑暗中的明燈，崎嶇路上的救者。

2 設備——中間台上掛着藥品：不是仁參燕窩，也不是乾姜，糖一部分是何香凝先生送的，和我們團長募來的奎寧，防司匹靈，蘇打，硼酸，醃酒，油膏……等。左邊就是供給民衆換藥和休息的幾條凳。右邊是記錄台和藥品箱。雖然不見得很好，不過是很實用的。

3 治療時的情況——每日上午九時，是開診的時間，時間尙未到，一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擁擠在門口，都等待着我們早餐完畢，可以快點解除他們的痛苦。當我們到診所時，足還沒有踏進，就早已被他們包圍着，各種各色的語言在我們耳邊吵着：「醫官！我的皮寒快要發作了，請發慈心，快點給幾片藥給我帶回去，不然我就要半途中發抖起來了！」；更有拉我們手的女人說：「姑娘！我家放了三個月的小孩子，我要快點打轉去哺乳，請快點替我換藥吧！」；更有拉車子的老表說是空半天的工價，在很遠的路途跑來，請特別的優待，讓他早醫早去，免得窮荷包裏多掏出一點錢來……這一類唧唧哇哇的聲音，使我們弄得頭昏眼花的還難應付這些可憐蟲了。除了治療民衆之外，還將過境的不少無符號臂佩的流離失隊傷兵和病兵，更種了不少的牛痘和種了不少霍亂預防針。消毒，清潔運動——這麼一來，我

們軍民真正的合作起來了，感情一天天的濃厚了，但覺了時局的關係，才離開了新喻，點點的別淚，袖襟上還印上了斑斑的痕跡；頌揚總司令的歌聲，還在各個人的腦筋上迴繞着；巾幗英雄的旗幟高高的掛在我們辦公室了。新喻的醫務工作，回憶起來，確實使我們津津有味，現在將醫治的數目統計如下：

### 內 科

消化器病二四六

關節病三八

循環器病一〇三

呼吸器病一四八

急性傳染病二

血寄生蟲傳染病八八七

神經病一六

其他內科三〇

### 外 科

皮寒病二〇八

敗血病二三

潰瘍二三九

膿瘍一一九

創傷一一二

其他外科一二四

花柳病二二八

耳鼻咽喉科一一一

種痘一三〇

預防針二〇七

## 民衆講演會

魯迅

在鄉村工作很困難，尤其是農忙的時候。你要是走到百姓家里，做宣傳或訪問工作，簡直是不容易，因為白天男人都在種田，整天在田里刈草車水。尤其是在前方的老百姓，每一戶的農夫在六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的都要參加破壞公路的工作。年青婦女，老年婦女也是同樣的不得空。新喻縣和其他的地方不同，每一家都有一部織布機，或有兩三部。紡紗車一家至少有一個，多的每一個女人的就有一個。這裡的老百姓，真正做到「男耕女織」了。事實擺在眼前，他們確實沒有空。

我們爲了適合老百姓的需要，把對民衆的宣傳工作移到晚上，因為到晚上種田的老表都回來了，婦女們也可以離開織布機了，我們就藉這個機會來舉行民衆講演會，把大鑼打得「噹！噹！」的響，整個村子的人，聽到這聲音就都圍攏來了。

於是民衆講演會就開始，我們自己先開始唱歌，號召一下，使得老百姓來得更多一點。晚會裏面的節目是：報告時事，講抗戰故事，清潔常識，防空常識，教他們唱歌等等。開始兩天到的人很少，只來了幾十個人。後來我們想把這晚會的情緒更提高一點，再把我們的幾個短劇，和一聯合救亡二隊等玩意兒，都在晚會的時候搬出來。舞台就在平地上，用我們的

軍毯做幕布。要是在城市裏演的話，那一定要說猴子玩把戲了。但是鄉村裏的人，沒有看見過戲，覺得這是頂刮刮最有味的戲了。

到後來兩天他們吃過晚飯，自然而然的人就來了，本來每次開會都要打鑼，現在他們自己會來問：「姑娘，今天怎麼不開會呢？」在這問聲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情緒。

現在每天晚上，男女老少都要來二百人以上。同時我們再進一步的使他們有點味，要他們自己出來唱江西民歌。還有集體遊戲，比方叫老表笑，那他們每個人都要笑。如果，喊「停」，沒有「老表」二個字，他們要是停，就要受處罰，一定要叫老表停才可以停。如果犯了遊戲的規則，就要在羣衆當中罰做狗叫，貓叫。他們沒有什麼害羞的表情，跑出來就做！同時要他們自己叫口令。叫「老表笑」：哈！哈！哈！哈！可是叫「老表哭」，也是哈！哈！哈！哈！把整個會場鬧得轟轟轟的。

最後呼口號：「軍民合作」「打倒日本鬼子！」「江西老表起來救國！」接着，再全體合唱——大家都會唱的「保家鄉」，唱完後就散會。那時候，有的還不肯回去，跟到我們屋子裏來，對着我們貼在牆上的歌片隨着唱。十點鐘我們吹了睡覺哨子，他們才慢慢的回去。

## 小朋友的信

惠惠珍

在團部裏得到一個消息說：李平，蘭湘，和鳳，要暫時離開第三分隊調回團部工作——排新戲。（因為他們三人很擅長於戲劇藝術。）這個消息忽然傳進了少年團和兒童團小朋友的耳朵，真是糟糕；這羣天真活潑的小弟弟小妹妹們，頓時失去了可愛的姿態，都呆着動也不動，那些小朋友不斷地擦着水汪汪的眼睛。

「爲什麼呀？你們！老師不會走的。」這句話一講更糟糕！好似引動他們的心了。

「不，老師一定會去的，噯！我不要老師去呀！噯噯噯噯噯——啼哭聲佈滿了全屋，好像有了喪事一樣；這時候，村裏的老婆婆，老公公，表嫂，老表都來了，把辦公室擠滿還不算，連走廊下都站得水洩不通了，都好像求情地說：

「老師！不要走呀！我們弄熟了的，小孩子聽說你們要走都哭了。」說着，他（她）們眼睛也紅了。

「惠珍，你做什麼呢？弄得他們這個樣子，真是……」蘭湘埋怨我不該告訴他們。

「悔！這是你底工作成功呀！他們不願意給你走嘛！」

我說：不得了啦！這些婆婆，表嫂也參加到眼睛出汗的陣線裏來。啊！啊！啊！

丁明德哭得咳嗽起來了，吐出很多青黃的水來。這可真把我急了，要是生病可怎麼辦呢？我連忙倒茶給他喝，安慰他，叫他不要再哭了。這時候，我們的心，也被他們哭得怪難受的；李平同志低着頭在擦眼睛。我想盡了方法安慰他們，這樣費了九牛二虎的精力才把這事暫時告太平。可是他們始終沒有以往那樣天真了！幾個會寫信的小朋友便拚命的筆下打算；信便像雪片一樣的飛來。他們的信是那樣的天真，活潑，熱忱，誠懇，生動，多麼使人感動啊。

我們最敬愛的女老師：

我們聽得說阮家隊長（即團部隊長）要把你們三位老師調到阮家去工作，我們是多麼傷心呀！昨天晚上愁了一夜沒有睡覺，爲什麼我們要這樣呢？因爲女老師天天到我們學校裏來教我們唱歌讀書，還講抗戰故事給我們聽，演打日本鬼子的戲把我們看，要我們檢查清潔，撲滅蒼蠅等工作。這是多麼快樂呀！每天吃了晚飯又開民衆講演會，講前方打仗的事情給我們聽。這教一般不識字的表嫂和老表認字。你們是十二萬分的愛護我們，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弟弟，所以我們也把你們當作自己的親姊姊。好老師！好姊姊呀！我們不願意離開你們呀！請求我們最敬愛的老師不要丟下阮家呀！不然我們又要大聲的哭起來，人也會生出有藥不能醫的病來。好老師呀！好姊姊呀！你們不要走呀！敬祝

三位老師安好！

我們親愛的女老師——好姊姊呀！

我們在保學裏讀書，總覺得沒有進步，又沒有人教我們唱歌和講抗敵故事給我們聽，真苦死了！啊，現在多好呀！我們小學生的救命人——女老師來了，不但我們讀書有進步了，還得到許多抗戰常識，並學到有力的雄壯抗戰歌曲，真是說不出的快樂和感激。

女老師呀！今天聽說你們要走了，我們大家都大哭了半天。好姊姊！你們不要走好嗎？我們向你們三位老師敬五分點九十度的鞠躬，你們不要走吧！

女老師呀！你們是民族的英雄，是成千萬鄉村婦女的領導者，是復興中國的婦女先鋒隊，我們真敬佩你們呀！請你們可憐我們小朋友吧！不要離開我們吧！

小學生全體謹上七月三日

我們的親姊姊呀！

我們以前天天放牛賣餅，自從老師——親姊姊來後，教我們認字，唱歌，講國家大事，把我們聽，我們多少高興呀！聽得你們要去阮家了，我們就哭了。老師不要去呀！老師你一定要去，我們沒有法子留住，我們就天天哭！哭！哭！你看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哭得多苦惱呀！老師！你忍心不要我們了嗎？好老師呀！

好興的兒童團上七月四日

他們的附注：（老師！我們爲了要老師不走，可是有沒有方法，又不會寫信，這封信是請少年團的哥哥代寫的，老師不會怪我們吧？）

我們看完了信，眼睛迷糊了，熱淚一滴一滴地流下；同時，儘量用了理智克服我們自己。

「你們不要難過，我們去了有新老師來的，新老師比我們還要好，我們去阮家排新戲，將來做給你們看還不好嗎？況且這是隊長要我們去的，我們要聽隊長的話的。」蘭湘，李平都這樣的安慰他們。

「那末我們去寫信給胡隊長好了。」聰敏的小朋友一定要達到他們的目的說：寫給隊長的信是那樣的有趣，感動。

愛國愛我們小朋友的胡隊長呀！

我們聽說隊長要調動我們三位老師到你那裏去工作，我們這些玩皮的小孩子都抱着頭哭起來了，一面哭，一面說：「老師，你們不要去呀！叫我們怎麼捨得呢？」愈哭愈厲害，胡隊長呀！你看我們哭得多傷心呀！胡隊長呀！你好惡呀！你要我們幾十個小朋友的命嗎？請你饒饒我們吧！我們的好隊長呀！你平常是最愛護小朋友的，請你不要調動我們小朋友的三個救星吧！我們就高興得不得了啦！我們底好隊長呀！你是姊妹們的領導者，是戰



場上頂好的女英雄，我們是十二萬分的敬仰你，請你不要叫女老師回去吧！謝謝你！敬祝胡隊長康健！

橫板橋少年團上七月四日

晚上婦女補習班也來了同樣的信：

親愛的胡隊長：

聽得連媽媽在橫板橋（即我們的部隊）回來說：胡隊長要把霍老師調回團部去做戲，我們難過極了！因為霍老師和我們很好，講話也懂得了。我們怕換新老師來說話不會容易懂，所以寫信來請求隊長不要調，並請隊長大人原諒！原諒！

丁家村婦女補習班全體學生上

他們對我們的這樣，並不是純粹的都是感情，是有深刻的抗戰意義的；他們太誠懇了。當我們回答他們：「胡隊長也是聽江秘書指導的。」他們又來了這樣的一封信：

我們最敬佩的江秘書：

我們聽得你要把我們的三位救星女老師調走，我們都憂愁死了；因為女老師天天教我們少年團唱歌、讀書和寫字，並且講前方英勇殺敵的故事，使我們敬而感泣；又發動我們去慰勞傷兵和調查木村的……種種有益的事，使我們得到不少的智識和進步，所以我們

全體小朋友都不願她們調開，她們在這裏每天振作精神，堅苦耐勞的教導我們，要我們爲國家做事，捉漢奸等等。我們這裏的人都很感激她們。

愛國愛民的江祕書呀！請你原諒原諒我們小朋友，不要調動三位女老師，那我們就哈哈大笑，不然我們就哭哦哦……的大哭起來了。完了，敬祝

江祕書康健！

橫板橋少年團上七月六日

真奇怪，以前人家老說鄉村裏的小孩兒不好，橫蠻，粗暴，不講理，不肯向上，十足道地的野孩子；但是現在看看——可一點也不！他們不但懂得人情世故，而且還懂得要工作，怎樣工作！

## 江西前線的割稻運動

胡漢民

割稻的浪潮澎湃了江西前方新喻縣的原野上，在七月里的炎陽底下，總部特務營的弟兄們，獨立工兵十一營的同志們，以及縣政府的太太小姐們全體動員起來，幫助出征軍人家屬作割稻的運動。在強烈的驕陽下，所有參加割稻運動的人們，都不辭勞苦地盡力工作着，就是縣政府的高貴的太太小姐們也都不因疲勞而稍懈，個個踏着爛泥在水田里工作。我們還和武裝弟兄們作比賽——爲抗戰而競賽。並且因爲工作人員的熱烈鼓勵，一向只知坐在家里紡織不下田的新喻婦女們，也都熱烈地參加到這個運動裏來。

天還沒有亮我們就燒好三大鍋飯，兩邊來請來參加割稻運動的特務營的九十三位弟兄們吃飯，二十九個團員也全體出動和他們一塊兒出發去工作。先是分散到各個村莊去，後來他們就集中到一個大的村子里收割，他們的成績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記錄——五十五畝。在這個工作中，他們幫助四十四家出征軍人家屬，打了一百三十四畝六分的稻田，打了一百二十六担的穀子。

本部特務營的弟兄們，除了一部分參加我們工作外，各連每天都派有兵士五十人左右去幫助他們駐地附近的貧苦農民作割稻的工作，他們在政訓員和營長的幫助之下來進行工作

。在工作之先，他們極向各個村子進行宣傳和調查，因此他們的工作，有了個好的成績，和達到軍民合作的真實境地，他們在短短的四天中，割了三百九十五畝的田和打了四百五十七担的穀子。

爲了抗戰的勝利和不甘落人之後，獨立工兵十一營和政工隊的同志們，也都大家動員起來參加割稻的競賽運動。他們盡力地爲工作的努力，因而得到了民衆的信仰，和獲得優良的成績，總結三天的工作，工兵十一營的弟兄們，割了四百七十五畝五分的稻和打了九百七十五担的穀子。

因了割稻運動的洪濤湧了全新喻的田野，就連縣長夫人也率領了一隊婦女，在酷陽當空之下，不辭勞碌地打着縣府眷屬割稻隊的旗幟，下到水田里去幫助老百姓割稻，這種熱心抗戰工作的表現，實在可作全國縣長夫人的模範。

在這新喻的熱烈的割稻運動中，由於上下的一致以及軍民合作，已使新喻的抗戰運動工作，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成就。這已切實的幫助了一抗屬二，鼓勵了未來的壯丁及其家屬。在實際工作中，把新喻的老百姓發動起來了。

從理想想到到實現

楊 尚

我時時刻刻想着一個理想的團體，沒有打擊，沒有失望，沒有挫折，不會六個月，個把月就遭受解散，儘可能的把力量貢獻給抗戰，完成自己在抗戰中的任務。現在這理想已成了事實，我每天在緊張，團結，奮鬥，激情的生活中快樂地工作着。

我很高興，我奇怪着生活像波浪式的發展，今朝會幸運地參加這樣個團體——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來工作。

我生長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十年前和父母僑居南洋，享盡孩子們所享的幸福。十年後縱然是南洋的營業，爲帝國主義的浪潮所打碎，可是回到的故鄉——江蘇，依然是過着舒適的生活。

但，自從抗戰開始以後，我很快的拋棄了可愛的故鄉，開始了流浪生活。

第一次在江西參加青年服務團工作，這算踏上了民族解放的大道，能有機會貢獻一點力量到抗戰中去。從來經過無次數的打擊和二次解散的波折，使我感到工作乏味。環境太令人失望了！可是並不因此而逃避現實。

不久以後，就參加了江西省第×行政區××××巡迴宣傳團工作，不到二月後，我又感

到工作太散漫，使我不能長久的幹下去。

我真煩惱：得不到個理想的環境，我時刻幻想着。

團體還沒解散的時候，我就離開那閉塞的南城，去尋找我理想的工作。

路過南豐，順便回家去看看一年多沒見的慈母。那瘦黃的慈顏，佈滿着縐紋的面容，刺激着我的身心。當媽媽知道我即刻又要離開家庭時，不斷的笑著，鬧著，後來經我極大的鬥爭，我終於離開了慈愛的母親，臨別前悲慘、淒涼的情況，永遠刻劃在我的心頭。

由南豐經過廣昌，寧都，贛州，遂川，泰和，吉安，吉水找工作，要抗戰，要救國，到那兒去找理想的工作呢？第二次又由吉水返吉安，出於意料之外的遇着曉歌，曉夢，二位老同志，便談起各人已往的事（青服團脫離後的經過）和目前的工作。

他們預備到第九戰區前敵總部勞働婦女戰地服務團工作，這早盤旋在腦海中的團體，到今日倒給了我一個希望：「我們可不可以參加呢？請曉夢打個電話去問問看，兩鐘鐘頭後所得到的消息，沒有使我們失望。

這才快活呀！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這個團體的印象。

胡蘭畦，一位有名的實際工作者。在「德國女牢中」的姿態；在「戰地一年」，翻過天目山，踏遍東戰場，什麼小詩人，小藝術家，還有婦女生活上常寫文章的秦秋谷……等等，

在腦子中一一滑過，像一幅複雜美麗的圖畫。最後又想到南昌警察局長大禮堂的演講台上，站着的那位中等身材的胡蘭畦先生，愈想，愈快活，恨不得馬上就到他那裏。

冒了一天的大雨，跌過無數次交，午後才到新嶺。當我們快到團部時，裏面忽然一窩蜂似的衝出許多武裝女戰士，一陣熱烈的掌聲過處，她們一個個緊拉住我們的手，到屋裏去了。

背包，乾糧袋，整齊的爬在牆上，兩條線綫的——形成一個大爬虫；一盤棋子似的附着牆上的黑點，走近去瞧瞧，原來是同志們的灰色帽子；明恍恍的，架成三角形的槍械，漆黑黑的排成隊形的子彈盒子。方塊的板子，雪白的被帳，鞋子，襪子，盒子，洗臉手巾……等等，都形成了一個陣容，充滿了嚴肅而整齊的氣氛啊！這就是「女兵之家」——我這樣的想着。

晚上我們幾個人去見胡團長，久已渴慕着的這位婦女界的巨人，馬上就顯在眼前了。我們滿心喜歡地進門去，她微微的笑着，很客氣的安置我們在她的旁邊坐着，雖然她滿現着慈母的溫柔，但那炯燦的眼光和正大的神氣，逼着我們肅然敬畏。在一晚的談話中，我們得到不少高見和訓示：

1 這裏是純粹婦女團體，與其他救亡團體不同，生活需嚴肅集體化。

2 工作上儘可能幹的幹；我們在工作上固然遇到不少阻礙，從抗戰到現在能生存的服務團體，却只有這一獨團體。

3 在工作中創造自己，向工作學習，向生活學習，向書本學習。

當晚就在團長房中吃了麵。

因沒有制服，不能出外工作，幾天內，就穿着便服，隨團長去見了總司令，處長，各位官長及其他同志。不久，制服拿來了，我被分派到第三隊工作，距離團部大概七里路。

這裏共住了十位同志，工作早已像花一樣的開展了。

在工作中聽不到聯保主任的謾罵，受不到區長的限制，行政機關的攻擊，朝夕愉快的盤旋在農夫、農婦，兒童，婦女的和藹空氣裏，宣傳抗戰救亡，訓導軍民合作，鼓勵兵役，打擊漢奸，揭破敵人殘暴，宣揚我軍英勇，堅定最後勝利的信念，救濟失學兒童，幫助出征軍人家屬……這雖然說不上成績，算是總司令的威望和同志們的努力，在偏僻的中國農村裏，也鼓起一點小浪花，而工作的順利，實在使我得着不少安慰，這真是理想的生活了。

每星期一，三，開晚會；星期日開工作和生活討論會，檢討……工作上的優點，缺點和困難；星期三，六開讀書會；星期一小組討論會。

(1) 讀書會的內容：



國內外的時事報告——大家輪流報告，事先指定。

(2) 讀書報告：

(1) 著者，(2) 內容，(3) 心得，(4) 感想，(5) 困難，(6) 提問

題。

(3) 寫作報告：

(1) 讀書筆記，(2) 各種通訊，(3) 戰鼓(壁報和旬刊)，(4) 家園(對自己內部的壁報)。

日記每日上午交給組長檢閱，通訊半月內寫一篇，無論那一篇稿件和一言一語都得在讀書會中提出討論批評。

(4) 各種技術研究：

(1) 講演，(2) 唱歌，(3) 交際，(4) 戲劇。

這裏的討論會，往前不知討論過多少次，我初來這裏，只參加過一次——怎樣做一個救亡工作者——現在還沒有討論完，關於自我教育，討論的範圍也不外乎抗戰問題。研究：經濟，政治，軍事，國際問題，時事問題。

大家終日忙碌着，常常有時一兩個同志工作到黑夜裏從山麓或田隴中摸回來。星期日，

縱然是大雨淋漓，泥路上一點都不好走，但，還是要爭先恐後的跑到團部去開會，沒一個有半句怨言。大家整日在緊張，團結，奔騰，嚴肅的圈子裏愉快的生活着，向着一個目標——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努力前進。我真快活，我的理想成了事實，再想想過去在南京和南洋的生活，我好像我變了兩個人似的。

# F 滿江紅 $\frac{4}{4}$

(紀念戰地工作二週年)

3	5	<u>5 6</u>	1	2	<u>3 2</u>	1	6	<u>5 6</u>	<u>1 3 3</u>	2	·	0				
戰	地	二	年	更	激	勵	中	華	民	族						
3	1	<u>3 5</u>	·	0	1	5	<u>6 3</u>	2	·	0	1	<u>2 3</u>	<u>2 1 6</u>	5	·	0
生	長	在	槍	林	彈	雨	血	淵	骨	嶽						
5	<u>5 6</u>	3	<u>3 1</u>	2	·	3	2	·	0	3	5	1	<u>6</u>	·	5	
壯	士	揮	戈	爭	逐	日	女	郎	仗	劍						
3	<u>2 3</u>	2	1	·	0	5	1	2	3	5	1	·	2	3	·	0
披	我	服	矢	忠	勤	辛	苦	保	山	河						
2	<u>1 6</u>	5	·	0	5	—	<u>5 6</u>	1	2	<u>3 2</u>	1	·	0			
圖	恢	復	清	淨	土	淪	污	辱								
6	<u>5 6</u>	1	2	3	5	2	—	—	·	0	3	<u>1 3</u>	0			
焚	燬	慘	驚	心	目											
1	<u>5 6 3</u>	2	—	1	<u>2 3</u>	<u>2 1</u>	5	·	0	5	<u>5</u>	1				
鐵	血	驅	除	狼	毒	尾	淖	深								
2	·	3	2	·	0	3	5	1	<u>6 5</u>	3	·	1	·	0		
樓	寇	躡	火	場	灰	燼	飛	骨								
5	1	2	3	5	1	·	2	3	—	2	<u>1 6</u>	5	·	0		
待	明	年	定	奏	凱	旋	歌	成	功	速						

年二地联

88